

4
847.7
60031
=5

春王
正月

羅洪女士作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月 正 王 春

作 洪 羅

行印司公刷印書圖友良海上

一九三七，五，二十付排
一九三七，六，二十初版

1—1000

著 者	羅 洪
發 行 者	余 漢 生
發 行 所	上海北四川路 夏友圖書印刷公司 八百五十一號
印 刷 所	夏友圖書印刷公司

每册大洋五角

No. 496

北城關那條新興的熱鬧街道的東邊，有一所寬敞的三開闢三層樓洋房。這房子在兩排新建成的，小石庫門的住宅對面；再偏北幾十步，就是直達上海的那條汽車道的起點，因此這所占地約有四五畝的西式屋子，在這小城市裏是很受人注意的。尤其是那兩扇寬闊的鐵門，兩盞新式圖案的門燈，以及用泰山磚砌成的圍牆，更使路過的鄉人會駐足而觀咧。正對着鐵門是一間廣大的客廳，客廳左邊才是那幢三層樓的洋房。另外有一隻建築在自流井上面的高高的水塔，則在左側的汽車間廚房等屋子後面。近年來小城市中間有幾個錢的人，覺得存在銀行裏的錢太多了，也危險，購置田產也不合算，於是就興造起漂亮的屋子，倒是享用得很實惠的。

這屋子的四周，都是人工鋪就的草地，前面的一片分外廣大。正對着客廳有一條極

寬闊的煤屑甬道。沿這甬道栽植了一些扁柏冬青之類，疏密得宜，修剪得也很有致。但甬道中段，砌有一個圓形的大花壇，種着幾株龍柏及海桐花。這個把甬道截成兩段的大花壇，原是使車輛出入時，往返有序的。而且從外面鐵門處向裏看來，這一點半隱半掩的東西，的確也不可缺少呢。四周草地上面，也有幾株常綠的貴重的樹木，所以雖在這樣的嚴冬天氣，從這屋子的主人看來，除了那片綠油油的草地變成萎黃之外，一切還是像春天一樣的可愛而溫暖的。

屋主人現在正享受着這種近代的物質文明，坐在溫暖的大客廳裏，應對着許多賓客的笑語。他那個臃腫的身軀，渾圓的頭臉，以及兩隻又細又長笑起來只剩兩條小縫的眼睛，都顯得他在人事中常常處着順境，很少受到委曲。而且他那洪亮的笑聲，更使人感到一點小小的威脅。

『到底還是我們這位劉元翁腳頭最穩。今年這年關，能夠泰然度過的，恐怕數不出幾個吧。』

坐在主人劉元祺旁邊紅木大椅裏的錢莊老闖項有聲，摸着幾根月牙鬍子，向對面沙發裏的商會會長說着。他說完這句話，又回頭向主人那邊去，好似要知道主人是不是對他同意似的。可是這位錢莊老闖正巧劈面兜着主人幾聲洪亮的笑，將一股濃烈的板煙味兒，一齊丟在他臉上，然後眯着兩眼說道：

『大家是彼此彼此，近來的幾個年關，誰都担着一分心事才度了過去的。』說到這裏他却放低了聲音，將那個臃腫的頸子向前伸了一點。『照我估計起來，你那邊今年倒有贏餘的。』

『是啊，雖是大家說百業蕭條，在內地各項商業看來，還是銀錢業可以維持下去。市面上銀根這樣緊，別人家做生意不能不靠錫錢業幫忙，像你項老闖手頭兜得轉來的，總有一點兒好處。』

『對啦，項有翁，商會會長的見解不會錯的，你說怎麼樣？』劉元祺眯着眼睛說完話，便吸了兩口板煙響亮地笑起來了。

那位永康錢莊老闆項有聲，右手摸着月牙鬚，有好幾次想插進來辯白，可是商會會長郁秉松跟主人都故意要急他一下似的，儘他連連否認，他們却只管說他們自己的話。此刻他趁着主人安閒地笑書的時候，才搖着頭十分感慨地說道：

『能夠這樣打如意算盤才好呢。無奈吃倒賬的時候也多着呀，像這次的年關，好處不敢說，倒賬怕已經擺在面前了。』項有聲一邊說着話，一邊向坐在郁秉松旁邊，靠在沙發的左角默默地抽着煙的中年人看了幾眼。

果然那中年人的臉色有點兒變了，他那長方臉上，閃過一陣緊張的神色，兩條濃黑的眉毛，好似覺得不平地挺了一挺。可是他這一霎時的神態，被他面前那團濃郁的烟霧，遮掩了好多；而且他在那一瞬過後，也就回復着本來的鎮靜了。

還是主人覺得項有聲這句話太露骨，又震起了那剛才收斂的驚聲說道：

『別估量着怎麼度年關的事了，我們那一年不過年關呢？還是等正月裏在麻雀上討個利事，希望明年的市面能夠轉過一點風頭，倒是又實惠又正經的。郭秉翁——你說

『對不對』

『對對』商會會長的多痘臉子連連點動着，微笑地說：『你是在人家想度年關的時候爲公郎辦喜事，心境自然跟別人有點不同了。』

於是這裏談着政府新幣制以及本地市面的幾個人，話頭就此中止了。

坐在郁秉松旁邊的長方臉的中年男子，名叫程之廉，是本地那家最有名的協大綢緞局的老闆，在這時候丟了烟蒂，向紅木矮脚几上的碟子裏拿了一小球松子糖送到嘴裏，看見這裏幾個人已無話可談，便向客廳裏各處的人衆打量一會，慢慢站起身子，向東邊門口坐在沙發裏說笑的幾個人那邊走去，一邊心裏却針對着項有聲想道：

『你項有聲是什麼東西，當面刻薄人家，那一個不要在事業裏翻幾個筋斗的』

這時候有人從大餐間裏走來，那扇門在一開閣之間，客廳裏又增添了許多笑語聲音，原來有好些愛談掌故愛說女人的賓客，正聚在大餐間裏。

『就是老兄說的這句話啊，做公債的人，做到今年也真是末路了』兩三個坐在靠

裏邊幾隻大紅木椅裏的紳士，正高談着這個冬天的公債市場情形。這句突然提高了嗓子說的話，此刻在許多笑語中見得分外的響亮，使那個剛在肚子裏憤恨着項有聲刻薄他的程之廉，不禁若有心事地回頭望了他們一下。而那幾個說話的人，也許因為談得太有勁，或是因為水汀的五十度以上的熱度使他們的灰背或圓狐袍子有點太熱了，各人的臉上都紅噴噴地，使他們身旁那個臘梅的盆景，也搖搖欲醉了。

此外，在這個大客廳裏的人們，都是三五個人聚在一起，噴着中上等的烟味，談論着小城市裏的上流人們所熟知的事情。只有走廊裏坐在水汀旁邊兩隻沙發裏的三四個人，他們是本地比較出衆一點的律師，自從跟主人道喜過後，就在這個比較人少的地方，輕輕地談着話，大概是關於他們律務上一件重要的事情。其中穿西裝的約模三十歲光景的一個，蹙着眉頭說了幾句話，便劃着洋火燃點那支已經熄滅的雪茄，隔着窗子望到外面一片空地了。

窗子外面正刮着寒冷的西北風，那些龍柏之類並不高大的樹木，也給西風打得有

點飄搖，幾個愛看熱鬧的婦人和孩子，站在鐵門那邊，東張西望。這時候先後有二輛包車拖進了鐵門，前面是一位年老的男人，頭戴獺皮帽子；後邊的一輛，看去是一位年輕的太太。不多一會，那位年老的客人給當差的導引到大客廳來了。

一些熟識的賓客，以及坐在紅木大椅裏兀自微笑的主人，都照例一齊欠起身子，應用着他們酬對的工夫了。賓主讓過坐，寒暄一番之後，主人又趁着談話的間隙，不斷地吸着板烟。他吸板烟的習慣，也許可以說就在招呼客人的機會中養成的；他覺得如果兩方面在偶一沉默的時候，唯有吸烟能使沉默不致成爲難堪，有時爲了一個躊躇的問題，或是一句難答的問話，也可以吸幾口板烟作爲思考的餘地。現在他就是這樣的情形中吸了幾口烟，便態度安詳地答道：

『那是局外人不得而知的事情。』

『劉翁肩頭不是也担着一點責任嗎？』

『這倒不成問題，全是抵押的契約，不會有怎樣重大責任吧。』他打量一下這位久

豐錢莊大股東暨經理的神色，的確有一點隱憂流露眉際咧。他看見客人的一支煙捲快將抽完，就覺得主人應酬的責任已經盡了似的，放下那個只剩煙灰的板烟嘴兒，看着一客廳笑語風生的賓客。

正巧那位協大綢緞局老闆踏着方步從他那邊走過，他便使了一個眼色，然後向新到的客人說着『楊震翁請自便，我少陪了』的話，向走廊那邊去了。那位綢緞局老闆程之廉在烟缸那邊點上一支大前門也走了出去，他心裏却在怨恨這位主人太小氣，主人在平時除了板烟，只吸三五牌或白錫包的。他走到走廊，律師們的談話也已經鬆懈下來，正在各自抽着烟捲。他向左邊望去，劉元祺已經在彎角那兒了。走上二樓，正想拐彎走去，劉元祺却在三樓的扶手那邊招呼他。

『我們到三樓去。今天二樓上怕多是女太太們，不便說話了。』

主人一面說着，一面走上三樓最左的一間，陳設得又簡單又富麗，除了幾張紅木靠手的沙發，幾張玲瓏的小几，只有一架精美的百寶櫥陳列着主人最愛賞的珍品。他沒等

程之廉坐定就在鼻子裏哼着笑聲道：

『我看要是你今天沒有這點涵養工夫，項老的月牙鬍子很容易蹺起來衝突一番呢，他倒極願意跟你碰一下子的。』

『唉，實在是這位先生太不原諒人。』程之廉一面將右腿疊到左腿上去，一面嘆着氣說：『人家在日暮途窮的時候，在這點事情上面也應該放鬆一些，彼此都是熟人，何至要大家破臉？』

『所以啦，這五百畝的交易剛進行的時候，他跟我說了兩三次，我總對他說不要着急，沿那計劃中的新汽車路旁邊，還有別的可以發達的地方，而且我還允許他，只要我再有一個交易，他一定有參與的優先權；然而他還是儘摸着月牙鬍子不甘心，所以我末了要他自己跟你商量，如果你能夠讓一半給他，我決沒有話說。他跟你商量得毫無結果，自然要這樣了，——老項就有那一副勁兒的……那麼也老實說，我真是看在朋友分上，肯讓你五分之三，自己倒只有五分之二，憑良心說，三年之後，我們化在那邊每一百塊錢，

就會變成五百以上的！劉元祺的腦袋微微晃動着，完全是一副準有把握的神色。他看着這位所謂日暮途窮的程之廉，又看看那些打程之廉嘴裏吐出來的白煙，也不免有點感慨着人事的變遷了。然而他又從三樓上看着那條他親手興辦的汽車路，蜿蜒着往田野裏伸展出去，就不免暗地裏誇耀着自己在事業上的成功。當初在汽車路附近買進的田地，現在都在二十倍左右的價格中逐漸脫手了，尤其像對面兩排小石庫門的屋子，他只多賠一點經營的工夫，建成了一座座賣出去，每一所就賺上了一千多塊錢咧。

「你們看着我姓劉的吧，那條計劃中的汽車路旁邊，還有一點可做的事情，然而你程之廉也好，老項也好，我一個也不願招呼了，難道我獨個兒不會吃肥肉嗎！」劉元祺這樣想着，不知不覺地對着窗外嚴冬的景色，得意地微笑起來。

程之廉的臉色却是十分難看的，他想想這半年來在公債市場裏吃的虧，綢緞舖子受市面不景氣影響的損失，以及在他最後一着的經營中項有聲的嫉妒，心裏禁不住激起一陣的顫慄。更想起現在的處境，正站在危險的邊沿上，要是這孤注的一擲，更要失敗，

他一切的希望也就完了。思忖到這裏，正想向劉元祺說話，却不料劉元祺也在幻想中猛的回頭過來。

『之廉，銀錢業方面對於你都有點注意，現在快近年關，你可有一個具體的計劃？』

『到了這地步，我也無所謂計劃了。所有抵押的借款，沒辦法時只能拍賣，至於協大本來在錢莊方面往來的信用款項，也只有臨時再想方法。不過我倒還在希望那最後一次的勝利。』

『唔，就是這一期的公債嗎？老兄還在作最後的掙扎……那也難怪你如此，一個人到了這地步，往往要一不做二不休的。』主人在言辭之間，也不免有一點同情流露着呢。然而他在略一躊躇之後，却又說道：『假如我知道你還要作這孤注一擲，我一定勸你做金子，現在這時候，還是金子可以做做。之廉，不信你看吧，我這一下準有把握的……不過交易所市場，畢竟埋伏着許多危險，我總算沒有在這中間跌過筋斗，以後也要掩旗息鼓了。』

劉元祺這些話，落在程之廉心上真是又誘惑又難受。起先他覺得當初不該不在這方面跟劉元祺合夥，也許不會吃這許多虧。接着他立刻又覺得劉元祺的確不是怎樣的好人，他自己現在既改做金子，爲什麼當初不招呼他一下呢？而且劉元祺做事本來有點神出鬼沒，常常在別人不知不覺中幹了，也在別人不知不覺中變卦的，要不是這樣，程之廉早就和他合夥的了。程之廉雖是心裏有點難受，還是故作鎮靜地說道：

『劉翁的見解一定不錯的，不過一個人成敗有命，我倒也看得很自然，什麼都不能勉強。劉翁你說怎麼樣？』

劉元祺睜着一雙眼笑了。

『不過最後的成敗還沒有判明以前，我總覺得還有一線生機呢。』程之廉故意鎮靜地說。『所以明天第一班汽車我就要到上海去，債市也許臨時有變化。』

『那末我們今夜就放小汽車去，我本來最遲明天也要去了。我們各人有各人的公幹，各人看各人的勝利。』劉元祺十分高興似的。

這時候，門口有幾聲熟息的汽車的鳴叫，兩人忙望到窗外，前邊一輛正是他自己的車子，後邊一輛栗色的，一定是從上海租來的了。

「好吧，之廉。先準備吃一杯喜酒，我們還有許多話停會在車子裏談吧。」

他們倆就在二樓分了手，劉元祺找太太料理眼前的瑣事去了。

汽車剛滑進鐵門，在甬道上慢慢轉動的時候，第一輛車子坐在前排的青年，用胳膊碰碰旁邊淡黃色的年輕女郎，柔和地又輕輕地說：

「明天第二班汽車啊！」

旁邊的那個，不說話也不點頭，只是嘻開了兩片血紅的嘴唇，嬌豔地笑了一笑。

「小程，又是什麼情話啦？前兒昨兒兩個晚上，還談得不夠嗎？」後面那位還穿着禮服的新郎，說得另外三個人都笑了。那紅豔的新娘，情用手帕掩了一下嘴唇，生怕給甬道旁邊那些看熱鬧的人看了去似的。

被叫做小程的却老實回過頭來道：「我們只是友誼的交往罷了，又那裏像你新婚

的愉快呢。」小程說着看了那修飾得格外美麗的新娘，心裏真的勾起幾分感慨，當初他跟這位徐霞英小姐認識的時候，也曾化過許多精神賠過許多金錢的，結果又給這位劉杰占了上風。他和劉杰從小便是同學，又因為他自認金錢和手腕都趕不上劉杰，就忍痛割愛了。而眼前的這位金淑娥小姐，不知又得經受多少的風波。

不允許他再感慨下去，車子已經停在客廳前面，幾個當差的趕過來開了車門，大家就先後走了下去。這時候，正有一陣尖厲的西北風猛吹過來，那些柔軟的旗袍下裙，都在大衣底下像花蝴蝶一樣的飄舞着。女傭相的金淑娥小姐，還盡着昨天結婚時候的義務，挽住新娘的手，給迎上前來的兩個喜娘領導到二樓去了，後邊那輛汽車裏的幾位女客，也一起向二樓走去。

小程看了看金淑娥嫵娜的背影，陪着新郎走進客廳去。客廳裏的客人大概因為爭看新娘的緣故，大半都在走廊裏邊，看見新郎進去，就增添了許多笑語聲音。只有小程在這些笑語聲中有他自己的心事。眼前這情形沒有使他記起自己作過新郎的愉快，却只

使他愁慮什麼時候可以跟金淑娥結婚。到那個時候，一定有無上的快樂，有許多人會貶羨他的。過去的快樂，過去曾愛戀過來的妻，現在一點不覺得有什麼留戀和可愛了，有人說過他是容易見異思遷的，他也一點不加否認。只覺得自己要做能做的事，就做得了。常常愛着妻，又有什麼可愛呢？他現在越看越覺得金淑娥比妻美麗得多。昨天做償相時候，她穿着那套白的禮服，真是何等的嬌美動人。當婚禮完成以後，他真想自己再有着新郎的一景，而且這一天來得越早越好。想到這裏他又覺得這次不該反對妻參加的，否則讓她看看自己跟金淑娥的雙雙麗影，教她自己比一比她作新娘穿着禮服時候，有沒有金淑娥那樣的美麗。『明天第二班汽車到上海回學校去，她大概不會忘記吧。』小程忽的又在想到這一邊了。明天出去，離寒假只有一個星期，他覺得該好好利用這個機會，跟她訂好了前途的事。

他雖是也招呼了幾個熟人，心裏却老是轉着這些念頭，而且這兩天他伴着她的快樂，又常常在他心頭浮動起來。因此他那個細長的身子，常常在人堆裏旋來旋去，真有坐

立不安的樣子，而那副角邊眼鏡背後的眼睛，更見得有點失神的模樣了。

他在別的賓客們的笑語聲中，懷着心事似的走到大餐室去。這裏也有一些人在談笑，而且他看見父親程之廉正從袋裏掏出一隻捲煙盒子，抽出一支白錫包來。一看父親那個沉着的臉子，他心裏就老不高興，他想父親一定又在籌劃什麼事情，爲了店務或是爲了公債。上星期回來父親就告訴他許多失意的事，『說不定全家會覆沒的，』最後父親還憂鬱地說。那時候他真想在父親面前痛痛快快說上幾句：要是父親破產負了債，他做兒子的不能夠承認，祖遺的那些產業，父親應該也留給兒子，難道好意思在一個人手裏溜光嗎？自從聽父親說過這消息後，小程對於他父親老實有點於感，而對於父親經營了幾十年的事業，幾十年中掙起的一份財產，他却毫不覺得崇敬了。他紛亂的心上，又加上了這一點懊惱，更覺得坐立都不安起來，但剛走進來又不好意思立刻退了去，便搭訕着向幾個熟人攀談了。

x

x

x

x

x

劉府上的賓客們酒興正濃的時候，主人劉元祺跟協大綢緞局老闖程之廉却坐在自備的流線形汽車裏，在嚴冬的晚上，向距離一百里左右的大都市進發了。

夜晚的西北風是分外猛烈的，車子在暗澹的月色中駛行，只聽得玻璃外面呼呼地一陣陣北風響着過去，而路旁的樹木從薄暗中看來，宛如無數猛獸，正在向前撲躍的樣子。車子裏兩個人，却各人懷着各人的心事。一個是憑着前清府台的祖父所遺留下來的家產以及在本地的勢力，運用着他精明的手腕，不願像別的內地的富紳一樣，向大都市去鑽營；他是抱着甯爲鷄口的主張，只願在這小城市裏做一個權威，做一個企業家，同時也享受着都市裏的闊人所能享有的生活。對於交易所市場的把戲，他也看得極明達，不願全神貫注在這上面，他是常常看準了機會，很有把握地去賺進一手的，即使有時看得不準，也因爲他的交易數目小，不傷什麼脾胃。另一個就不在這類典型裏面了。他本來是這小城南旁邊某一鄉鎮上的人，承襲了祖遺一千多畝的田地，以及累積下來的一些現款，搬上這小城市來經營事業，他不像劉元祺那麼把穩，——一個常在小處計較吝嗇的人，

在大處却往往容易任性的。起初他做公債的時候，雖常有勝敗，但數目都不很大；直到後來他連敗幾次，虧到一萬以上，他就索性跌在公債裏吃飯了，他目的是要贏回以前虧蝕的本錢，然而也因此越虧越大了。他現在就是懷着最後勝利的希望，到大都市去作一次勇敢的戰士。

車子經過二個小站，快到第三站的時候，有一個很大的轉彎，從這裏就可以看見第三站的燈火了。劉元祺在轉彎的地方，稍稍側過一點身子，輕聲說道：

「之廉，我是看在我們的老交情上，那五百畝的地給你占了大半去，假如你這最後的勝利有什麼意外，那麼你的三萬塊地價可有什麼問題？」

「決沒有問題。什麼日子付價，我準在前一天全數交給你，好不好？老實說，假如我這一次還要失敗，也就什麼都完了，只有這三萬塊地價，無論怎樣先得安排。」到這裏他更壓低了嗓子：「這是我最後的生命線了，老兄，你說我可憐不可憐！」

「只要那方面像我們理想中一樣的發展，你換一個題目再從頭做起，也並不算遲。」

咧。『劉元祺的肥圓臉子，在窗外射進來的薄光中微笑着。』『看吧，之廉，我計劃中的新汽車路，這裏就是起點。』

程之廉向窗外望去，車子正經過第三站前面。他不禁又回頭向南邊望了一會，他設想着在一年中間，經過那寬廣的田野，另一條汽車路又將蜿蜒地伸展着了。那時候，他們早已買下的田地，會跟着日子讓地價升漲起來。那條計劃中的汽車路，大半因為離這小城市二三十哩的一個風景地方而開闢的，那邊有一個風景幽美的小山，山腳邊又有一個正宜仕女們玩賞的小湖。本來每年春秋時候，一些附近市鎮上的人們，常到這地方去的，尤其是許多學校的教師，總喜歡把牠作為旅行遠足的地方，帶了成羣結隊的學生前去，而自從這汽車路建成以來，更有許多都市裏的仕女，常在好天氣的時候，駕了汽車到這小城市來，再雇了小船去的。那末若是有了汽車路，這風景的所在，一定更能引起人們注意了。那計劃中的汽車路，經過了這風景區域還要伸前去經過幾個重要的鄉鎮，再跟鄰縣的一條汽車路相啣接。如果從上海經蘇州的汽車路，直達那個小小的風景地方，只

有三十多里，那麼不上幾年，一定又有許多別墅建築起來了。到那時候，他們現在買進的田地，不是早就地價飛漲了嗎？程之廉覺得劉元祺所說他們現在的每一百塊錢，三年以後會變成五百以上的話，真是十二分有把握，要是時來運來，說不定三年就會把每一百塊錢變成了一千。他想到這裏，臉上閃過了一絲猶笑；等那猶笑在薄光中收斂以後，幾乎將嘴巴湊到劉元祺耳邊說道：

『只有一件事請你不要忘記，我那個出面的名字是——』在這略一頓挫之間，另一個的肥圓腦袋急忙點動了一下。

『我記得我記得一切手續都歸在我身上，我只知道在約定的日期你將全數繳清就得了。』

『以後你老兄如果在這方面還有什麼發展，可願意讓我再安插一份的？』

那個肥圓的臉却並不點動，也沒有談話，只用一連串的笑聲回答了長方臉的程之廉；他心裏正在想：你倒嘗到滋味了嗎？且慢一下吧，肥肉是誰都不大肯給人平分的。

這時候，汽車夫忽的捺了幾下喇叭，兩人不約而同的向窗外望去，那都市的崇高建築，以及都市所特有的夜的光輝，都浮現在他們的眼前了。

也許命運真的在捉弄着他，程之廉的孤注一擲又遭了失敗。他只知道追回從他手裏奪走的四萬多塊錢，却沒有知道政府的政策，以及世界的趨勢，都能夠左右公債市場的。那時候政府的新貨幣政策正在開始，金價紗價都跟着大漲起來，而他公債的多頭又失敗了。

『老兄，你對於這一項買賣，老實該停手了，真的還是換個題目做做，比較穩當！』

前天在上海他跟劉元祺分手的時候，那個臃腫的臉上確然有幾分同情地對他這樣說。

『幹這種交易就會變成一個賭徒一樣，假如手裏還留一點僅有的本錢，總不甘心就此罷休，死活要想法贏牠回來。然而一到兩手空空的時候，倒也死心塌地的，無所介

介……甚至可以說，比留着僅有的一點本錢還感到痛快一點！程之廉四方臉上的，一雙濃黑眉毛，一忽兒聚在一處，一忽兒又挺了起來。

「這句話倒是一點不錯，」圓腦袋跟着晃了幾個圈子。「我懂得這個道理，一個人到了這地步真有這股勁兒的。」

接着劉元祺便明朗地笑了起來，將這個在都市的玩意中屢遭失敗的戰士，在一連串的笑聲中送走了。

然而一個敢作孤注一擲的賭徒，當初未始想不到也會失敗的。在賭博的時候，甚至在判明自己是失敗的時候，因為高漲的情緒將失敗的難堪掩蓋了，但過後又那裏會沒有痛苦：程之廉一回到家裏，所謂那點痛快的感覺早就消失得十分乾淨，他坐在沙發裏一整天不向人說話，抽了許多的香煙。

當初程太太勸他不要再幹的時候，他就咆哮地說：

「難道看着這四萬多白丟了嗎？」

『要是再失敗呢？』

『那裏會每次失敗的，你不是也看見我勝過好幾次嗎？』他心裏更覺得女人的心
眼是狹小的，如果就此停手，那裏會贏回來呢。

現在程太太抱怨他了。他只是聲色不動地說：

『這也是天命啊，即使不幹這一下，也已經兩手空空了！』

其實他心裏也感受着極大的痛苦，他想到祖傳那份殷實的遺產，以及自己手裏經
營的事業一旦都爲別人所有，真是萬分的懊喪而悲鬱。他年幼的時候，生性就十分吝嗇，
不願意將自己的東西分給別人，即使他自己並不愛好的，也甯可讓牠發霉。他在七歲的
時候，爲了跟第二個哥哥奪幾只紅菱，他把磚頭向哥哥臉上拋去，鼻子都給碰得出血，他
看見闖了禍，急忙逃跑開去。大概因爲着了慌，摔得左額撞在一塊石子上，自己也流了許
多血。然而他並不因爲吃了這次虧，就不再爭奪了；他還是無論對於什麼事都想佔點便
宜。那時他們在鄉鎮上是唯一的首富，但程之廉在弟兄三個中間却最會算計，儼若大人

一樣。他不像兩個哥哥只愛買些不經久的玩意兒，他喜歡將銅子積多了換角子，將角子積多了換洋鈔。即使他上城裏去，也只愛買點『白蛇傳』『皆大歡喜』的畫張，回來貼在自己房裏，或者買幾雙襪子藏在自己枕邊，不許哥哥們動用。可是他從小就給父親所看重，因為他父親覺得這兒子有一點創業的精神。這位父親是生於安樂的人，只知道在家裏生兒育女，收租享福，到城裏去的日子，也只有上酒館茶館，上戲院子；這種糊塗的享福日子過慣了，錢也用慣了，他覺得自己就差沒有地位，所以他在這方面的希望就安放在小兒子的身上。

這位安居鄉間的地主，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安樂的鄉村，也會傳染到恐怖的在一個黑夜裏，他的長子給匪徒綁走了，勒索二萬的代價。那時綁票在鄉間還是難得聽到的事，人們對於牠的恐怖也就格外的深。長子是被祖母及母親特別疼愛的，她們猜測着孩子在綁匪手裏，一定遭受着非常的虐待，那些鄉間的女人更把綁匪設想成神奇不測的怪物，於是祖母及母親更日夜哭泣了。

這件事情過後，他們安樂的夢已經撕破，覺得不能再住下去，便急忙在城裏贖一所房子，全家搬走了。長子素來在家裏嬌養慣的，受了這個驚嚇，回到家裏就生病，好端端睡着，常在驚喊中嚇醒。他們搬進新屋子不滿半個月，長子就死了。經過這個重大的變故，一家人就不像以前的愉快，非但喪失一個被祖母母親疼愛的長子，而且金錢也損失太多了。

祖母感嘆了一年多，帶着那不幸的創傷死了。那父親除了上茶館上戲院子之外，想起開舖子的事，便變賣一點田地，加上剩餘的一點現款，開設了一片綢緞舖子，那時候程之廉已是二十左右的年紀。父親經營了六年去世以後，他就接手了。那第二個哥哥是不愛經營生意的，那是一個善良到毫無用處的人，既不會經營事業去賺錢，也不會把自己的錢去化用。每天總是上茶館去聽彈詞，別的事他都不幹。所以弟兄倆分家的時候，那綢緞舖子也歸在程之廉名下。

他那從小就會算計的品性，把舖子經營得不壞，在這小城市裏算是最殷實最富麗

的綢緞舖子了。可是那些田地却不能像先前那樣的豐裕，收成一年比一年壞了下來，舖子裏每年的盈餘，不能彌補他田地方面的隱憂。幸而他承襲的田地數目大，所謂隱憂也只是每年的盈餘慢慢減少下去；所以他在這個時候，仍舊建造起一所精美的住宅，雖是他在看見劉元祺的洋房以後覺得自己的比不上，但當時他也費過一番心機，裝修和佈置的精緻，到底還不能否認呢。

然而這所新宅子建造以後，他的命運更背時了，店舖也每年虧本，市面像有人作怪似的，越過越壞起來。利子既一年比一年薄，生意又一年比一年清淡。因此他對於經營協大綢緞局的心，便冷了一半；他那善於計算的本性，又使他熱心于投機的事業，他覺得證券市場的買賣，最使人興奮。幾年中將勝負統計起來，他也損失了二萬多。這中間，因為他也感到了失望，曾歇手過一年多時光，可是這種交易的刺激時常引誘着他，二萬多的損失也常常在心裏挑撥着他，他終於設法吸收了許多存款，以便手頭更能靈活一點，重新又在證券市場裏活動了。

從此，接連的失敗逼着他，四萬多的現款，在這一年中溜了出去。而最近這孤注的一擲，將他所有的財產，還不夠抵償呢。他那長方的臉子，因為這個重大的不幸，更增添了許多稜角，兩條粗黑眉毛底下的眼睛，更閃着可怕的光，也不住地來回轉動；這裏不單是流露着懊喪和悲鬱，也終天在一些數目字中間盤算。他輪迴的計算着永康錢莊的往來項下已經透支到一萬五千，另外還有用田單抵押的四千，假如沒有那田地的事，到年底項有聲也許能看在交情上放寬一點，但現在是決不可能的。久豐錢莊那邊，往來項下也有一萬多，抵押的借款則二萬光景；看來楊震東的態度比較好，眼前還不致十分為難。單就這兩方面所抵押的，也有三百畝田地了。爲了付那地價的事，他在十天以前就抽出了最易脫手的五百畝田，托人找尋了買主。到這陽歷月底，關於這次失敗的事情，還得繳出六萬光景，但是盡他所剩的田產，以及住宅和市房，也不能抵足五萬這一星期中間，除了要辦這些押款，另外要憑空籌到一萬多的現款。他看着不絕地從自己嘴裏噴出來的煙霧，想着各方面能籌得現款的方法。

『我輸了！想不到平坦地活了幾十年，到這時候還要翻這一個筋斗！』每一次被悲鬱擒住的時候，他總是丟了手裏的煙捲，頹然地倒在沙發裏。

× × × × × × ×

刮了好幾天猛烈的西北風，畢竟醞釀成一次大雪。程之廉在書房裏整日抽着白錫包的第二天，屋上地上的每個空隙裏，都充塞着很厚的白雪，中午雖歇了一陣，可是接着更飄得比先前緊密起來。程之廉在這樣的大雪日子，奔波得十分忙碌，他忙着將最後的一筆田地，那所煞費心機建造起來的住宅，以及協大綢緞局的市房，分頭找主顧抵押出去，以便合湊起來付那交割期的款子。而且事情又要做得祕密，否則像這樣的壞消息洩漏出去，協大綢緞局方面八萬多的存項要提動起來，將如何應付呢？非但提防着這一方面，他還想在陰歷十二月的小月底以前，估計着可以收起三分之一的賬款，那麼這數目也勉強可以應付上海的綢布廠家。總之，關於他破產的消息，傳佈得越遲越好。幸而他平日很有幾個稍有面子的熟人，他奔波了大半天，轉托了他們，事情進行得還順利，都約定

了三四天以內辦這抵押的手續。

他回到家裏，放下了這邊的心事，便愁着還短少的一萬多塊錢。這大半天在別人面前，他是掩着一肚子心事，勉強裝着一副坦然的態度。可是一回到家裏，他的長方臉子又嚴肅起來，因此稜角又增多起來了。他不住地在書房裏踱方步，抽煙捲，爲着那一萬多塊錢盤算。他一邊籌劃，一邊却也不能不有些今昔之感，再前幾年，二三萬的現款，隨時在他手頭可以活動，而現在是——

『現在是山窮水盡了！』程之廉用力搖着他的頭。『這一萬多塊錢，一萬多塊錢……』

他眼睛裏閃過一陣可怕的光，把一支只吸過幾口的白錫包猛的丟到煙缸裏。電話鈴子可巧在這時候震響起來，也好似有點兒生氣，一直響到一分多鐘。

他聽着，並不說話，只在鼻孔裏唔了幾下，便慢慢地放下耳機，臉色更陰沉起來了。

『又是什麼事情啊，老劉說得這樣急急的？』程之廉心裏，不免更緊張起來，他在電

話機跟前站了一會，才坐到沙發裏，劃着一根洋火。

沒有多少時候，他聽得外面幾聲咳嗽，忙站起來向窗外望去，準是電話裏說是就來的劉元祺。客人走進了書房，忙坐在靠近火爐的地方，那一臉的肥肉給外邊的西北風吹得紅一塊紫一塊的，一連呵了幾口氣。

程之廉倒很担着幾分心事，他恐怕劉元祺答應的一項押款臨時變了卦，正想先開口問個明白，劉元祺却側過半個身子，輕輕地說道：

『之廉，那個田地賣買的事，我看你就讓步一點，剛才項有聲來找我，聽他言語之間，很不讓你太平過去，大概他不分到一點是不會甘心的……』

劉元祺說到這裏，掏出板煙袋來，將煙絲慢慢裝進煙嘴去。聽了這些話的程之廉，也只是默默地張大了眼睛出神。

『這件事他既然知道，不給他搭進一手總不很妥當，你說是不是？雖然你用了化名，如果他事後作怪起來，你反爲不上算，何況彼此本來也是熟人，不必這樣破臉，我說你就』

讓他五十，也可以塞住他的嘴，萬一你……你以後要辦什麼清理的手續，他總可以替你守點秘密。我是爲了你前途設想，所以項有聲一走就打電話給你的。」

程之廉心裏老實有點氣憤，他果然恨項有聲的跟他爲難，其實也有點兒怪這位老是在金錢堆翻筋斗的劉元祺不夠朋友。劉元祺有這許多財產，事業方面又順利，實在也不在乎多抓這五十畝田，若是肯讓給了項有聲，豈不是幫了他一個大忙。不過他不便把氣憤的神色放在臉上給劉元祺看，而且覺得劉元祺能分給他三百畝，已經是一個極大的情分，便裝作坦然地一口答應了：

「也好，他如果一定要合夥，我總能答應，就是聽你老兄的吩咐，算了五十畝吧。不過請你還從中幫一點忙，使項有聲知道熟人面前不要太苛刻了，能夠替人包瞞的地方，還是包瞞的好。」

劉元祺一雙眼睛又眯着笑了起來。他這種笑法，很顯明地是在告訴人家，他對於人生的一切事業和幸福，怎樣地有着極大的把握。他的笑聲是這麼的明朗，這麼的有力，使

這個在事業上捧了一交的程之廉有點兒顫慄了。

『那條汽車路的登記手續，大概也就要進行了吧？』其實程之廉就是不好意思怎麼催促他。

『非但就要進行，老實是正在進行了，不久怕就會有消息……你知道那郭秉松的堂姪子，有一個姨夫新近得發了，做了省府的委員，所以知道了我的計劃，要跟我來合夥。可是我素來不喜歡跟別人合辦，一個人的計劃最好一個人做去，那是頂乾脆。因此我一口就拒絕了。』正是那種毛頭小伙子，我本來就頂討厭！』劉元祺又明朗地笑了起來。接着又對程之廉說：『明年這個時候，汽車路已經建成，他們的地價已經飛漲了。』

剛送走劉元祺，正爲了頂有聲覺得滿肚子不舒服，還沒回到書房門口，黃媽趕上來告訴他：地保祥雲等在後邊小屋裏，他便點了點頭，叫黃媽讓祥雲到西書房後半間的起坐室裏。

這小半間的起坐室裏，只有幾張茶几椅子，另外有幾張圓凳，放在靠窗那邊。地保的

祥雲凍紅着鼻子坐在窗口的圓凳上，從袖管裏掏出手帕來抹鼻涕；看見程之廉進來便，恭恭敬敬地站着了。

『你這邊的事，有什麼眉目？』程之廉劈頭就問了這麼一句。

那一個先在嘴裏咂了一下，才慢慢坐下來道：

『總之一句，近年來大家銀根緊，買田的人家實在太少了，從前是賬目開出去總是十拿九穩，還有人家買不到咧……』

程之廉聽了這幾句話就覺得煩躁起來，一定又是一個極壞的消息，而且對於無論那一類的壞消息，他不喜歡這麼繞了幾個圈子才知道，他凡事都願意直截了當。所以他向祥雲的黑臉子用力看了一眼，好像要在這臉子上立刻看出那結果似的。在程家門口進出了幾十年的祥雲，也立刻懂得程之廉的意思，趕忙從黑布褂子的袋裏摸出一張細賬送到程之廉手裏。

『這是我記下的一份細賬，總計有四百畝已經有了得主，還有一百實在找不到了，

程老闆限的日子又短，我恐怕誤事。所以特地攔回報一下。」

程之廉細細地看着那張賬單。祥雲有兩次輕輕湊過去看了幾眼，担心着自己有什麼寫錯似的。

『有幾塊的價錢太便宜了，我都是抽的最好的田地，今年各處秋收也不差，田價比去年漲了。』程之廉摺起了那張細賬。

『不錯的，程老闆，難得有幾塊價錢巧了一點，其餘都照你程老闆開的呢。』祥雲又摸出那塊黃黑的手帕，抹一下鼻子，又解嘲似的笑了一笑。

程之廉沒有說話，若有心事地重新看着那賬目。他起初以為只脫手沒有多少，使這方面的事又成了僵局；後來知道已經有四百畝的主顧，他心裏倒反高興起來。那邊三百畝地的交易現在變成二百五十，他這邊少脫手一點也不妨了。四百畝的田價，果然還相抵不了，至於交割期的款子還缺一點小數目，到臨時再想法，也不必再要祥雲去找主顧。而且……這一百畝田……他忽然又想到一個主意：這一百畝田，等到他實行清理的時

候，他仍舊不願報出去，既然到那時候大家都知道他倒了，那麼虧十萬廿萬也是倒，虧五萬六萬也是倒，不會因了多一百畝田給債主公攤，就覺得他闊氣一點的。他這樣想着，便拿定主意將這一百畝田隱藏起來。

於是他來回地在屋子裏踱着方步，滿臉是嚴重的神色；那坐在凳上的祥雲，猜不透這位老闆在思索什麼，也許因為自己沒有把事情辦妥，正在生着氣，所以倒覺得侷促不安了。這位地保百無聊賴地看看壁上框子裏的圖畫，真覺得程老闆每一下的脚步聲音，好像踏在他自己的心上。

程之廉却突然止了步，叫祥雲再坐一會，自己往書房裏去了。他從衣袋裏掏出一大把鑰匙，開了保險箱的鐵門，又開了上邊一格的小門，在許多賬簿中間檢出一本極厚的田產總登，又把那張賬目一同放在檯上。仔細地翻閱。他要在那未曾脫手的一百畝中，檢出不是用程樂記戶名的田地。他平時對於田產方面，整理得極清楚，而且從父親傳到他手裏以後，更經手得十分熟悉的，所以他翻閱得不多時候，已經隨手在賬單上做著記號，

統計起來，其中有六十多畝並未用程樂記的戶名。程之廉對於這一點倒覺得很高興的，於是他又在準備去抵押的田地中檢出了三十多畝也不是程樂記戶名的田地，在賬單的另一端記了下來，才啣着一支白錫包很鄭重地走去對祥雲道：

『祥雲，你在這裏進出，少說也有二十多年了，這次我因為生意上虧本，脫手這些田產，原是不得意的事。……要是以後真的清理起來，法院要調查所有財產的時候，我自己手裏什麼都不能存留的。』程之廉的聲音慢慢地輕了，『所以我想檢出一百畝不用程樂記戶名的，將來不把牠們報告出去，就恐怕法院調查田產起來，要有破綻……』

程之廉停頓在這裏沒有就說下去。祥雲也一臉的正經神色，程之廉說一句他點一下頭，現在看見說話的人突然停住了，他倒有點不知所措的樣子，不過他心裏很有幾分明白：程老闆又要他幹點什麼了。果然程老闆吸了幾口烟就說：

『法院調查起田產來，總不免要問到地保，以及錢糧櫃裏管冊子的編書。我檢出的那些，在廿九圖十五圖裏的最多，你是廿九圖的是不是？我想要你對十五圖的地保跟這

兩圖的編書疏通一下，他們能答應，我就將細賬抄給你們。你對他們說，酬報我當然要送的，你也可以跟他們商量商量。」

「這個是……這個是隨便你程老闖吩咐的。」祥雲滿臉堆上了恭維的神氣。

「不過我做事情都喜歡爽快，這幾天事情又忙，說着要幹的就馬上要幹！所以你立刻去跟他們談一談。這一樁辦妥當了我還有別的事情。如果你一時談不了，就帶他們到這裏來也好。」程之廉命令着，不過他看見祥雲站起身來的時候，又輕輕地說：「祥雲，你在外邊見見世面的，總也知道各種事情的利害，我剛才對你說的都是要守秘密的啊，便是他們面前，你也該鄭重叮囑一下。」

「那當然了，程老闖，我們吃這口飯的，別的事情也經過得多了！」

程之廉獨個兒對着窗外的殘雲出了一回神，然後在書桌上鋪着一張紙，將剛才檢出的田地，詳細抄錄下來。程之廉做事，真像他自己所說，喜歡直截了當，說要做的，事他就不喜歡延宕下去，他預備在這個時候將這些田地理清，晚上還得整理就要抵出

去的方單。

一陣寒鴉的叫喚在窗外的天空裏噪着過去，使這位專心抄錄着的程之廉，勾起了無限悲涼之感。他回頭望窗外蕭索的天空，再看看從他父親傳下來的那冊田產總登，一切過去的歡樂和憂患，都浮在他心頭了。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才提起筆來又往下寫去；可是外面有一些細碎的說話聲音，黃媽推門進來說是祥雲帶着一個姓沈的編書要見他了。

『就叫祥雲到這裏來！』他一邊命令，一邊將紙筆等東西收拾到抽屜裏去。

祥雲好像就站在外面，黃媽一退出去他就進來了。仍然是早些到來時那股凍紅了鼻子的模樣，他站在門口那邊好像不知道該怎樣說起的好，只是怕冷地搓着兩隻手。

『程老闆，我想要說話便當些，帶了沈編書一起來，他坐在外面。要是我走來走去說話，一定要化費許多時間。』

『也好，』程之廉將圈手椅轉動了一點。『事情辦起來總沒有問題吧。』

『問題是沒有什麼的。』

『那麼他們要多少費用呢？』程之廉一雙發光的眼睛跟這句鄭重的語氣，同時落在祥雲的臉上。

『這個嗎？……他們都說要四百咧。』雖是在城市裏進出得很老練的祥雲，對着這位幾十年來相熟的程老闆，尤其對着程老闆此刻炯炯地發光的眼睛，倒有點不好意思了。

『四百！』程之廉聲色不動地搖搖頭，接着又冷冷地笑了一笑，『這數目太大了！』地保的祥雲聽着程老闆這一聲冷笑，真覺得不知該怎樣說下去的好。他伸出右手來推了推那頂半舊的黑絨瓜皮帽子，順便在額角上抓了幾下，裝着一副身為局外人的模樣說道：

『他們都說要包瞞得一絲不漏，也有許多麻煩。要說容易確是十分容易，要說是難起來……』

『唔，』程之廉在喉頭響了一下，將眼睛看在對面發亮的火爐上。『這一百畝的數目也小，十萬廿萬也從我手裏溜了，我至多不幹這勾當，一起去充了公……不過，你在這裏進出了幾十年，這次我脫手大宗的田，你也可以到手不少中金，難道就在這點事情上不肯給我出力嗎？』

祥雲連連地點着頭，『程老闆說那裏的話，我那裏不肯出力的？一個人賺錢也要看地方，我也不是不識好歹的人，便是程老闆今天買田，是得主，我也得在價錢上幫着佔點便宜，是不是？』說到這裏他就走上一大步，把聲音壓低了些：『他們是看成一樁生意做了。』

『喏，我生平就頂恨這種脾氣，』程之廉又直截了當地說了這一句，他忘記自己做一切交易的時候，就頂會施用這一手。『看着人家沒辦法，偏要把人家敲着一下，我這是不得已的事啊，不能當做一筆怎樣了不起的買賣的，我的意思是二百塊錢，算是各人五十，老實說，這是極容易的事，只要你們不洩漏，不呈報，事情就平安過去了。』

『好好，我就跟沈編書說去。』祥雲連連點着頭。

沈編書是一副痠瘦的模樣，一個人坐在西書房後半間的起坐室裏，用食指將一堆堆鼻烟不住地往鼻孔裏塞進去。看見祥雲進來也不先說話。他知道程老闖不是肥嫩的傢伙，他先要聽一聽程老闖對於四百塊錢是怎樣回答的。

『程老闖說過，他只肯二百。』祥雲坐在沈編書旁邊，那模樣不像剛才的拘束了。

『二百那不成？』又是一大堆鼻烟吸了進去。『我們四個人少賺二百，他一個人要損失一百畝田呢，讓他自己去算吧，到底誰上算的？』

祥雲看看沈編書這個堅決樣子，真覺得爲難，雖說自己也有到手。總希望程老闖肯多化一點錢，可是他實在兩面都難說話，要是事情弄僵，程老闖面前也太不好意思了。

『不過我們也樂得賺幾個錢，就讓步了一點。』

沈編書點一點頭，又在祥雲耳邊說了幾句，兩個人便會意地笑了。

『那末你說多少呀，我們讓過五十吧？』

「你先就這樣說，我是越多越好的。」沈編書掏出了一個小小的鼻烟壺子。

程老闆聽了祥雲的回話簡直有點生氣，他的臉子陰沉得十分可怕，抽了半支烟，却一直不說話。他心裏正在想：就依了三百五十的數目，能夠保留一百畝田，當然不會吃虧，不過他不甘心在這些人面前屈服，他也不甘心多化了錢還被他們以爲是好欺的主顧，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對祥雲說不能出到三百五十這個數目，他們如果不能在他爲難的時候讓過一點，那末他現在手頭周轉不來，也只好大家犧牲了。

可是程之廉一面丟掉那烟蒂，一面告訴祥雲，他至多化到二百八十。只有一句話，他程之廉是喜歡直截了當的。他說了這些話，就拿起當天還沒有看過的報紙，使祥雲知道事情沒有再談判的餘地了。

果然是程之廉操了左券，他還沒有看完兩條消息，祥雲又走來跟他說，沈編書也在程老闆分上已經答應那二百八十的數目了。

程之廉微笑地點一下頭。祥雲退出去後，他望着那扇剛被關上的門，猶笑了起來。

早知道這些人就有這類脾氣：你越硬，他們就會軟弱下去，假如你顯得軟弱一點，他們就以爲是碰到一個呆子了！

『那末，這件事我就拜托了你。』程之謙微微晃動着腦袋，肯定地說了這一句，談話跟着漸次淡下來的烟霧，表示快該結束了。

這位程老闆一雙滾圓的眼睛，這時貪婪地把對手看上一分多鐘，好像要看明日那個賬房的心裏，有否不忠實的念頭在臉上顯示出來。直等他看到賬房的紅鼻子下面，有一滴晶亮的東西正顫動着，快要掉下來似的，他才回頭從象牙煙嘴上剔去了煙蒂。

那賬房也覺得自己鼻子底下掛着一滴東西，趕忙從袖管裏拖出一塊手帕，在鼻孔邊抹過一抹，緊接着說：

『我在程先生手下做了十五年事情，自問沒有什麼對不起的地方，這一次，你程先生放心就是……』他還想說下去，底下正有幾句披肝瀝胆的忠心話，却被一股至誠和

做作所揉成的類乎辛酸的感覺，堵住了他的咽喉，只使他不自然地咳兩聲嗽，無從再往下述說了。而且他自己也微微覺得，那最末幾個字，還因着感動而有點顫慄呢。

程老闆也從這顫慄的聲音裏聽出這賬房並無不忠實的地方，就斜着身體伸長了頸子，隔着茶几和他耳語了一些話，然後作勢站了起來。同時大聲說道：

「張先生，你說我的話對不對，一個人到這地步，也惟有走這條路了。我們是十多年的交情，你替我辦了十多年的事，我才這樣說實話的。」程老闆說到這裏，又彎下身子輕聲說：「這些話只有你一個人知道，你千萬莫……」

賬房張伯宏立刻也從椅子裏跳了起來，搶着道：

「說那裏的話，程先生，你放心就是……我不是不懂好歹的人，我總替你盡力！」賬房一方面向程老闆極力解釋，一面心裏却委實有點膩膩的，好像胸口撫着一隻女人的手，他記得這十五年來，只有程老闆跟太太吵嘴的一次，被太太軟禁了一個星期，程老闆偷偷地叫他送一個信到金三太太那邊，也是這麼親密。此外便不容易見到他的笑臉。

程老闆的威嚴沒有一個人不知道的，誰都不敢在他面前說笑，只要他一到舖子裏，夥計們都裝着一副正經的臉，連話也說得輕輕的，沒一個敢大聲大氣。就是賬房張先生，也從未有一點失敬或造次的地方。

這時程老闆已經聽完他的話，走近門口去把門開了一條縫，探出臉去叫了一聲黃媽，裏邊便有一個老婆子的聲音應着出來，程老闆就吩咐她叫阿二預備車子，還吩咐她到太太房裏去把兩份預備好的禮物拿來。

程老闆回過身，走近火爐那邊去，輕輕吁了一口氣，這感嘆的聲音很低，便是相隔七八尺光景站着的賬房，也只從那緊蹙起來的眉頭，以及微微搖着的腦袋才知道的。賬房張先生正想走近去說一句什麼話，黃媽已經提了許多包紮着的東西，進來說阿二的車子已預備着了。程老闆叫她把東西放在桌子上，他告訴賬房怎樣支配那兩份禮物過後，就吩咐她把東西送上車子去。那老婆子給兩件破棉襖把身子裹得十分臃腫，她提着兩手東西出去，忘記側着身子，在門口擠了一下，一筐子蜜橘給扭歪了，程老闆正想開口罵

她，一陣尖利的冷風直從門縫裏打進來，撲在他臉上，把他的話堵住了，賬房張伯宏趕上一步拉住那扇快將掩上的門，一面回頭向程之廉恭敬地鞠一個躬，將門兒輕輕地帶住了。

張伯宏走出程老闆家的側門，看着老媽子把東西放在腳踏板上，就跨上車子坐在給貓皮舖着的坐墊上了。那墊子又厚又軟，坐在上面就好像跌在棉花堆裏似的，跟剛才程老闆向他耳語時一樣，有一種膩膩的感覺。阿二又把一條赭色方格的毯子蓋在他身上。阿二俯下身子去爲他將毯子理好的時候，他看見阿二詫異地望着自己，那雙給紅絲網有的眼分明在問他：『你怎麼坐這車子來了？』然而這位機警的賬房先生，裝作很大方的看了阿二一眼，就儼然將眼光看在極遠的所在，儘着阿二把好奇的眼光收了回去，蓋好毯子，然後站起來一邊舉着車輛，一邊問他要到什麼地方去。

『先到城外鍾秀橋。』他簡捷地說。這樣居高臨下地吩咐別人，使他感到尊榮的地位實在是人生的一種幸福。他聽自己說着這個字，也比平時要響亮一點。於是他暗地裏

想着：如果他有一天也像程老闆那樣自己備了包車，那時候坐在車子上，一定比現在更有意義了。他彷彿自己從賬房升到了經理，慢慢積蓄一點錢，自己開爿小舖子，那舖子倒很不錯，一天天發達起來，他的袋子飽了，他的身體胖了，便有了新的屋子，自備的車子。想到這裏，他彷彿自己真的已經發了財。正要設法買點地皮建造屋子似的，他在肚子裏警告自己，他的地基一定要買在城外邊，那裏的市面熱鬧，交通也便，論起好壞來，城外的住宅的確要比城裏的強得多。而且……他的車夫一定不要像阿二這樣的人，又懶又壞！他好幾次看見阿二跟舖子裏的廚子富根賭着錢。真不是好東西！他暗暗在心裏罵了阿二一句，禁不住對着阿二的背脊丟一個白眼。可是猛不防車子已在巷口，阿二做着向右拐彎的姿勢，車柄上的喇叭怪響的叫了起來，使這位沉思着的賬房先生，大大的吃了一驚，身子癡癡地跳了一下。好像一個人在體面的交際場所有了失禮的舉動，想走動一下假裝看壁上的字畫，或者掏出手帕來抹抹嘴角，作為掩飾自己失措的神態一樣，這位張伯宏先生也要改正自己失措的態度，故意讓身子坐得舒服一點。不料右腳向前伸去，腳鈴

又叮叮地響了起來，這一響的出乎他意外，正像阿二猛的捺着喇叭不相上下咧。幸而他機警，不願儘着自己失措下去，就裝作老練的模樣，索性將腳鈴重重地踏了三四下，這時候阿二早已拐了彎，拉過兩個多門面了。他禁不住回過頭看了一看，這裏還是靜僻的所在，只有一個賣烘山芋的正低着頭把山芋放進風爐去，沒有人看見他從容地把窘態掩了過去的，他心裏不免有點慚愧，沒有坐慣包車，鬧了這樣的笑話，可是總不能抹煞那一個肚子的歡喜；剛才程老闆對待他的親密態度。程老闆的耳語，還膩膩的留在耳朵裏，而且程老闆把自己的車子讓給手下人坐，今天怕還是第一遭吧，不是看得起他，委他以重任，那裏會這樣對待他呢。一想到這個光榮，對於方才的窘態，非但處之泰然，還覺得像程老闆耳語時一樣，膩膩的覺得怪新鮮咧。

就可惜程老闆跌了一個筋斗！他歡喜了一陣，又感嘆起來。

車子這時已出了城，走到熱鬧的街上，就不能像先前一樣的了。七八尺寬闊的街道上，琳瑯滿目的全是給西北風疾捲着的市招兒，以及在市招兒底下熙來攘往的各式

人們。各衣莊實行賤價競賣主義，夥計們都使用了全身的力氣，大聲地叫賣着，所有實惠而美麗的形容詞全給他們應用到那些貨物上去，然後用驚人的語氣狂喊着那些實在便宜的價錢。果然各家門口都叫住了一些看客，個個仰起了頸子；有看得出神的，也略微張開了嘴，又羨慕又貪得地，忘掉西風已經把鼻子吹紅了。那些走着的，也都凍紅了鼻子，有幾個比較時髦的女人，把臉子縮在大衣領裏，厭惡着攔路的東張西望的鄉下人，以及扁担和籃子這些東西，使她們無從大大方方的走上幾步路。間或有幾家店鋪裏有無線電的播音，因為夾在嘈雜的人聲中，變成刺耳的噪音了。於是黃包車上的鈴聲，早不能使行人注意，還是阿二手邊的喇叭，能叫得使人們往兩旁閃過一點。這位張伯宏先生幾次想應用那個腳鈴，幾次把腳尖縮回了。這條熱鬧的街上，有許多店鋪的夥計和他相熟，今天他忽的坐起老闊的包車，儼然叮叮噹噹儘踏着腳鈴，到底有點不好意思。他甚至連眼睛也不敢向兩邊舖子裏望，老是有着前面擁擠的人羣。

到了鍾秀橋北境一家小小的石庫門口，他就叫阿二停車，自己去打開了門，就提着

一份禮物，跟着一個三十多歲的女僕往裏走了。那女僕領他走過一個天井，到客堂旁邊的書房門口，就推開門伸進半個身子去說道：

『少爺，有一位生客要找你呢。』

聽不清裏面說了什麼話，女僕便回身來老老實實張着兩片厚嘴唇說：

『你進去好了。』

張伯宏小心翼翼地推門進去，裏面的主人把手裏一卷書放到桌子上站起來迎他，捲成圓筒形的書因為兩邊頁數差得太多，就一骨碌翻個身，那書面上就跳着一個威武的國技專家，做着一個跳往馬背上去的姿勢，同時也跳着四個大字：江湖劍俠。主人顧不到這冊書的不平樣子，走前一步彎了彎身子，同時嘴裏噙噙地響了一下，就算是歡迎的意思。他看了看張伯宏微笑的臉，以及手裏包紮得極美麗的幾包東西，也就微笑地請客人在椅子上坐下了。

這賓主兩人，照例是談着一些關於天時的應酬話，只要是習慣着談這些話的人，無

論對什麼人談起這類話來，總好像非常投契的。這個三十多歲的主人有着一個風雅的名字叫做蔣竹君，可是却有一張俗不可耐的四方形的扁臉，一對小小的眼睛；上面兩條粗黑的眉毛，正和下部兩片厚厚的嘴唇，成一個極好的對照。而且上唇的左上角，還長着一顆小小的黑痣。他在幼小時候，就爲了這顆痣，給他的母親和祖母格外疼愛，因爲這是一顆掉在飯碗裏的痣，將來長大了一定不愁吃着的。果然他到子女成行的現在，從未出門去賺過一點錢，靠着祖遺的田地，就度着安靜的日子了。在家裏只是看着武俠的小說，聽着從六燈機的無線電送來的彈詞，此外就只有辨別着各種中上流的捲烟味兒。無論那一種中等的捲烟，他都要買來嘗試。此刻賓主兩人的『大前門』已經快要吸完，關於天時的應酬話也快要說完，不及剛才那樣的有勁了。

張伯宏打量關於這方面的話已經說得夠了，就放着一般正經的神氣，談到市場的轉變情形。他認真地談着近一個多月來標金暴漲，以及因爲標金暴漲而物價也上漲的話，最後又一知半解地談起政府實行新幣制的事來。主人蔣竹君也裝着認真臉色酬對

這些話，他是不懂得市場情形的，只是『唔唔』地點着那個肥大的腦袋，及至說到新法幣的話，他才憑着從報章看到的一些見解，不中肯要地發表了一點意見。

『如今的時勢越來越古怪，我簡直不懂得這樣辦法有什麼好處！』最後還是主人下了一個結論。

各人談了些糊塗的見解，那位蔣竹君畢竟掩不住自己糊塗的地方，乾脆地這麼說了。他一雙細小的眼睛看定桌子上一大堆美麗的東西，方才寒暄時候張伯宏謙遜地說是程老闆特地送他的。他看了一會，心裏那點糊塗的念頭早溜跑了，覺得這幾件裝璜精美的禮物倒是怪可愛的，程老闆爲什麼這樣客氣呢。

『金價這樣暴漲。我們綢緞舖子明年的生意倒有點起色，因爲貨價一漲，銷路倒有了正軌。』張伯宏眼見到這時機，實在應該慢慢說到正題了。

那個四方臉子却呆住了，他不懂得其中關係。貨價一漲，怎麼銷路倒有了正軌。張伯宏彷彿明白了對手爲什麼不就接嘴，往下說道：

『近年來綢緞價錢實在跌到無可再跌，市面弄到十分不景氣，』張伯宏說到這新學得的不景氣三個字，引用了一句了不起的名言似的，看了蔣竹君一眼。『這幾年各地綢緞舖子不能支持的，實在不少咧，我們那小號……』

『哦，哦……寶號是三十多年的老店了，程老闆家又殷實，吃一點虧是不算什麼的。』

『蔣先生這句話說得對，這地方上也惟有程老闆這舖子能夠吃點兒虧。蔣先生你還沒有知道，自從金價暴漲以後，上海的綢廠都關了門不肯開價，恐怕非漲到三倍不成。還是程老闆眼光遠，他怕明年綢價還要漲，趁年底去進點貨，總可以便宜幾成。但是目下賬款還沒有收起，進這宗貨色需要一大筆現款，因此一時有點接不上手，他才要我來向蔣先生商量一千五百塊錢，至多兩星期，到十二月中旬，就可以歸還了。』張伯宏說到這裏，不免把對手的臉色打量了一下。

『唔……唔……』蔣竹君的四方扁臉沉了下來，呻吟着好一會。他聽那程老闆目光遠大的計劃，看着幾件精美的禮物，不好意思一口就回絕。但他是不懂得金價暴漲這

些事的，所以張伯宏說的話，他不能斷定是不是真的事實。而且程老闖跟他既不是親戚，又不是世交，只不過他在協大存了款子才認識的；像這樣泛泛的交情，就要開口借錢，他總覺得有點不合情理。就推諉着道：『今年田租收成壞，我自己還有好幾處店賬沒了清呢。』

『是的，這是實情，今年收成壞，我們店賬也要打一個折扣……不過程老闖這筆款子只移兩個星期，決不會失約。好在蔣先生在小號裏也有存款，對於程老闖一定極信任。今天程老闖有點應酬，所以我代他來商量一下。』

張伯宏這單刀直入的話，以及一副正經臉色，倒使這位四方臉的小地主有點動起心來。而且一說到信用，蔣竹君就覺得暫移十天半月，在一個人手頭兜不轉來的時候也是情理中事。他一千塊錢存『協大綢緞局裏已有六年，每年利息總在十二月中旬就清楚。況且他母親的唸佛同伴林老太太，也常常說起協大綢緞局如何如何的殷實，想來確是一時接不上手，好在只有兩星期，就把預備付店賬的款項移一移，在時日上算來也儘

夠周轉，所以不想怎樣的拒絕，躊躇地說：

「不過我手頭也並不靈活……」

蔣竹君的語氣，已有幾分商榷的餘地了。他畢竟還不失是一個忠厚的人，心裏想什麼，臉上就毫不隱蔽地流露着了，不像許多精明幹練的人一樣，心裏儘管如此，嘴上還故意堅持着許多理由的。張伯宏見他退了一步，便乘機逼近一點說：

「蔣先生你只管放心，程老闆說是二星期，他決不誤事。而且我臨走時他還說，蔣先生的存項的利息，也就在那時算出好了。至於這款子，明天我再到府上來——」

「那麼請張先生稍坐一會，還是讓我向老太太去商量一下，近年來收成壞，大家手頭都不及以前的寬裕了。」蔣竹君嘴唇上的一顆黑痣跳了一跳，異常正經地看住了張伯宏的臉。隔了十數分鐘，蔣竹君才出來表示答應了。

張伯宏好一回捏了一把汗，總算有了個結果。不防蔣竹君的肥大腦袋又擺了一擺，說道：

「我看數目大了一時也不便，這樣罷，程老闆既託你來說了，明天準定請張先生過來，我這裏可以預備一千塊錢，而且請程老闆給我紙面上一點筆據，好在大家信得過去，我也不說抵押品這些話了。」

張伯宏雖記得程老闆一遍遍地說過，數目小了不夠支配的，可是又不好意思一定叫蔣竹君添上五百，他又很懂得乘勢下篷的道理，也就不再強求了。接着又照例談了幾句不着邊際的話，蔣竹君又請他一枝大前門。等剩下的大前門丟進痰盂的時候，張伯宏呷一口茶，便站起來告辭了。

他走出蔣家門口，正看見阿二坐在踏板上，連頭都裹在毯子裏，打着瞌睡。他喊了兩聲，阿二才推開毯子站起來。張伯宏坐上車子，心裏老大不好受，原說他張伯宏有一天發了財，決不用阿二那樣懶東西的。如果阿二是他的車夫，今天準會挨一頓結結實實的痛罵。然而畢竟還沒有發財，今天坐程老闆的包車也是一個極大的面情，他這股無名火是無從發洩的。但他忽的想起了，程老闆說是就要等他回話，才要他坐了包車的，因此他厲

聲地吩咐着準備拉走的阿二道：

『到駙馬巷那邊的萬祥街去，跑快一點，程老闆說五點前要回去的！』

可惜張伯宏這威嚴一點都得不到反響。阿二連哼都不哼一聲，只在肚子裏咕嚕了一句：『別那麼神氣活現，又不是你自己的包車！就把車身掉了方向，拉着跑了。』

車子經過了許多冷靜狹小的街道，也經過許多尿坑和垃圾聚積的地方，隨處有三頭野狗，低下頭嗅着，伸起一支前腳在垃圾堆裏挑剔了好些時候，又拖着尾巴跑向另外一堆去了。阿二的喇叭，此刻就向那些狗兒們示威。冬天的小道上，除了一二個縮着頸子的行人，只看見兩旁緊閉着的大門。張伯宏叫阿二在萬祥街左端二個黑漆門面的屋子前停下，自己提了禮物，從旁邊黑越越的小弄裏走了進去。走了二丈多路，他打開一扇板門。開門的老媽子聽說是拜望老太太的，就領他轉了彎，走進一個三開間的院子。天井裏幾隻正在啄食的花鷄，看見生客進來，就撲着翅翼逃走了。他跟着老媽子走進居中間起坐室，一位六十開外的老太太已經走在廂房的門口，同時還有一個比較短小的老

太太的影子，在門縫裏閃了一下。聽得有客來就走了出來的那位老太太，有一個極高的身材，雖因為上了年紀彎着背，看去也並不低矮。她戴着一個黑絲絨的盆帽，襯着又圓又大的面盤，倒是怪合適的，她的蟹壳青色半舊的皮旗袍，衣角和轉摺還是十分平整。這位老太太兩手捧着一個白銅手爐，看見來的是張伯宏，就微笑着道：

『原來是張先生，請坐請坐。』她一邊說着，一邊就跨出了門口。

『程老闆特地叫我來向林老太太請安的。』張伯宏連聲音都裝得甜膩膩的。他做了協大綢緞局十五年賬房，連老闆的這位表姑母脾氣也知道得極清楚，這位老太太就喜歡別人把她捧在半天的。

林老太太讓過了坐，就感慨地說：

『我在秋天生了病，快半年沒出過門，近來正想上他們那邊去，又懶得走動。』

張伯宏忙接着道：『本來他自己應該來，就因為這幾天事情忙，你老太太是知道程老闆脾氣的，他無論什麼事都不肯苟且，所以分不得身，這點東西就叫我帶來了。』

「那次還虧他們送來了許多東西，怎麼今天又帶了來咧。」林老太太微笑着，露出前邊幾個新裝的假牙。接着她就吩咐端過茶來的老媽子，給客人送個水煙袋來。

張伯宏看見林老太太高興的臉色，再想找幾句使她高興的話，就說是程太太也叮囑了好幾遍，一定要請老太太過去，好些日子不見，程太太惦記得很呢。

老太太雖是笑着答應了，但她的臉上分明閃過一道昏暗的光，她心裏有無限的感慨。程太太還是秋天探病來的，這麼久不見面，又有滿肚子的話要訴說咧。剛才若不是張伯宏來，她和那位客人顧太太，早談得大家都會流下淚來了。可不是大家一樣的苦命：兒子幫着老婆，不孝順娘了，現在那些年青的女人都是狐狸精，做事看不上眼，迷丈夫倒是一手好本領。

幸而張伯宏還機警，他懂得別人的心理，他不像在蔣竹君那邊說話斯文。他告訴她地方上一些不重要的新聞：例如東門外的劫案，那盜匪斬傷了主婦的右手；今年冬天的火災特別多之類；他也說程老闆做生意的手段如何老到，然後再為她解釋那幾件禮物

是程老闆親自辦的，都揀了林老太太歡喜的東西。譬如說，暹羅蜜橘，老太太是愛吃的，松子糖，程老闆也知道老太太愛吃的，一蒲包桂圓，也是到有名的南北貨號隆義和裏挑選着最上品的東西，還有幾件裝在精美錦匣裏的，無一不是最時鮮的點心。林老太太一雙遠光的眼睛，眯成兩條細縫，把花花綠綠的一堆打量了好久，便笑開了道：

「還是這位表姪子有點兒良心，什麼時候都不忘記我。有良心的人不怕沒有好的報應，看我們這位表姪子一手掙了多少家私。」林老太太這些話，跟她平整的衣摺一樣，有稜有角地，說得極響亮。她這個弦外之音的意思，倒使陪着笑臉的張伯宏有點不好受，老太太說着這話的感嘆神氣，簡直像一個忠臣在亡國前夕的嘆息一樣。

張伯宏趁機會把水烟袋送往她手裏，一面就直截了當地告訴她，程老闆一時手頭周轉不來，要向她暫借二千塊錢。而且還再三說明，這原是暫時的接濟，待收起一部分賬款，就可以送來的。

因為老太太正在感到這位表姪子有良心，有好報應，所以毫不遲疑，一口就答應了。

她說她自己手頭可以移動一千五，其餘的等她另外想一個法子。老太太說完就叫張伯宏喝杯兒茶，她自己走向左邊一間去了。

『顧太太，我說你的錢放在家裏生不出小銅鈔，拿些兒出來見見世面怎麼樣？』她走近坐在直背椅裏的顧太太面前，略微彎下身來輕輕地說。

這位顧太太手裏也捧着一個雲南白銅手爐，年紀比林老太太略小一點。生得一個白晳瘦削的臉，連額上的皺紋，一看叫人就數得清楚。可是她却有一顆使人看不明白的心，什麼事都比人顧慮，比人疑懼。她除了相信菩薩會救她之外，覺得任何人都不可靠的。所以她的私蓄只放給有重值抵押品的債戶，否則就寧願藏在家裏。林老太太和張伯宏說的話，她早聽得十分清楚，不過她輕易總不肯相信別人，就支吾着道：

『不是你常常說起的那位表姪子嗎？』

『是啊，你願意五百塊錢就算了存項，要是你不肯，他本來說是暫時移一移，不多幾天就歸還的。』

顧太太覺得十分爲難，看在她和林老太太的情分上，覺得不好意思，怎樣推托，經不住林老太太又再三的情商，她便答應了下來，只是不願意劃做存項。

「那也成，移一移也沒有什麼的，不過我只認識你，在年底以前向你索回就得了。」

「那自然，你只管放心。」

「那麼錢怎樣送來呢……我明天叫老媽子來一趟就是。」

兩位老太太都相信自己的老媽子比較老實可靠，林老太太要自己的老媽子去拿，顧太太却要自己的陸媽送來，結果還是遵從了顧太太的意見。林老太太走進自己臥房去，開了櫥門上的白銅大鎖，就從最下一層的角落裏捧出一只小小的新式首飾箱，拿出一大包的鈔票，然後又小心翼翼地一一加上鎖，拿着鈔票出去了。她在張伯宏面前數了一下，隨手交給他，要他點一點數，一面她告訴他還有五百塊，明天下午就有程老闖沒空兒，仍舊張伯宏來也好。林老太太說這些話，有好幾次走到門口去張望，怕有人來偷聽了去。她在錢財上的事，不論什麼都不肯給兒子媳婦們知道，便是存在協大綢緞局的二千

多塊錢也瞞着他們的。

張伯宏向林老太太要了那張厚厚的包過鈔票的紙，把鈔票包得好好的，然後放在緊身棉襖的袋裏。他那長滿鬍子的臉上，真是一臉的『躊躇滿志』了。他摸出一隻中山錶，已經四點卅六分，便匆匆的向林老太太告了辭，跳上車子叫阿二跑快一點。

阿二仍沒有回答他，在肚子裏比剛才多咕嚕了一句：『又不是劫法場去！』

四

程之廉把頸子緊緊縮在開司米的圍巾裏，獺皮的高帽子差點兒蓋着眉心，急急地走着；那件黑嗶嘰的舊大衣沒有扣上紐子，走得快時好像一把大扇子，把地上紙屑什麼的都捲了起來。

剛才他打發張伯宏走後，幾天來紛擾的心，倒稍覺甯靜一點，眼前最難籌劃應付的事，都安排妥當了。他要張伯宏到林老太太和蔣竹君那邊去暫借兩筆款子，也經他籌思再三才決定了的；他覺得只有這兩個地方，既有錢可以移動，又會受他這種手段的欺騙。林老太太是程之廉的表姑母，典型的一位舊家庭中偏私的老太太。她以為自己媳婦不賢慧，把自己的兒子迷得不像從前一樣的貼己；因此對於兒子也不怎樣疼愛了。而且她怪着媳婦的八字不好，娶過來不滿兩年，老太太的獨女給媳婦尅死了，她對着為女兒預

備齊全的妝奩，悲傷了好幾年咧。她既失去了女兒，又不愛自己的兒子媳婦，便在錢財方面，跟兒子劃分得清清楚楚。程之廉因為深明林老太太這種家庭背景，又知道對於自己很有好感，所以他斷定張伯宏這一去，一定會帶着錢回來的。至於蔣竹君呢，他也見過幾面，真是一位在家裏享福慣的忠厚的小地主，對於市面不大靈通，他最近的變故也不會得知道，那麼憑着幾年來存款的信用，也有幾分握把能答應的。他覺得一個人在窘迫的時候，只要能夠想法子從別人手裏抓到錢，總不願放過機會的吧，他處在眼前這顛簸的大風浪間，更覺得想法子從別人手裏抓錢是最重要的事了。他計劃着如果能夠移到三千，那麼他預備二千併在後天交割期的付款裏，再有一千留在自己身邊，其餘不能再設法的幾千交割期付款，臨時開一下空頭支票敷衍了再說。協大方面的賬款陸續收來，也要陸續應付廠款及一切開支的。萬一事情立刻宣揚出去，這些賬款就發生問題了。

意外的事情，就這麼隨處埋伏着，張伯宏走後不久，他想要往金太太那邊去，協大綢緞局有電話告訴他，有上海兩家布廠的收賬員要他付一點錢；因為這兩家來往的賬目

不大，覺得一點不付他們會引起人家的疑心，他便答應着幹完一些事情就帶款子去的。所以他此刻也不能再儘着金太太做作下去，答應她晚上再去的話，就匆匆地走了。他要等着張伯宏回來，打發那兩個收賬員；到上海的公共汽車，五點半就要停止的。

一陣猛烈的西北風撲面吹來，程之廉打了個寒噤，把大衣的獺皮領子拉高一點，轉了一個彎。從這條小路到金太太那邊去，並不怎樣遠，他平時也是坐車子的時候少，因為他不願意給阿二這些人知道。

「人活着那一個不被金錢左右？這女人平時雖甜言蜜語，但到了患難的時候，她就這樣不顧恤別人了。女人的心眼，畢竟是狹小的。」

程之廉一邊走，一邊又想起金太太剛才的模樣，心裏忿恨起來。他和金太太來往了幾年，一半是爲了她殘留的幾分姿色，一半爲了她是一個富有的寡婦，她丈夫在廿五歲上去世的時候，丟下了一大筆遺產，以致一個未滿一歲的女兒。這年輕的寡婦生來却十分風流，丈夫死後隔不上三年，外面就有許多謠言。她婆婆因爲不能管束她，便跟她分了

財產同時也分居了。程之廉在四年前和她發生關係，已經是第三個咧。程之廉因為在她身上不必化錢，也就十分高興。平常時候，因為程之廉會用手段，又常常在她面前說得天花亂墜，所以倒很占了她許多小便宜。譬如在約定的日子，程之廉去的時候，她總爲他預備一點滋補的東西做點心，而且由她親自動手，也是由她親自到店舖去挑剔的重價的東西。

上半年他做公債，手頭周轉不來的時候，向她借過五千塊錢。爲了兩人幾年來交往的情分，又爲了程之廉也有一份殷實的財產，她很信任地借了給他，也從不向他催促，只是在談笑之間說過。這筆款子要在年底給她女兒到銀行去立個存摺的。最近他幾次失敗以後，金太太就不免常常有點疑懼的樣子，今天他告訴她眼前的事變，金太太先是爲他擔憂，接着就要他儘先償還那五千塊錢了。

「我是因爲我們幾年的情誼，告訴了你，原希望你替我分担一點兒憂愁，你怎麼也忍心催逼我呢？」程之廉半真半假地。

『倒是你的理由充足，要不是爲了情誼，我難道肯憑空借給人五千塊錢嗎？』金太太說得笑起來了。

接着她爲程之廉在許多小事上籌劃了好多時候；可是結果她又說到這五千塊錢。她一定要他就還，她用各種的話說得程之廉沒有開口的餘地。

『你又是爲女兒打算盤了。』他只說了這麼一句。

『你自己想想啊。這五千塊錢，不能把我們的情分作爲抵償，你得明白，我始終沒待錯你呢……』那位徐娘半老的金太太，最後竟在他身邊淌下了眼淚。而且那隻伶俐會說話的嘴，真叫程之廉不能不答應她晚上先交三十畝的田契給她。

此刻程之廉想着的時候，心裏雖有點不平，她不應該在他窘急的境遇裏逼着他的。然而金太太那徐娘半老的風韻，無賴地又在他眼前擴大起來。而且他平心靜氣的思量一下，又覺得她也並沒有過分，平時在銀錢上並不給她便宜，對於這五千塊錢還不給她一點抵償的，確也不應該。現在算起來三十畝田也足夠一半的數目，其餘的一半，當然不

在話下了。

這樣想着的時候，他又覺得金太太比平時格外的可愛。

一路上給金太太的影子纏繞着，不知不覺已經走到自家的門口，看着那一圈又高又厚的圍牆一個寬大的石庫門，禁不住有點兒感嘆。

他剛跨上側門的石級正要走進去的時候，裏面一個人正衝着出來，幾乎跟他掃個滿懷。程之廉本來是滿肚子的哀愁，吃這一驚，倒是非同小可的事。直到他定神一看，原來是黃媽那老婆子也嚇呆了臉，望着程之廉半晌才說道：

「老爺，剛才少爺打好幾處電話都找不到你……太太……不好了……」

「怎麼說的……」他搶着問。心裏雖一時有點慌亂，還記得他剛才臨走時到上房去，看見她好端端坐着抽水煙，今天早上從上海回來的兒子其俊也在她旁邊。

「我聽說是吃了一點生鴉片，剛才只有兩個醫生來看過……」

程之廉沒等黃媽說完，就往裏走了。他心裏是一陣着急，又一陣憤恨，畢竟他連連搖

着頭在嘴裏咕嚕：

「晦氣晦氣，……怎麼尋這種短見，女人的心眼真是……」

程之廉在驚駭之外，對於太太這種舉動，立刻引起了反感，太太這種舉動如果宣揚出去，他最近的失敗的情形也立刻會廣佈開去的。

「事情已經到了這地步，尋短見也有什麼用呢！……女人的心眼真是……」他越想越覺得憤感。

走過西書房的時候，看見兒子正坐在那裏發呆，他沒閒先去盤問，就一逕走上房去。程太太闔着眼躺在那裏，瘦削的臉子，更比平時蒼白多了，使女站在她床前，幾個藥瓶以及茶杯那些東西，還凌亂地放在桌上。

「醫生說什麼話」他一面坐在椅子裏，一面問着阿香。

「他們說已經不要緊了，不過要靜一點，讓太太多睡一會……他們說幸而知道得早，太太身體弱，遲一點就不行了！」阿香雖是說得很輕，但聲音還有點顫慄，便是看她的

臉色還有點驚魂未定呢。

程之廉又看了看太太的可怕的臉色，從她平靜的呼吸上，他知道她一定熟睡着的。看着太太這種慘白的模樣，雖是心裏還抱怨着她不該尋這種短見，却也覺得她十分可憐了。爲了他的失敗，太太不知担過多少心事，常常在他面前說着擔憂的話。

『好好一個家，都敗在你手裏了！』她氣憤的時候就常常這樣怪他。

可是他每次聽了就生着更大的氣，說了許多生氣的話，因此很有幾次他聽得太太一個人在流淚飲泣。現在倒纔有幾分懊悔起來，太太本來身體弱，而且女人家胆量小，論理本來經受不起這種意外的風浪，他不應該還要常常在她面前生氣。今天這舉動顯然，是因爲她怨憤到了極點。他想到這裏便向阿香示意，要她走近一點。

『是你發覺太太吃了鴉片嗎？』

『是啊，我在底下替太太洗了水煙袋上來，看見太太臉色灰白得可怕，倒在椅子裏只是喘氣……我叫她，她不應我，只是瞪出了眼睛，向我皺着眉頭擺擺手，我急了，連忙跑』

下去喊少爺和黃媽，少爺就打電話去請醫生。」

阿香的話說得又輕又慢，程之廉聽得幾乎不耐煩起來。

『太太沒有對你們說什麼嗎？』

『沒有……我到樓下去洗水煙袋的時候，少爺還在太太房裏，後來少爺要請醫生，太太一定不許，還罵了少爺幾句，好像太太跟少爺今天很不快活的……』

程之廉聽了阿香的話臉色有點變了，他立刻覺得太太尋短見的原因，也讓不像他剛才所想的簡單；他記得上月兒子回來的時候，說起過要離婚等等的話，而且太太爲了這件事，也很焦躁地對他說過幾回的。於是他站起來走了，臨走他叮囑了阿香，叫她好好地看着太太。這時候媳婦也走了進來，是一臉哀愁的神色。

他走過西書房，叫兒子跟他一起到他的書房裏。

『你知道你媽媽爲什麼尋短見呀？』他劃着洋火，也不看兒子一眼。

『我不知道。』

『不知道？』程之廉望着他兩分多鐘，兒子的神色慢慢侷促起來了。

『你說啊，你對你媽媽說了什麼話呢？』父親的臉色變得嚴厲起來。

兒子却默默地坐了下去。他角邊眼鏡背後的一雙眼睛此刻却流露着倔強的光芒。他對於父親的嚴厲的態度，感到十二分不平。他眼前只浮動着金淑娥的笑臉，金淑娥賣弄風情的嬌態，而心裏却在回答着他的父親：

『別對於兒子這樣嚴厲吧，自己在事業上不要這樣失敗就行了！』

『快說啊，你怎麼老是不開口的？』

『就是我上次說起過的，爸爸媽媽幾時允許我實行呢。』

『你說的什麼……』程之廉從嘴角邊移開了象牙煙嘴。『你說的是什麼離婚的事嗎？』

『是啊，』兒子倒覺得胆壯起來了。他真想把滿肚子拾了人家口慧的議論背着出來，只要金淑娥的笑臉在他眼前浮動，他覺得無論什麼勇氣都能滋長起來；然而他一望

到父親那個嚴肅的臉，這些話就感到難以出口了。

「真是虧你鬧出這種笑話來的。如今全家快將覆沒的時候，你倒好意思提出這樣的要求……你對於自己所主張的婚姻，隔不上兩年就要反悔，那麼你以後不是太危險了嗎？現在又何必鬧着要離婚，隔不上兩年你又又要喊離婚？」

兒子輕輕地在鼻孔裏哼着一聲；程之廉因為十分生氣，又說得十分氣急，所以沒有覺得兒子在他面前竟有這樣輕蔑的舉動。他兒子倒也不是反對父親這種離婚的理論，本來他是愛着誰就想法要跟誰結婚的，以前他覺得張乃芬可愛的時候，就趕快要和她結婚，現在覺得金淑娥可愛，就將妻的一切可愛地方，都忘記得乾乾淨淨，他並沒有想到跟金淑娥結了婚，是否能夠永久，還是隔不上二年又要離婚的。他此刻完全笑着他的父親：「你何必裝得這樣嚴威，原來你自己也有外遇的！」

「我不能再忍耐了，全家的事情雖然重要，不過婚姻也是一生的幸福呀！」

「哼，你這種話真是說得豈有此理！你一個人的幸福要緊，還是一家人的問題要

緊！……你倒先告訴我，你現在要跟怎麼樣一個使你幸福的人結婚呢？」程之廉忿恨地站起來踱着方步了。

兒子停頓了一會，却大胆地說：

『金淑娥。』

這響亮的三個字，像一顆重鉛那樣猛落在程之廉心上。他想不到兒子在他面前有這樣的大胆，他剛才說的那句話，原是反證的口氣，那裏知道兒子竟這樣直截爽快地回答了。而且他聽了金淑娥三個字，又覺得猛的一怔，金淑娥，可不是金太太的女兒嗎？……兒子怎麼又認識了她呢。於是他想起那天在劉元祺家裏吃喜酒，伴着新娘的那個是金太太的女兒。怪不得劉杰結婚，兒子曾幫了許多忙咧。

但是程之廉恐怕給兒子看出破綻，仍舊用了嚴厲的口吻說道：

『我沒有錢供給你這樣結婚離婚的。』

兒子看了看父親的神色也不再說話，心裏倒覺得很痛快似的，他知道父親聽得是

金淑娥一定會吃着一驚；然而他覺得父親既可以跟金太太來往，他兒子爲什麼不可以和金太太的女兒戀愛呢？而且他在心裏暗暗覺得好笑；父親不必掩飾，他早已知道了；可是就這樣保持着公開的祕密也好的。

父子倆各有一顆紛亂的心，大家沉默着，想着各人的心事，兒子的眼睛裏，還是閃着倔強的光。剛才程之廉到金太太那邊去後，他就要求着程太太，要她答應這個問題。其實程太太反對兒子離婚，比程之廉還要堅決。本來兒子要娶這媳婦的時候，她也比程之廉更加反對，她覺得在上海讀書的女學生，都學會一股油頭滑腦，只會裝飾貪懶，娶到家裏毫無用處的。到後來因爲兒子執拗不過，結果就答應他成了親。現在兒子要離婚，程太太却又第一個反對，她以爲既是結了婚，占有了這個女人，就不應該隨便拋了的；而且兩年以來，因着程太太的積威，媳婦在家裏一切舉動也不算怎樣壞，比較剛娶來的時候好得多，比她本來所設想的，也好得多。所以她一聽兒子談的是這件事，便生氣地說：

『虧你還說這個事，又不是小孩子，這樣番來覆去的媳婦是你自己看中的，隨你怎

樣說，我都不答應你！」

「媽，你看我是獨生子的分上，就答應了我吧！我早已跟她商談過，她也願意的。」程其俊還是央求着。

程太太瘦削的臉子更沉了下來，兒子的話，更勾起她近來抑鬱的心境。

「你也要知道我只生你一個兒子，應該使我愉快一點，怎麼老是對我說這些事！」於是程太太對兒子說了許多最近家庭間變故的話，也感嘆了許多時候。她那隻白銅水煙袋一忽兒捏在手裏，嚶嚶剝剝吸了起來，一忽兒又儘讓紙燃子燒着，放在桌上了。程太太在平時也是多病痛多煩惱，經受不起磨折的。只要傷一次風，就得在牀上睡着三天五天，睡在牀上還鬧着腰痛背痛，要阿香不停地搥着的。阿香不替她搥背的時候，就老是剝蓮心，剝桂圓，一個小小的洋風爐，好比是一盞長明燈，永遠在她房裏的小桌子上燃點着，煨着人參，燕窩，蓮心，桂圓這些東西；可是程太太却永遠是那麼又清瘦又蒼白，不知道她的人，那裏會想到她的血管裏充滿着補品呢。近來爲了全家瀕於破產的緣故，她

早已焦急得不成樣子，而且一焦急，病痛跟着襲擊上來，阿香忙得連剝東西的餘閒也沒有了。因此她又憂鬱地對兒子說：

『好好的人家弄到現在這個樣子，今年的年關還不知怎樣度過，你別儘着孩氣鬧離婚這些事，也要懂點利害才好呢。你父親累了一身的債，連我的八千塊現錢也給他白丟了，那裏有閒錢給你化費？』

『那末媽媽只要肯拿出一點首飾來，變成兩三千塊錢不是很容易的？將來我畢業以後賺了錢，媽媽不是也一樣可以享福嗎？』

程太太的臉色立刻變了！她想不到兒子竟會說出這樣的話來，連她最後的一筆財產，也要來算計。她想不到活了五十多年紀，在丈夫手裏還要經這大難；兒子也不向她說一句安慰的話，反逼着她的首飾去離婚，這樣一個支離破碎的家庭，她真覺得活下去也是苦多樂少的了。』

『享福，你倒說得好聽，看你現在這樣子，等到畢業以後賺了錢，又那裏有我享福的

『份兒！程太太氣得手指都抖了。

『媽媽別生這麼大的氣啊，你現在肯成全我這件事，我將來如數歸還你就是！』

可是程太太更氣得臉色難看起來，『你越說越氣死人了，你替我走，別坐在這裏，你停會兒向你父親要去……你們父子倆來逼我這條老命將來我在你手裏吃飯，不知要逼我到什麼樣兒了！』

她看着兒子慢慢走去的背影，心裏真是悲痛萬分！人活到今天這種日子，還有什麼生趣！多少抑鬱的事都在她心頭湧塞起來，忍不住滴下好許多眼淚。

『活着有什麼好處呢，他們父子兩個來逼我！』程太太接連自語了好些時候，便檢出平時醫治肝胃氣痛的烟膏，生吞了一粒。

程其俊的心裏，倒也並不對於他母親感到抱歉，他也像程之廉剛聽到這消息時一樣，覺得程太太這種舉動是十分多事的。劉杰結婚過後他和金淑娥一同回到上海去，兩個人早已有了約，只要他在這寒假裏離了婚，明年春天他和金淑娥就可以結婚了。金淑

娥也知道他父親失敗的事，可是她會嬌笑着說過：你父親的失敗，對於你沒有關係的，好在我們到明年暑假大家畢業了，畢業以後就可以自己賺錢過生活，而且媽媽又替我積下了不少的錢，她只生我一個女兒，只要我要求她，她沒有不答應的。於是兩個人便忘形地歡笑起來，程其俊要他母親拿出一部分首飾來作爲他離婚的費用，也是在這個時候就計劃着的。也在這個時候，他用盡了心機，爲金淑娥兌一個金質的鷄心，上面刻着極細的字：

我們的誓言：求你將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

淑娥其俊錄自聖經雅歌。

他爲了要在聖經上找尋一個最適合於他們的誓言的詩句，不知道花費了多少時候，他將學期考試的論文章草敷衍過去，有的幾種向別人做就的文章上去抄錄了一點，却常常像一個虔誠的教徒一樣，翻閱着那冊厚厚的聖經。他也不覺得自己的失態，甘願受着人家嘲笑。

『小程，你倒真是戀愛的忠實信徒呀，你常常翻着聖經，可是要向上帝祈求將金淑娥永遠屬於你嗎？』劉杰是最愛跟他打趣的。

有時候更對他這樣說：

『小程又以為金淑娥是天女了……我們覺得只是會做作一點，反不及張乃芬好看。』

然而程其俊的心裏，並不再有張乃芬了。他的態度倒落落大方，並不因為朋友們這類說話而生氣。他只要使金淑娥愉快，就覺得心滿意足。當他將那金質的鷄心掛在她懷裏的時候，金淑娥那種嬌媚的樣子，不是十分動人嗎？

『啊，放在你心上如印記，帶在你臂上如戳記，真是多麼好聽的字句！』她一邊撫摩着，一邊豔笑着說。

程其俊此刻又不免想起她的嬌笑，以及跟她的盟約了。於是更覺得家庭的阻撓，使他十二分忿恨。

然而踱着方步的程之廉，也是滿腔的氣憤，他忽然停住了對兒子道：

『你別胡思亂想，要離婚，也要等你自立了再談。』凝重的空氣，給這個嚴厲的聲音，震得顫動起來。

『那末我以後的行動……』兒子是一股毫無忌憚的神氣，好像是準備跟父親衝突一番的。幸而他只說了半句，有人推門進來了。

走進來的原來是得意着『不辱使命』的張伯宏。他一看見父子倆嚴肅的臉色，心裏一團高興立刻消失了，而且有點進退兩難起來；還是程之廉在臉上勉強裝着一副和氣的模樣，請張伯宏進來。

程其俊趁着張伯宏進來的時候，走了出去。張伯宏便賣弄着自己手段，過甚其詞地誇張着怎樣費了一番口舌，已經爲程老闊囑托的事辦妥了。一方面他心裏却在想：我怕將來的糾纏，替你辦了這樣重大的事，不知道你將來會不會幫我的忙？原來張伯宏在協大綢緞局停閉之後，預備着要程之廉爲他找一條出路的。

幸而程之廉聽着張伯宏的報告，臉色慢慢地平靜起來了。因此張伯宏在告辭的時候，放低了聲音，鄭重地向程之廉又說了好些話。

「當然了，那是我早就放在心上的。只要等我的事情一有結束，一定替張先生想個辦法的。」

五

程之廉在事業上失敗的消息，雖並沒有像他耽變着的立刻就鬧開去；可是有些跟銀錢業接近的人，已在議論着協大綢緞局要倒閉的事了。

『協大是三十年的老店，都說可靠的，怕是錯了吧？』

『就是城裏最大的那家綢緞舖子呀，不會錯的。』

『我們是永康錢莊老闆的消息。』

『三十年的綢緞舖子，就算近年來虧了一點，又那裏會倒閉呢？』

於是有的人就裝作精明地說：

『老闆早賺飽了。開下去難道再望發財？蝕本生意誰願意幹呢！』

『聽說是交易所裏虧得大，有好幾萬，不倒也不成了。』

這些又似同情，又似好事的議論，就像水淌似的暈了開去。存戶中間知道得最早的，是小學教員黃志高。因為校長進了新宅不久，全體同事曾送過一個公分，辦了一口書櫥，校長才選擇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請客。各人看着那個共分六格的玻璃書櫥，放在新書房的角落裏，都覺得這個禮物送得有意思。校長也爲了不願辜負同事們的好意，把所有的藏書都編排起來，果然也占了五格有餘的地位。那些祖傳的木版書帙，高居在第一格上面。第二格是最有教育價值的書本，其中有愛彌兒愛的教育、維愛的教育等。校長還特地爲了這口書櫥，買了三十多册一折八扣的書本。其餘的地位，就陳列了他讀過的一切教科書。這樣琳瑯滿目的一口書櫥，裝在淡黃漆的玻璃門書櫥裏，黃志高心裏豔羨極了。那兩開間的新屋子，又十分高敞明朗，粉白的牆壁，新的木色，潔淨的磚地，什麼東西都是嶄新的，耀得人眼睛發亮。他看着這所小小的新屋子，聽着同事們向校長道賀的話，便滿肚子爲自己盤算着，只要再隔五年，他算來也可以有幾間新的屋子了。到今年年底，他計算着連本帶利也有七百多，再積蓄五年，可以有一千三四百元，那時他就化一千塊錢修理

屋子，其餘三百是準備金，只能再陸續積存起來，不能再用了。

酒過三巡之後，談話就熱鬧起來，又因為同桌的都是熟人，大家更有興致，待鴨子跟白木耳羹上了桌子，黃志高第一個站起來說，爲了祝賀的緣故，大家應該敬校長一杯，各人也應該乾完一杯的。鴨子吃得只剩骨骼的時候，跟黃志高同桌的手工教員，帶着幾分酒意，感嘆似的說道：

「做教員真不是生財之道，尤其像我們這種家無恆產的人，總不要夢想有發達的一天。」

「這叫做吃一行怨一行，那一個人不是這樣抱怨的。總之大家能把生活敷衍過去，也就算了。」畢竟上了點年紀的黃志高，心平氣和地說。『要說生財之道，那真不容易，……你們看就是，爲什麼每期的航空獎券這樣暢銷，想發財的人這樣的多！』

『真是市面不景氣，大家都沒有辦法。』

『喏，說起市面不景氣，今年年底城裏城外倒閉的店舖，怕不止五家！』兔子臉的庶

務員，擺足一副熟悉掌故的臉。『我知道的有一家當舖，二家洋貨店，一家綢緞店。』

『綢緞店？那一家綢緞店？』

『城裏的協大綢緞局。』

『哦……』黃志高呆住了，一筷子海參立刻滑了下來。

幸而海參本來是滑的，大家又只管聽着庶務員的話，沒有注意到黃志高難看的臉色。他勉強使自己鎮定下來，裝着隨便的樣子問：

『怎麼協大綢緞局都會倒呢？聽說老闆家裏很殷實的不是？』

庶務員儼然是多見多聞的樣子，搖着頭道：

『真的莫衷一是，有的說他做公債，有的說愛賭，便歷年短下來了。』

『老闆可就是程之廉？我聽說這個人極精明，我一個親戚有一筆錢存在協大，只有長年一分的拆息，普通店舖的存項，不都是按月一分嗎？』一個麻臉的三年級教員說。

『你親戚嗎？我聽說老闆虧了好幾萬，存項恐怕要沒的了。』

黃志高聽着十分痛苦，他有四百塊錢存在協大綢緞局呢。只有一點他感到安慰，人家長年一分的拆息，他是按月一分的。隔了不久，又端上一盆熱烘烘的咖喱雞。大家喝過了酒，筷子一齊伸向這盆子去，然而黃志高却没有剛才的好胃口，只在旁邊的碟子裏夾一塊白鷄。

『那我倒要盡一點義務，把這壞消息去報個訊咧，……現在是有了錢也難，平空給沉掉，真是最傷心的事！』那個麻臉的一邊嚼着咖喱雞，一邊又惋惜地說。

要不是黃志高極力忍耐着，眼眶裏早就湧上眼淚了。可是別人的興致跟着酒意却慢慢高了起來。

『今天我們盡一下興，黃先生是大量的，應該多喝一杯。』

『我也不來，今天不能多喝了。』

『怎麼說，剛才不是黃先生最高興嗎？』

黃志高現在是一副正經的臉色：『今天真的不行，喝了那麼五六杯，已經覺得有點

頭昏，所以也不像剛才的高興了……可是大家要盡興的話，我無有不奉陪的。」

他雖是裝得硬朗，實在也掩不住一臉頹唐的模樣。他好幾次望着庶務員那個兔子臉，暗暗希望這只是一種謠言，或者庶務員跟協大的老闆有什麼怨仇，故意放着空氣的好容易挨到散席，已經九點多了。他本想今晚就到城裏向協大去提存項，可是老天又那麼促弄，落着緊密的雪花，同事們都說趁早走回去，否則，非到大街上去叫車子不行了。他一個人站在堂屋的石級上，望着黝黑的天空打量了好一會，才決定等到明天早上再去。這裏離開他的家倒並不遠，如果要到協大去，就有二里多路，天又飄着雪，來回非四毛錢的車錢不可吧。他是素來不坐車的，所以他決意跟同事們一樣，也走回家去了。

回到家裏劈頭就對着妻道：

『事情糟透了！十多年的心血，十多年的心血！』

妻呆住了，放下了正做着的孩子棉衣，看着他渾身細細的水跡，焦急的臉色，不懂得是怎麼一回事。

『你說的什麼呀，這一副嚇人的樣子！』

黃志高額角上今夜好像多添了許多皺紋，那個三十開外的，瘦削的黃臉子，在此刻的燈光下看來，着實有幾分憔悴咧。

『協大綢緞局要倒閉了，我們的四百塊錢……』

『真的嗎？』妻猛的跳了起來，看來她這一驚，比黃志高還厲害呢。

『剛才席上有人這麼說，總不會假的吧，可是我們這四百塊錢啊……』黃志高額唐得不能往下說了。

『你想想辦法呀，要是這四百塊錢丟了呢！』

兩個人的心都往下沉了，他們都記得極清楚，那些存儲起來的錢，是怎樣儉約的從各處節省了下來。應該吃肉的，他們省了，應該做件新衣的，他們把舊的改做了。爲了要積得快一點，他們借給鄉下人，每月分半的利息。協大的四百塊錢，他們從幾個比較不信任的債戶那邊收了回來的，滿以爲這一筆最大的數目，有了可靠的處所了。如果今天不知

道這消息，他們夫妻倆還做着好夢，預備到年底算利息的時候，再補幾十塊錢去，併成了五百呢。

這晚上兩個人不停地長吁短嘆，互相抱怨着。黃志高抱怨他的妻聽了隔壁陳太太的話，可是妻又抱怨他要把零星的債戶收回的不是。

「如果你不想收回來，那裏會存到協大去呢？存協大的時候，你自己也說是很好的。」

「原也爲了零星戶頭方面吃了虧的緣故呀！」

黃志高又從箱子裏檢出那扣摺子，可不是寫得很明白：四百塊錢，按月一分的利息。抱怨的話說完以後，夫妻倆在床上轉側了好些時候，直到四更過後黃志高睡熟了，又作着一個怪誕可怕的夢。第二天他又起得特別早，吃完早餐就冒着細雨到城裏去。他到協大綢緞局，看來夥計們剛吃完粥，四隻空空的碟子，還剩着幾粒油花生，三片豆付干，還有一點兒醬油。開着蓋的粥桶裏面，還冒着些殘餘的熱氣。夥計們都是剛從被窩裏爬

起來的樣子：眼皮微微有點發胖，眼珠子裏面還留着幾條紅絲，肩膀都有點兒聳起一個坐在櫃檯邊抽水烟的夥計，好奇地看了看黃志高那股匆促的樣子，又顧自抽他的煙了。

黃志高一直往裏走去，站在賬檯邊剔牙齒的夥計，就懶洋洋地繞過櫃檯，迎上前去問道：

『要揀什麼花式』

『賬房先生在那裏我是提一筆存項的。』

張伯宏正在後邊樓梯間裏檢點存貨，聽到聲音趕忙走了出來，向黃志高和氣地打了招呼，連連說道：

『裏面請坐，裏面請坐。』

黃志高心裏雖焦急，却也不便立刻逼上去再問，只好隨着張伯宏到隔壁的一間，在一隻方桌子旁邊坐下了。他什麼話都不說，先從衣袋裏掏出一隻黑色的裝得渾圓的皮夾，這裏邊，除了銀錢鈔票之外，歷年來別人遞給他的名卡，以及各種大小收據，都搜集在

裏面譬如說，他家裏每月應付兩毛大洋的警察捐，那麼每月的收據，他也珍藏在那裏面。現在他從最寬大的，格裏，拿出一個淺藍的摺子，左上角上工整地字着『黃志記』三個字。他把摺子送到張伯宏面前，不知怎的心就別別的跳了起來。

『我要提出這一筆存項。』他簡單地說。

張伯宏一面接着那個存摺，一面連連彎着身子，遞過一支香煙去。

『請黃先生再遲一點來結算行不行？』老闖程先生在上海有一點私事，要到廿五才得回來，請黃先生到那時候再過來吧？』

黃志高聽了這話，知道事情已經不妙，就放着一臉正經的神色道：

『老闖有私事在上海，難道這些事都攔起來嗎？我想決沒有這種辦法的。好在我的數目小，請你把母子結算一下吧！』

『黃先生，這個只有請你原諒一點。我們吃老闖的飯，老闖怎樣說，我們就得照着辦去。』張伯宏倒先打起官話來了。可是他也看得極明白，黃志高的嚴重神氣也不是好惹。

的，就把聲音放得十分和氣，輕輕地說：『聽說老闆是爲了宗族裏爭奪家產的事一時還不能回來。如今店賬還沒有收起，所以他臨走時說過，所有存項的拆息及支付，都等他回來了再算。』

黃志高的眉頭一皺，額角上的皺紋立刻增加了許多，他實在不能夠信任這些話。

『不過我自己有急用，不便等到廿五了。寶號是三十年的老店，且這地方上所有的綢緞舖子，誰都知道是寶號規模最大一點，要是連四百塊的存項都不付，那麼年底近了，怕對於寶號也大有不利吧。』他引用了他最精粹的一點口才，那種嚴肅的神氣，比較學校裏開什麼紀念會時，對着來賓及全體學生的演說，更遠勝多多呢。

張伯宏却還是陪着笑臉，『這個要請黃先生原諒一點，老闆有吩咐，我們不得不聽，程先生說是廿五一定回來的，只好請黃先生在那時候再過來的了。』

他簡直有點不能忍受，明知賬房的話，老實在哄騙自己，他眼看自己這四百塊錢的摺子，將變成廢紙。他好幾次想說：『你別胡說八道吧，我已經知道協大要倒閉了。如果你

們不給我提存項，我索性把這消息宣揚開去，到底離年底還有二十天光景，看你們上算不上算！」然而他屢次把這些話嚙了下去。看着張伯宏那副一味陪笑的態度，心裏的一團怒火，真有點莫可奈何。

結果，張伯宏的笑臉勝利了，黃志高忿恨地走了回去。他最後還握着一分希望：倒閉的話，也許是過甚其辭的吧。

第二天，一位年邁的太太來結算利息，她是並沒知道任何風聲的。張伯宏雖還是照例陪着笑臉，可是又換上了一種口吻：

「老太太，我們跟你商量一下，請你到年底來結算吧，今年是老關盼咐了的，一律到年底才結算。」

老太太瞪圓了眼睛，連眼皮上的皺紋都打了結。「我在這裏存了五年，總是在這時候結算的，怎麼今年又換新花樣呢？我有事情要錢用，等不到年底啊！」她有點焦急了，如果她知道是倒閉的緣故，她不知要駭成什麼樣子呢。

「老太太你別着急吧，老闆作的主，我們不能更改的人數多，事情總要辦得，一律對不對？今天我替你算了，明天別人面前我不好說話咧。老闆是一個說怎麼就怎麼的人，他說的話我們總得聽從的。」

「唉，誰跟你張先生來講道理。我存進來的時候是雪白的洋鈔，卻使我今天要提本，也得由我。現在我又不提本，只要算利息呀……我明天等着錢用，不要就誤我時光了！」

這個八十二歲的老太太，說到這裏，因為太激動的緣故，連頭也顫動着了。她是等着算出一百二十塊錢的利息來，分一部分去料理她妹妹明天的喪事。這個年邁的老太太，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昨夜死去的七十五歲的妹妹，是唯一的親人，存在協大綢緞局的一千塊錢，是唯一的財產了。她每年將一百二十塊錢的利息，作為生活的費用。那昨夜死去的妹妹，是比她更窮苦的老太太，兒子有瘋癱病，孫子在南貨店裏做夥計，每月賺十塊錢。她看在自己妹妹的分上，又看着他們一時在喪事上短少開支，就願意幫助他們一點。又

那裏知道今年的協大綢緞局變了花樣，一定要年底結算呢。

「張先生，我是每年這時候從你手裏算利息的，老闆是有錢的老闆，早拿半個月，他也不在乎這一點。」老太太伸手從黑斜紋布的棉襖裏，掏出了給手帕裹得好好的一個摺子，送到張伯宏面前。

「老太太，你要弄清楚，我是吃東家的飯，不能作主的呀。」張伯宏笑了，但笑得十分不自然。

「我不講你們這些話，我只認識你們這井店。快算給我吧，人家有喪事要錢用，不是玩的！」

這時候，門口走進一個中年人，頸子縮在圍巾裏面，臃腫夾着一個四方的小包。張伯宏本來陪着老太太坐在「劃一不二」那塊金字牌下面，看見中年人進來，認識是本地一家布廠的經理，連忙站了起來，回到隔壁一間去了。留下那個一臉皺紋的老太太，焦急地自語道：「這麼大一家舖子，連結算利息都認真起來，老闆賺錢賺得太精明了，停會我

索性提了本。」她痠瘦着身子走近玻璃櫥那邊看看那些花花綠綠的綢布，却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穿着得十分臃腫的，進來對夥計說要見老闆或賬房。老太太覺得這男人極面熟，才停住腳端相一下，那男人正轉過臉來，老太太才認出是多年不見的一位遠親，姓唐名柏生。這長滿鬍子的男人聽說賬房正有客的，就過來和老太太打招呼了。

「好久不見了。三少爺，怕是已經抱孫子了吧？」

「孫子倒有兩個咧，只是窮忙得很，像是好幾年不上表嬸那邊來了。今天表嬸上這兒來剪衣料的，停會兒過我們那邊去坐坐。」

「改天來吧，你們搬了家，我就沒有去過呢。今天三少爺到這裏給孫兒們剪衣料過新年了。」

「我另外有點事。」那長滿鬍子的三少爺輕輕地說了這一句。

何老太太給門口直捲進來的一陣西北風，撲得噙了起來。在家裏烤慣腳爐的，此刻站在店堂裏面，兩腳凍得快有點發麻呢。他看看那販賣珠寶的三少爺，幾年不見，也蒼老

了許多。憑着她八十二歲的老花眼睛，也看見黑絨小帽底下，鬢腳有點兒花白咧。

『我今天要來算一點利息，却等得人這麼心焦……』老太太忍不住心裏的焦灼，停一會又痠癢着走前去搭話了。

『表嬸也聽到這裏的風聲了嗎？』那男人急急地問，可是輕輕地，向何老太太走近了一步。

何老太太聽了却張大着嘴，半響沒說話，『……什麼風聲？』

那男人給何老太太這種驚駭的模樣，彷彿也嚇糊塗了。『我以為表嬸是得了訊息的，表嬸也有存項在這裏嗎？』

『是啊，可是三少爺說是什麼風聲呢？』何老太太驕是也輕輕地回答，一顆心却跳得厲害起來，她想到張伯宏爲什麼不付利息的緣故了。

一個夥計聽到何老太太的話，回頭看了一眼，又低下頭去看着報紙。

唐柏生皺了皺眉頭，『你表姪媳也有三百存在這裏，今天聽人說這裏靠不住，所以

我來提存項的。」

「哦——何老太太眼前一陣黑，差點兒摔了下去，幸而背後是一個玻璃櫃子，才把她擋住了。她的嘴唇翕動了好一會，才說：『我還睡在鼓裏，什麼都不知道，嚶，三少爺，我今天幸好碰到了你。』」

何老太太的臉色委直變得太蒼白難看了，使那個長滿鬍子的男人倒覺得爲難起來，何老太太却回身往隔壁走了。正好張伯宏送着剛才的中年客人出來，何老太太不便說話，就等着他把客人送到門口。

「張先生，你還不給我算利息，我今天就一起提了本。」何老太太沒等張伯宏走進店堂裏邊，就走上前去。

張伯宏苦痛地裝了個笑臉，「老太太我話都說完了，請你原諒一點，老闆在廿五回來，那時候你再來提存項好不好？」

他不防右手裏又走過一個唐柏生來，劈頭就是那麼一句：「張先生，我也是今天來

提存項的。』唐柏生那一臉的鬍子，一臉的認真神氣，張伯宏在匆忙中竟答不上話來。他趕忙和氣地微笑一下，遲疑着半晌道：

『請裏面坐，裏面坐。』他讓着唐柏生和老太太。

到了裏面，張伯宏不等兩個客人說話，他先搶着道：『兩位都是提存項的，我們老闆有事情到上海去了，廿五一定回來。所有提存項結算利息的事，今年都要到年底。』他又特別對着唐柏生：『剛才我對這位老太太，已經說得極明白了。』

『我只要錢，別的都不跟你講。』張先生，人死在床上等錢去料理呀，我那裏管得了你們老闆什麼呢。……你們不知是鬧的什麼花樣，我靠着這一千塊錢活命，靠着這一千塊錢料理我後事的，你們要鬧花樣，也不能鬧到我們老太太身上來啊。』何老太太一雙乾澀的眼眶裏，湧上了兩大顆淚水。

『張先生，老闆有私事到別處去，想來不會把一切事情都等到年底去辦的。譬如我今天來歸還一筆賬款，寶號裏可收不收呢？』唐柏生狡猾地望着張伯宏的長臉子。

張伯宏苦笑了，然而他還是正經地答道：

「那當然是收的。」

「那麼存項當然也一樣的可以提了。」唐柏生搶着說。

「所以歸結一句話：是老闊的意思。我吃了他的飯就得遵照他的話做。老闆回來了，你們再請過來提罷。」張伯宏咳兩聲嗽，掏出手帕來抹抹鼻子。這兩天來，他陪着笑臉，陪着唾沫，把幾套同樣的話，說得連自己都不要聽了。

何老太太幾次要老實問他，老闆是不是這樣狠心；做倒賬做到存項上面來；可是她畢竟耐住了這股火勁。一遍兩遍三遍地催着張伯宏算利息。「這一千塊錢，就是我的性命呀！」她幾次用了手指敲着桌子說，一邊流下眼淚。要是丟了這一千塊錢，還活着做什麼呢！三十五歲上死了丈夫，丈夫丟給她一個十四歲的孩子，一所小屋子。而靠自己做針線把兒子養到十九歲，正預備爲兒子娶一房媳婦，老孟却又把她的兒子奪去了。以後就嗣過一個姪子，姪子又不學好；每月在米行裏賺十五元錢，做他的賭本還不夠呢。她跟

姪媳兩個還要養活三個孩子，簡直不能支持下去。而姪子賭得發昏起來，把家裏的動用東西，也要偷出去作抵押的。何老太太到了不能忍耐的時候，就把屋子賣了一千塊錢，存放在協大綢緞局裏，自己獨個兒借一間屋子生活着。

「表嬸是預備去料理誰的後事呀？」

「是我的妹妹呢，三少爺，可不是急死人！」

唐柏生聽着何老太太好半晌的訴苦，沒有機會提起自己的事，而且看着老太太這副可憐的模樣，心裏也不好受，果然向張伯宏說何老太太的利息是應該付了的，他自己準備明天再來交涉，就告辭走了。

張伯宏對於這位老太太倒有點無可措手。看她那着急得臉色發青的樣子，心裏也有點難受起來，而且任憑張伯宏怎樣說去，她都是不理會，只嚷着要錢。

三個鐘頭這樣地過去了，張伯宏一忽兒走往賬桌旁邊，一忽兒又陪着何老太太解釋一會。他知道要是完全不付，今天無論怎麼都不能哄走她的，可是錢吧，各方面陸續付

下的賬款，程之廉都陸續提了去。最後他在賬箱裏點了點數目，一共是廿多塊錢，便檢出了十塊，又陪着一個和氣的笑臉，送到何老太太手裏，和氣地說道：

『老太太，你就先拿這十塊錢。你放心就是，這裏到底是三十年的老店，不會逃到那裏去的。老闆說年底結算，他自然有原因。到年底再請過來，老太太說要提本，也請你年底過來。』

何老太太看看這兩張五元的鈔票，呆住了半晌。她眼前亂晃着一千塊錢的鈔票，堆得花花綠綠的；同時又晃着她妹妹的一條死屍。這一忽兒，她那過分激動的心，反而平靜了一點，只覺得自己的四肢冰冷麻木，胸口好像壓着一塊石子。

『廿五我再來，可不要說老闆沒有回來啊！』何老太太一邊走，一邊回頭來望着張伯宏說。

可是張伯宏在心裏暗暗叫苦。要是再迫近年底，他不知要給麻煩得怎樣了。債主們都看他做對手，有的訴苦，有的搶白，有的強詞奪理。何老太太走後，有一個婦人來逼得他

太厲害，他沒法對付，從後面的小門裏溜了出去。

『吃人家一口飯，真是不容易，老闆過不去可以躲起來，却叫我受這些閒氣！』張伯宏抱怨起來了。

要不是看在十五年的東家的分上，看在十五年來從協大得到的一些好處上，以及此後和程老闆的交情上，他真要向程之廉告辭，省受許多麻煩的。而且除了以上三個原因，也爲了在這個紊亂的時候，有許多零星的存貨，可以慢慢地帶往家裏，而賬目方面也可以弄點小小的玄虛。這些年來，他養活五個孩子，算起來還沒有剪滿十塊錢的衣料。程之廉雖精明，也只能在大處籌劃，這種細小地方，也無從防範的。有一年春天，他的大哥續弦，他爲女人剪一段零頭做夾襖，幾個孩子的衣料，都是先後帶回家來的東西。張伯宏也有他的好脾氣，所以要帶東西也容易。有時候夥計們公開分拆起來，他總是不論好歹不論多少隨便拿了一點，這不但顯得他客氣，也顯得他有賬房的身分，畢竟跟夥計們不同：既寬大又公正。使夥計們除了這種公開的分拆之外，不敢有別；奢望。但他獨個兒帶回

去的時候，就不會那樣隨便了，他正像一隻感覺靈敏的獵狗，無論大小的獵物，都不會錯過的。因此他在協大做了十五年，除了養活一家的人，也積蓄了六百塊錢，用了『良記』的戶名，存在協大綢緞局裏。當協大前幾年賺錢的時候，每年初四分紅賬，因着他賬房的身分，可以拆到一成，也有二三百塊錢。自從知道程老闆在交易所裏虧了本，就預備要把六百塊錢提出，因為錢莊銀行的利息小，所以沒有移動。今年秋天他常常看見程之廉皺着眉頭到上海去，常常跟幾家錢莊的經理往來，料到事情有幾分不妙，那六百塊錢在十月裏便全數提清了。

張伯宏一方面給協大的存戶纏得叫苦，一方面又爲了明年自己的飯碗，焦急得厲害。他過幾條門路，看來希望都很少，所以他近來和幾個夥計商議了幾次，等協大辦完結束，他們合夥到城外去開一家小舖子，大家是內行，老闆就是夥計，事情總不會怎樣失敗的。前天程老闆說是到上海去料理事情，找他去囑咐的時候，他趁機會把這個計劃向程老闆說過，爲的是他要在協大結束的時候，在生財傢具方面佔一點便宜。

六

劉元祺和程之廉在計劃中那條汽車路旁邊的五百畝田地交易成功的時候，也是協大綢緞局倒閉的風聲傳佈得最快的時候；而程之廉對於一向希望着的獨子，現在也覺得是隱憂之一了。他非但反對兒子離婚，更從這一件事情上，看出兒子只是庸俗無能的東西。最近他和金太太談起兒子跟金淑娥的事，看來金太太是很贊成的。她又告訴他程其俊在外面還有許多女性的朋友，不過自從和她女兒親密以來，對於別的女朋友也冷談多了。他原也猜到金太太的話不免有過分的地方，但也不會是完全玄虛的。

然而程之廉的隱憂還不止於此，程太太又在這時候失了常態。自從那天經醫生救治過來之後，一直在昏睡狀態中間，於是一連幾天醫生來替她診治打針，第二天上，也就是程之廉到上海去付款子的時候，醫生說她可以慢慢恢復原狀了。可是他當天晚上回

到家裏，阿香就急急告訴他：太太變了樣子咧。

那天阿香看見她精神比幾天來爽朗了一點，便爲她煨好蓮子，但端上去的時候，她就捏住阿香的手，顫聲問：

『誰把我的首飾都偷了呢？怎麼兩個長牙鬚的人拉了我的手，還把個皮帶什麼的，送到我嘴上來，想堵住我的嘴！你聽，他們又響着腳聲來了。』

阿香不懂程太太這些話，可是一看她兩眼的認真神氣，一時竟又糊塗又害怕起來。『噯，你說啊，誰偷了我的首飾的？』

『沒有人偷太太的首飾呀……』

『那末兩個長牙鬚的人呢……』程太太瘦削蒼白的臉上，忽的苦笑起來，而她苦笑時的一臉駭人樣子，真使阿香毛髮都直豎的。

『太太，兩個長牙鬚的是醫生，來替太太看病的。』

『醫生……連你也騙我了，阿香。他們拿過一條皮帶來堵塞我的嘴的……我都知

道了，你們還騙我……」程太太說到末了又苦笑起來。

阿香嚇得心頭不住地跳，她半天伴在程太太床邊，不敢向程太太的臉注視到一分鐘以上。好不容易等到程之廉回來，阿香立即把程太太可怕的样子告訴了他。

程之廉燃起一支白錫包來，又在書房裏踱方步了，四方臉子上的稜角，好像又立刻增加了許多。

「真想不到在事業上這樣失敗，家庭又如此慘變的！」程之廉到這個時候，不免有點日暮途窮之感。本來他對於這次的破產，並不感到怎樣的驚惶，他是正預備着像劉元祺所說：換個題目做做的。而且他對於以後那個未來的題目，正抱着不小的雄心，他覺得在人生的途上翻這樣一個筋斗，也並不值得驚異。然而他從兒子鬧着離婚的事情，勾引起許多感觸，如今太太又失了常態，才不能不使他深深地感慨起來。等他的白錫包烟蒂丟進了缸裏，便輕輕地走到上房裏去了。

程太太聽得腳聲就推開了被，慌張地問阿香，可是有人來偷她的首飾的。

『你應該好好地靜養，不要操什麼心。首飾好好地在你箱子裏，沒有人動你。』

你騙我，他們還要拖你去，拖我去……誰叫你欠了人家那麼多的錢……喏，你們聽吧，不是他們又要來堵住我的嘴了嗎？

『好好地，別那麼胡思亂想！』

程太太張大了二隻眼睛望住了程之廉：『你說的什麼呀……我什麼東西都沒有了，我的首飾都給偷了！』她又望住阿香：『你以後不准少爺進來，他就是跟這些人一黨的。』

程之廉吁一口氣，心裏十二分難受。

『真的你別胡思亂想，好好的靜養才是。你若是不信，我拿給你看怎麼樣？』然而他記起鑰匙要從她絲棉襖袋裏拿的，這是太太幾十年來的習慣，一大串鑰匙坐臥都沒離過她身子。『鑰匙呢？』程之廉張開了手掌。

程太太立刻兩手按住了胸口，臉色更蒼白起來：『你又要我的什麼東西呀……』

『我要把首飾拿給你看呢。』

『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你還要什麼？』

程之廉知道沒有話會使太太相信，便吩咐阿香好好服侍着她，自己回到樓下去了。他請了醫生來商議，他們也以爲這不是短時期能夠治好的病，而且也不是醫藥能治好的病，這是精神的變態，需要實生活上的恐怖慢慢消除了，才可以復原。他還想請醫生去診治一下，他們也據理拒絕了：

『這種神經錯亂的病，多見生人更容易使她精神反常的，我們看過她的病，她記憶中就認爲是有害於她了。我看還是讓她靜養的好，不能引她想起一切感動的事。』醫生只留下一點安神的藥。

程太太的病跟着日子沉重起來，她不說話的時候像一個沉重的病人，但是她張大眼睛說起話來，却比平時精神要好得多了，她在平日從不一連串說上許多話，也從不那麼精神抖擻的。

程之廉每天抽的白錫包，比平時增多，在書房裏踱方步的次數，也比平時增多了。他吩咐過幾個底下人們，除了他指定的幾個客人，此外無論那一個親戚或朋友，都要回絕，即使是女客，他也不願意接見。所以他不到外面去的時候，終天在自己的書房裏；太太的上房，也難得去探望一下的。

這一天下午他正在計算賬款，阿二走來告訴他，林老太太來了。男女僕役們只要在東家那邊得到一點意外的好處，他們做的事情倒十分道地，每次總使程之廉安穩穩避過的。今天林老太太來，他們懂得不再像別的生客一樣說是老爺不在家，老實讓他們回身就走，或者因着客人們要求在裏面守候，就讓他們在客廳上寂寞地守候着，寂寞地抱怨着，到後煩躁地走了的。林老太太非但是親戚，也非但是女客，平時本來和程太太往來很親密，所以黃媽照舊陪着一副善於奉承的笑臉，廚房裏的張媽正巧走出來看見了，也是滿臉堆着笑，問着林老太太的身體好，告訴她程太太正病在床上的事。這兩個女僕陪着林老太太進來的時候，程之廉早從後門走了出去。林老太太却不及往常那樣的高

與，臉上的笑影有一點黯澹，連圓狐旗袍上面有顆金紐子也不及平時一樣的閃亮，便是隨身帶來的幾件禮物，也並不怎麼講究了。要是在往常，她聽見程太太有病，即使在黃媽張媽面前，也不知要見得怎樣的吃驚和關心咧。然而今天的林老太太只是微微的驚訝一下，又第二次問着黃媽，老爺是到那兒去了的。

『老爺特地到上海去爲太太買藥，聽說還有別的事，兩三天就要回來了。』

黃媽陪林老太太走到太太房裏去，張媽知道太太病着怕待慢了客人，就去請少奶奶了。這時候程太太正在恐怖地鬧着要逃，一定是什麼人又要來硬逼她的東西。直到她看見進來的是林老太太，便呆呆地端相了一會，才恍然說道：

『是二姑呀，你可看見兩個長牙鬚的人，要把皮帶來堵塞我的嘴嗎？』

林老太太聽了這些話，一時不知道怎樣接嘴上去。而憑着她一雙六十多歲的眼睛，也覺得程太太的臉非但十分清癯，還可怕得很的。林老太太一時正在找不到話說，少奶奶倒進來了。這是一個廿一二歲的女人，圓圓的臉，細長的身材，左眼角上面有一個小小

的疤。雖然是含着微笑向林老太太打招呼，可是在眉宇之間，還留着許多哀愁，而態度也並不自然的。

『二姑，你倒來得真好，我們好像許多日子沒見過咧，我告訴你，我現在苦得很，什麼人都來逼我……』程太太皺緊了眉頭，滿臉是不勝苦痛的樣子。

『三奶奶，你不要多說話勞神，沒人來逼你的，你好好的養病要緊……我們還是秋天見的面，一過又是三個月了……三奶奶，你這個病是什麼時候起的呀上次你們要張先生到我那邊來的時候，還說你是好着的。』林老太太慢慢地說。『是在往常時候，她和程太太說起話來，總是親密密，有聲有色的，如果看見程太太生了病，她一定像對於自己的女兒一樣，在言語之間，也十分體貼。然而今天她心緒既不好，看見程太太這種可怕的样子，又覺得有點淒涼，所以說話和態度也和從前不同了。』

然而程太太都不理會這些，她忽的推開了被，鄭重其事的說：

『二姑，我正要告訴你，我的首飾都給人家偷了，現在我是什麼東西都沒有了呀！』

林老太太和少奶奶連忙替她蓋好了被。林老太太便問着少奶奶，程太太這個病醫生說了些什麼話。兩個人不着邊際地談了一會，少奶奶本來心裏抑鬱得很，推說去料理點事情，就走了。林老太太一邊慢慢地呷着茶，一顆心却給什麼東西壓住了似的，越來越重了。她覺得心裏的一個疑團，已經揭穿了大半。本來爲了前次張伯宏去暫移的二千塊錢，她已經有三數天要來了，只是近幾天天氣分外冷，一滴水剛掉下來就會凍成冰，而且西北風又刮得大；林老太太因爲上了年紀，出門頂怕風雨的，所以就挨着不想來。她以爲遲了兩三天不送還，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表姪子是她信任的人，年關近了，忙着店務，遲宕一點也是情理。可是昨天顧太太來要還五百塊錢，而且悄悄地向她說：

『你表姪子那家綢緞舖子風聲不好啊！我聽人說要倒呢。』

她聽了還以爲是顧太太故意開笑話，不放心自己的五百塊錢，才那麼疑神疑鬼的。顧太太你就是這副胆小脾氣，又不放心五百塊錢了，却跟我來說笑話。』

『誰跟你來說笑話的？』顧太太的矮小身子好像要從地上跳起來。我們是好幾年

的佛友，這種地方我不歡喜說笑話。我有一個親戚前天向協大提存項都提不出，外面風聲真不好。」

林老太太這才瞪着眼不說話了。但是這事情畢竟太奇突，怎麼好好的一个表姪子，綢緞舖子忽的倒起來而且倒起來的話，她又怎麼一點都不知道呢。

『我那五百塊錢約定明天有人來借，明天做據筆，所以我今天不能不拿回了。昨天就想來，可是昨天頭痛，一天不好過。』顧太太煩惱地抽着水烟。

『喏，顧太太你又來了，我們是幾十年要好過來的，今天一朝你又不信任我了，我知道你不會少這五百塊錢等着明天借給人家的。協大綢緞局不論倒不倒，至多我賠你，也不少你這五百塊錢。不過今天我手頭湊不攏，年底歸還你就是了。』林老太太嘴裏雖這麼說，心裏却也捏着一把汗，要是表姪子真有什麼三長兩短，這五百塊錢準是賠定的了。不過眼前總還不肯拋出去，好像五百塊錢一送到顧太太手裏，好比掉在海裏一樣了。不知說了多少好話，才哄走了顧太太。然而她整整一夜沒有睡好覺，始終斷不定顧

太太聽來的風聲，是不是當真。表姪子是她素來誇讚的，他手裏也掙過不少的錢財，怎麼不聲不響地就會倒起來。這樣一想，她覺得風聲一定是不可靠的謠傳。然而想到自己的存項及暫借的錢，又覺得風聲大半是事實了。今天林老太太來，一半是觀探情形，看看外邊的風聲可有幾分真實，一半是充拿回二千塊錢的。現在她看了程太太的瘋癩樣子，聽了那古怪的話，便猜中風聲不只是謠言了。

林老太太接過阿香送上來的水烟袋，看見程太太閣着眼睛安靜了一點，便輕輕地問了阿香許多瑣屑的事情。可是她心裏好比有幾百頭螞蟻在爬，猜想着是表姪子過意躲過她了。本來如果表姪子不在，她所謂三奶奶的表姪媳面前，也可以道一個究竟，而且她們是素來談得很投合的。那暫移的三千塊錢，也可以向三奶奶要。那裏知道程太太變成這樣的半痴半獸，看來也不能談什麼話了。至於少奶奶，那是根本談不到的。這樣的新派女人，她本來看不上眼，大概是跟她自己的媳婦一類的；而且一向客氣得很，她認爲也不必去探問。林老太太抽了好半天水煙，看看程太太閣着兩眼的蒼白的臉，含有邪氣的

眼，想到流在外面的風聲，躲在外面的表姪子，又問起程其俊，阿香只說是難得留在家裏的。眼看這些景象，她真覺得有滿目荒涼之感了。

屋裏屋外都靜悄悄的，只有西北風碰在窗子上輕輕吼着的聲音。林老太太的心裏十分紛亂。她躊躇了好久，才想起張伯宏來，錢是他經手的，也該找他來問個明白才是。何況他是協大的賬房，他當然也明白一點實情，所以她就吩咐阿香打電話到店舖裏，要張先生立刻就來。

果然一刻鐘光景，張伯宏就來了。原來程之廉從側門出去以後，就到了金太太那邊，立刻打了一個電話給張伯宏。他料到林老太太在家裏找不到他，一定要找張伯宏說話，所以他叫張伯宏調二百塊錢還她。他想來店裏已經四天不去支錢，無論外面風聲傳佈得怎樣大，三四百塊錢總有着的。今天他在匆忙出走之間，覺得這位表姑母的錢也可憐。他自己本來是負了滿身的債，多還了這個，就少還了那個，他自己留下的一點現錢，幾個月總能維持下去的了。因此他決意還一點給她，也好堵堵她的嘴。

林老太太看看張伯宏放在她面前的二百元鈔票，臉色難看起來了。

『這個是將就不來的，當初因為知道是暫移的事，又是親戚的分上，我才答應了，而且張先生也知道五百是由我代借來的。……存項的一筆，我就放着不談，這暫移的二千塊錢，今天我一定要拿回的。』林老太太和氣的時候使人覺得她是最慈善可親，但是她生起氣來，那一臉冰冷的神色，又逼得人極難堪。

張伯宏却畢竟不是自己的事，對於林老太太這副冰冷的臉色並不覺得難堪，所以態度仍舊十分從容，像那天去商量款項時候一樣，笑着說道：

『老太太，你是素來知道程老闊的，也不用我多嘴。這次他到上海去的時候，特地對我說，無論銀根怎麼緊，你老太太那邊，總得就付二百塊錢。其餘的，他說眼前還兜不轉，不過也要儘先歸還你。』

『可是我拿出來的是花花綠綠的鈔票呀，張先生，你親口對我說至多十天一定能歸還，今天我表侄子出了門，我就問你張先生要財錢的事，不比別的事情可以馬虎過去

的！林老太太簡直聲色俱厲起來。

張伯宏反放低了聲音：

『實在也是運道不濟，不是程老闆故意辜負別人，這是老實話，老太太，這是老實話……』

林老太太的一肚子火氣，好似因為這幾句話消失一點；而且她也覺得跟這位賬房費唇舌，原是徒然的事，就把口氣放得柔和些說道：

『那麼他怎麼會跌到這樣呢？我在事前一點動靜都沒有知道啊。』

張伯宏好像要思量一下似的，呷了一口茶，才皺一下眉頭說：

『老太太本來跟這裏是來往親密的親戚，我才敢告訴你，看程老闆的樣子，近年來在交易所裏跌了個筋斗，至於協大方面，雖然這幾年市面不好，也虧下了這許多。』

『唔……』林老太太黯然了。她肚子裏却說道：『我倒看不出這位精明的表侄子會幹這種冒險的事情！』

張伯宏看見林老太太沉默着，怕她再要窘逼自己，就趁這機會告走了。這時候林老太太眼前正晃着程之廉一個頹喪的臉。林老太太常聽到什麼人家在交易所虧了幾萬或幾十萬，一家人就都走了黑運，有的怨命自殺，有的做了匪徒，幸而不跌得這麼厲害，那麼終身也不能過好日子了。她真料不到自己誇讚過的表侄子，也會幹這種事，更也會跌這一交，而且這一交不但跌了他自己，也跌了許多別人。單說她林老太太吧，就有三千多。因此她在一忽兒的同情之餘，又繼之以焦灼了。林老太太生平是很儉約的，只在菩薩面上化一些錢，爲她自己買點補品零食，此外就不肯隨便化用。她認爲兒子媳婦沒有孝道，所以孫兒女的分上，除了每年每人應有的壓歲錢，也不願隨便化掉一文的。現在這三千多塊錢，非但使她十分的傷心，要是給兒子媳婦知道了，更要給他們笑話哩。明處不用，却往暗處丟。

林老太太委實越想越傷心了！要不是黃媽來請她吃點心，她不知一個人在這書房裏要坐到什麼時候才好。又回到上房裏，吃了小半盅蓮子湯，就不能再吃了。心裏比剛來

的時候更焦灼，她這一肚子的怨憤是沒處訴說的。無論她平_日怎樣看着表侄子，怎樣跟程太太談得投契，然而總抵償不了這三千多塊錢的。這是花花綠綠一大堆的鈔票呀，又不是隨便可以得來的東西。林老太太是這樣想着。所以程太太這時候又張着一雙邪氣的眼，二姑長二姑短的向她訴苦，她再也沒有一點兒同情。

『二奶奶，沒有誰來偷你首飾的……像我才受了別人的騙，這種罪過的事，只有菩薩才明白。』

如果是平日的程太太，當然知道這句話裏帶着刺，然而現在的程太太只張大了兩隻眼睛，好像並不懂得林老太太的話，急急說道：

『是啊，二姑的話才一點不錯，他們常常騙我，長牙鬚的人總有一天來把我擰死的。』

林老太太是滿肚子的心事，所以沒理會程太太的話，只說了一句三奶奶得保重一點，就說是要去了。阿香趕忙去通知了少奶奶，一起送她上了車子。她憂鬱焦灼地回到家

裏，看見媳婦正送着四五個女客出來。林老太太對於這些只愛打牌看戲的女人素來就
看不上眼，此刻看着她們那種嬉笑的樣子，心裏更是不高興，還暗暗以爲媳婦故意在嘲
笑她的。她正在心裏老大的憤恨，老媽子却在她的院子裏急急出來扶住她，還輕輕告訴
她蔣太太已經等着好久了。

她一聽這句話，心頭又兜上老大的沒趣，背脊上覺得一陣冷。果然她還沒有走到起
坐室門口，蔣太太的寬大身子已經擋在她面前，一臉是不耐煩的樣子說：

『林太太，我等得你好苦，總有兩個多鐘頭了。』

林老太太含笑回着話，背脊上却又覺得一陣冷，胸口有點惡心起來，在跨上門口的
時候蹙了一蹙。幸而老媽子還在旁邊，趕快扶住了的。

那位蔣太太並沒注意這一點，她只管要林老太太坐上來大家好說話。這是一位五
十多歲大臉盤的太太，要是張伯宏前去暫移過一千塊錢的那位蔣竹君臉上沒有一顆
痣就跟這位太太的臉子一模一樣了。她也是和林老太太一樣，只願在菩薩面前化用些

錢的，她也和林老太太一樣，對於媳婦看不上眼，媳婦雖不愛打牌看戲，却一點都不能幹，又不曾奉承。不過蔣太太的節省着每一個錢，是爲兒子孫子積儲着家產。

「林太太，協大靠不住了，虧你是十幾年的老同伴，也不肯先來關照的！」

林老太太不免直跳起來，「蔣太太，你倒冤枉我，我要是早些就知道，怎麼不來關照你？真冤枉，我也是昨天才知道，所以今天去看看情形呢。」她心裏一緊張，四肢都冰冷得有點麻木起來，幸而老媽子就送過腳爐手爐來了。

「告訴你呀，」蔣太太也把兩腳伸到腳爐上去。「幾天前協大的賬房來暫移一千塊錢，我們因爲存在協大的一千多塊錢靠得住，又常常聽你說老闖怎樣殷實，人也精明能幹，那麼兜轉來大家都是熟人，應一應急用也是情理，就借給他們。那知他們在約定的時候不送來，我們到協大去要，才看出破綻，看見有許多人提存項，他們都不付。」

蔣太太看見林老太太只是皺着眉不說話，又氣急地接着說道：「我們自然是慢說存項，先要那一千塊錢，賬房却推說老闖出了門，隔三數天就要送來的……林太太你想，

今天是廿一了，這不是他們故意要詐騙這一千塊錢嗎？當下我知道事情不妙，要賬房寫張筆據說明幾天歸還，他却寫在我們的摺上，劃做存項了！林太太你想，有沒有這個道理！如果我那天不去，到今天還是蒙在鼓裏啊！她說得唾沫星子都擠在嘴角上了，可是她嚴重地逼視着對方的臉。

林老太太搖着头嘆了一口氣，『我也是啊，蔣太太，還比你多一千呢。』

『唉，真是阿彌陀佛！一千洋鈔呀，連存項二千多呢，』蔣太太的聲音響了起來。『林太太，你是自己的表侄子，他們總另眼相看的，今天……』

沒等蔣太太說完，林老太太就擺着手擋住了，又指了指院子外面，意思是別使她媳婦聽見。滿臉是氣急敗壞的神色說道：『蔣太太你交來說這種話，我現在是想明白了，一個人到了窘急的時候，還有什麼表侄子表姑母的！到底是花花綠綠的鈔票要緊多了！他存心要騙我，那裏又會另眼相看呢！』

林老太太說完話有點兒喘氣，她非但自己吃虧了這些錢，還要受蔣太太這種難聽

的說話，又要給媳婦他們嘲笑。

「並不是說來說去又要怪你，林太太，要不是我常常在我面前貧起那位表侄子，我們決不會存進一千多錢，別說暫移的一千了。」

林老太太氣得再也沒話說了。只是自言自語地：大家是花花綠綠的鈔票，我們總得向他要還的。可是她忍受不住背脊上一陣陣的寒冷，忙叫老媽子扶她到旁邊的躺椅裏去。剛走近躺椅那邊，林老太太的臉色一陣慘白，胸口一陣難過，便不由自主地倒了下來。幸而有老媽子在旁邊，否則早摔在地下了。

七

快近年底，斷斷續續下了幾天雪。天空老是那麼陰沉，偶然從雲隙裏漏出一絲淡薄的陽光，又給幾陣狂大的西北風吹散了。只有大街上十分熱鬧，沒有一刻不擠滿着人，有的含着笑，有的愁着臉，有的很安閒地要想到南貨茶食舖子裏去挑選一點過年的東西，有的是匆匆地要在這年底時候料理什麼事情的。可是無論那一類的臉色，都可以看出快是過年的時候了。

協大綢緞局倒閉的事，在這年底時候的小城市裏，使許多人感到恐慌憂慮，也使另外許多人增多了談話資料。協大綢緞局近幾天來，每天進出着許多人，張伯宏爲了這些把他看做對手似的債主們，每天總是說得口乾舌爛，臉子也好像瘦削了一點。其中知道程老闆住處的，就趕到住宅裏去。所以程府上的客廳裏，東書房及起坐室裏，每天也擠滿

了一些憂鬱惱怒的客人。

但是程之廉已經好幾天不回家了。他忙着安排幾處抵押款項的利息，有的本來是年底到期的，就辦着轉期的手續，這些都是有抵押的借款，所以債主們只要他利息結清，都覺得很放心，程之廉的破產對於他們是毫無損害的。除了這些事情，他也忙着幫劉元祺計劃那條未成的汽車路，此外，程之廉就老是躲在金太太那邊了。

程府上除了那個終天在床上胡言亂語，精神失常的程太太，以及抑鬱地懷着自己心事的少奶奶，此外就充滿着債主們氣憤的話，以及淒涼的空氣了。程其俊也是難得留在家裏的，自從程太太精神失了常，不要他見面以後，他更是每天走在外面，甚至有好幾天晚上都不回家裏。那位父親的程之廉，爲着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那天教訓幾句過後，也沒有機會管他了。他是準備着跟家庭作一次爭鬥，非跟金淑娥踐約不可的。程之廉在未來的事業上抱着雄心，他也在未來的婚姻上抱着雄心。爲了這件事情，他宛如一個勇敢的戰士，他覺得萬一和家庭決裂，到社會上去創立自己的新的地位，也許倒有很大的

發展。他鄙夷着自己的父親，會在事業上遭受這樣的失敗，連祖遺的家產都一起丟了的，他覺得只要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到社會上去活動起來，總有發達的日子。他是常常用一顆從未見過世面的心，這樣作着勝算的。然而有一次他來不及躲避，給一個債主糾纏着的時候，他就什麼話都不會說了。

『唉，這種強詞奪理的人，真是難得見到的。』他好容易給糾纏了半天能夠脫身後，憤憤地這樣自語着。而他那裏知道只會說說情話的嘴是不配應付世事的呢。

從此債主們因為找不到老闆要見小老闆的，沒有一個會看見過他。只有張伯宏受了程之廉的委託，跟一位從前做過訟師的程府上的親戚，留在程府上對付這些客人。陰歷十二月廿九三十兩天，在程府上進出的債主，真是絡繹不絕。有幾個不是只有這一筆錢財的人，知道事情沒有結果，又沒有好的耐性，坐了一會便去了。兩筆一萬以上的信用借款的債主項有聲和楊震東，各自坐在永康和久豐的經理室裏嘆氣，他們估計着程之廉宣告破產以後，將他所有剩餘的財產給債主們分攤起來，恐怕十分之一也不會分到

的，於是項有聲摸着月牙鬍子只是嘆氣，楊震東屢次移開那隻上好的獺皮帽子，抓着已經禿頂的頭皮，接着又獨自兒搖起頭來。雖然今年的銀錢業利息不薄，受了這一個損失，所餘也極微細了。

『這個奸滑的程之廉，我是不放他平平安安辦理破產手續的！』最後項有聲又摸着自已的月牙鬍子微笑了。

可是其他的許多債主們，都不會這樣的安閒，便是那個靠着田租在家裏安適慣了的蔣竹君，也是終日愁着臉，非但沒有心緒看武俠小說，連年興也一點鼓不起來；往常每到過年時候，他也幫着往大街上去採辦點得意的東西，尤其在餐桌旁邊，一家人一邊吃着飯，一邊讀着過年的瑣事。往住他母親要媳婦多做點豬油夾沙年糕，蔣竹君就笑着怪他的母親健忘，他近幾年已經不大愛吃豬油年糕，倒是棗泥和百菓的比較可口一點。於是做母親的望着蔣竹君肥胖的臉子，也笑着自己的記性壞，『一個人的胃口真要變的，我從前時候最歡喜吃甜，現在過分甜的東西也不來了。』接着蔣太太放下飯碗，把髮髻

上的金針用手帕揩拭一下，一面剔着牙齒，一面在冒着殘餘的熱氣的餐桌旁邊，和兒子談着一些瑣事。然而今年的蔣竹君家裏，却減少了一點昇平的氣象，常常把協大的二千多塊錢作了談話的中心。蔣太太更常常比擬着二千多塊錢可以添買多少可愛的東西，可以置買幾年的補品，總之，憑着他們的境況，這二千多塊錢也要四五年光景才得積儲起來，那裏可以平空地遭受這損失？於是蔣太太一有機會跟兒子在一起，就談着這件事。她一忽兒怨恨林老太太，如果沒有林老太太的介紹和鼓吹，他們不會存到協大去。一忽兒她又怨着那天張伯宏來商量的時候，不應該答應的，『現在的世界真是人心難識，好人是不能做了。……說來說去我是聽信了林太太的話。她的表侄子怎麼可靠，又看在她的分上，才答應了的。』蔣太太每次怨恨起來，總要怪到林老太太的。近幾天她上林老太太那邊去過兩次，但林老太太自從那天在程之廉家回來後就病着，她雖是因爲怨恨不過，仍舊抱怨了許多話，畢竟爲了林老太太病得厲害，不便怎麼逼她。然而蔣太太有時候也懊悔着不該貪協大的利息，早應該一起存在銀行裏的。『如果這一千多塊錢不存

在協大，這次什麼暫移一千塊的事，也不會有了！』母子兩人都抱怨着，都無法安慰自己。雖然從協大要倒閉的消息轟動這城市以後，他們才知道也有幾個熟人有存項在裏面。離他們不多遠的木匠阿根的大女兒，積着幾年來搖錢的一百八十塊錢，存在協大，阿根嫂因為丈夫愛賭，家用常常鬧着不夠，怕將來沒錢為女兒辦東西出嫁，所以大女兒做下的錢，對丈夫說明了不准移作家用，只能讓女兒自己添幾件衣着，其餘的，就一文兩文都積了起來。自從知道這個消息以後，女兒哭了幾天，不肯吃飯。阿根嫂心裏既疼又急，又怕着女兒鬧出病來。有的人家也是靠着協大的幾百存項，預備着將來作一筆正用的。蔣太太雖然覺得這些人的錢比他們的更可憐，然而她總覺得自己的錢更加心疼，而且她的數目又不小：二千多咧。

至於小學教師的黃志高，爲了協大的倒閉心緒不好，對於學期結束的事沒有比往年認真，在家裏又常常和他女人拌嘴。女人爲了這一筆錢暗地裏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心裏老是祈求着命運之神來保佑，使這筆數目將來仍舊不致落空。黃志高又不知體貼女

人的苦衷，往往把自己滿肚子的惱恨向女人身上發洩，女人的心緒本來也不好，兩個人便時常吵架了。他打聽明白程之廉的住所，便每天抱着滿腔的焦灼前去，可是每天垂頭喪氣地回來，在程老闆家只碰見許多同樣焦灼的債主，都是夢想着在這個年關的時候，老闆會想出一個辦法，至少利息能夠照付他們的。

在許多債主中着急得最厲害的，要算是何老太太了。廿五那天她到協大去找張伯宏，張伯宏告訴她老闆是回來了，不過今年協大生意不好，算利息要到大年三十，支本錢要過了年關，何老太太真急得兩腳直跳，她忍不住一面罵老闆和張伯宏騙人，一面滴下幾顆眼淚。她知道等在協大也沒有意思，本來是知道老闆住處的，就不怕路遠，不怕幾天積雪過後泥濘的道路，冒着陰寒的西北風，趕到了程老闆家裏。鬧了半天也不見老闆或小老闆出來招呼，只有幾個跟她同樣要找老闆的人彼此焦灼地訴苦。何老太太急得只是流淚，她老是說着寧願死在程家，不願空手回去的。到傍晚時光，還是另外幾個債主們看着心裏難受，硬勸她回去，才沒法叫程老闆的包車送去了。可是何老太太在第二天畢

竟又來了，她還帶了被，如果老闆不付她存項，她就在這裏過年，也許永遠住着下去，丟了這一千塊錢，她甯可拚了這條老命，否則她將怎樣生活，以後將怎樣料理後事呢？

於是黃媽和張媽給她在東書房的後半間端放一隻榻，因為後邊一進的屋子，不便給這些生客佔居的緣故。

大除夕在陰寒的西北風中，歡喜和憂慮焦灼各種不同的人們心理中，緊張地到了人間。對於協大綢緞的倒閉受到損害的人，格外的憂急和惱怒了。明知僅僅在這一天，他們的存項或賬款不會有拿回的希望，可是大家還是要走這一趟，而其中也有像何老太太那樣幾天就住在這裏的，也有預備坐到深夜，看老闆怎樣對付的。除了程老闆破產却不受影響的幾個有抵押品的債主，忙着結算別的賬目的兩家錢莊的大債主，以及幾家只收到賬款十分之一二的綢布廠家，此外單就八萬多存項方面，也有七十多個戶頭，其中尤以一百二百元的存戶占着多數。於是程之廉家的小客廳，裏兩邊的書房及起坐室裏，常常充溢着嘈雜的怨憤的說話聲音了。

『媽，帶我來看什麼熱鬧呀！』牽着一個婦人衣角的孩子，把一條掛在上唇的鼻涕，禿的一聲縮了進去，抬起臉來不耐煩地問着。

那婦人快近四十的年紀，有一張操作慣了的臉。那件藍布的罩袍，看來因為洗過後縮小了，把裏面的棉旗袍裹得緊緊的，下邊還露出半寸多。她正在跟另外幾個女人說話，聽着孩子吵鬧，就低下頭去生氣地說：

『你這傻孩子，誰說到這裏來看什麼熱鬧的？我對你說在家裏看姊妹們打掃過年，跟我來沒有好處，你偏要鬧着來！』原來這女人就是木匠阿根的老婆。她雖是大聲地罵着孩子，因為這東書房裏的人多，大家又只顧說話，不說話的幾個也只是呆呆地好像想心事，所以也沒有人奇怪着她。

孩子給搶白了幾句，也不敢說什麼了，仍舊溜着眼睛向面前的許多人張望。他不懂得媽媽爲什麼不高興，有時候媽媽或姊姊帶他去看熱鬧，總是柔聲和氣地指點他看長看短的。

「告訴你啊，嫂嫂，我是苦吃苦用積下了這一百塊錢，孩子多，柴米又貴，真不好活命。原想積上一點錢，有什麼事情才動用的。……現在，要是他（指她的丈夫）有一個半個月的病，就沒有辦法了。」一個穿着黑馬夾的婦人說。

「你一百嗎？比我好一點，我一百八十呢！又是阿囡搖襖子積起來的錢，她知道協大要倒閉，就哭着鬧着，兩天沒有吃飯，你們說我得怎麼辦？……還要叫阿根笑話，他說命裏是窮人，本來不該積什麼錢，還是像他那樣賭賭錢，倒是頂實惠的，你們想，要不要氣死人？」

旁邊聽着的一個滿臉雀斑的女人，感慨地嘆一口氣，她倒並不爲了同情阿根嫂，因爲她越想越覺得自己的一百塊錢最冤枉。她瞞着丈夫把平素積下的幾十塊錢，又把前年她母親病重時候偷偷地給了她的兩隻金指環去換了錢，才湊合成這一百塊，現在協大倒閉了，她又不敢向丈夫說明。丈夫在這年關時候，本來因爲缺少錢正在煩惱，而且生性又暴躁，要是知道了這件事，非但會把她痛罵，以後的日子也不會好過，一定以爲她老

是在暗地裏積儲着錢的。她眼見坐了兩個多鐘頭，沒有什麼眉目，就告訴着阿根嫂她們，她要先回去了。

『還坐一回吧，橫豎大家都守着，有些人說老闆找不到，一定要小老闆出來說一句話，簽一個字，將來住宅和市房變賣以後，不能移作別用，一定要給存戶們分攤。』阿根嫂告訴她。

然而那個滿臉雀斑的婦人搖了搖頭，她告訴她們，丈夫既不知道這件事情，她不能在這裏留得太久的，何況今天是大除夕，還有許多事情因為她心緒不好沒有做好的，必得回去料理一下咧。這婦人走了以後，坐在阿根嫂她們斜對面的一位老太太插嘴道：

『小老闆也不見，大概也躲過了，剛才我在隔壁客廳裏聽幾位先生們講，二十過後這裏已經坐滿了人，也沒有個辦法，今天看來坐一晚也沒用了。』

於是阿根嫂她們跟着這位老太太的話，嘆了一口氣。這裏幾個女人的聲音停了，坐在近門口和一位胖男子說話的黃志高的聲音，就分外響亮起來。他却完全不是在家裏

把惱怒向女人身上發洩的那副嘴臉，他照例按着他的習慣，用着教師的身分，開口閉口是一些議論，他贊成去找小老闆來，簽一個字據承認將兩處房屋抵償存項的辦法。那麼據他估計起來，至少可分攤到十分之四。

『大家當然還受着極大的損失，不過聽說老闆虧缺得大，比較完全沒有保障要好得多了。』黃志高顯得很有見地的說。

那個胖男子只是點着頭，一臉是嚴重的神氣，聽黃志高說到這裏，他又連連點動幾下頭，摸出煙盒來送了黃志高一支烟。

『媽，我不要在這裏看，腳疼啦，回家烘腳爐去。』站在阿根嫂旁邊的孩子，又拉着她的衣角了。

那婦人還不及說話，隔壁客廳裏同時有幾個很大的聲音，像爭論什麼似的，於是這書房裏有幾個人就趕到客廳的門口去了。

原來是一個二十幾歲的男子正在滿臉怒容地跟張伯宏說話。這男子有一張瘦削

而白暫的臉，左手還有半枝雪茄，夾在中指和食指的中間。客廳裏有幾個知道他的人，都在輕輕地說着關於他的話了。

這是一個本地有名的，只知荒唐的大老爺。他家裏本來也有十萬多家財，但他父親年輕時光是一名風流之士，所以到中年時候，一共也只剩五六萬了。他母親因為和丈夫不甚投合，三十歲上就吃了長齋的。這位父親雖在年輕時自己也荒唐過，可是對於三個女兒及這個獨子却管教得十分嚴厲。不幸這位獨子又不受教訓，管教得愈嚴，他就愈在外面荒唐。在銀錢上不夠化用，就往往立了『待父天年，當即歸還』的筆據，借下了不少債款。有幾個放印子錢的看中了這塊肥肉，就儘量借給他了。因此他的私債也有上萬光景。他母親雖有私蓄，却只知一味吃齋唸佛，兒子跟她商量起來，每年也只肯貼補二三百元。這次協大倒閉，他母親存有一千五百塊錢。這老太太自己到過協大兩次沒有結果，就交兒子辦理了。將來無論能拿到多少，兒子也可以到手一半，他自然一口就答應下來。他已經見過張伯宏一次，張伯宏對於這位少爺真弄得哭笑皆非。那天他硬要在協大搬走

五匹綢緞，張伯宏苦苦地爲他解釋，也向他情商，他總是一口咬定要挑選五匹搬走的。張伯宏用說話既不能使這位少爺取消原議，又不使放出太不客氣的態度，就答應當天晚上准他來帶走兩匹。這位少爺本來難度這個年關，即使是兩匹綢緞，對於他也不無小補。今天他進來一找到張伯宏說話就十分難聽，態度也十分難看，幸而經程府上那位做過訟師的親戚，用好話勸開了。

這小客廳裏也有各種各色的人，三個兩個地聚在一起，都是一副焦急惱恨的臉色，有幾個剛從外面進來的人，還帶着一個凍紅了的鼻子。那個年輕男子和張伯宏爭鬧幾句之後，就走到西書房去了，於是這寬敞的小客廳裏雖是有着許多人，却見得十分寂寞而淒涼。只有中間兩隻椅子裏兩個上了年紀的男子，還是認真地隔着桌子講話，商量着以後怎樣請律師組織一個債權人會的事情。何老太太坐得離他們不遠，她聽了一會，不能完全明白這些話，就走到珠寶商店的唐柏生面前去說話了。

下午四點多鐘，天空又很緊密地飄着雪花，天色也分外陰沉起來。大除夕本來很少

有好天的，不過在程府上這些客人看來，今年的大除夕格外陰沉而寒冷。聽誰說了外面正飄着雪的話，各人都不免向窗外張望一番，憂鬱的心緒，跟着天空一樣，慢慢地格外陰沉了。許多還有家事要料理的婦人，想着明天過年以前還留着許多事情，都失望地抱怨着回去了。許多男人，有的因為也有另外的事情，有的不耐煩再坐下去也陸續走了不少。

傍晚時候，程之廉家的小客廳裏，在明亮的電燈光下面，寂寞地還坐着六七個人。這幾個都是像何老太太一樣，不願回家過年的了。她們是失了這一筆存款，就覺得以後不能再生活的。其中也有一個靠着做針線活命的寡婦，帶着一個七歲的孩子，坐在客廳的角落裏。

『天冷啊，越坐越覺得冷咧。』這位左眼皮吊起的寡婦，抱着手指都凍紅的孩子，望着窗外自言自語地說。

窗外的雪花越飄越緊起來，客廳裏的確更寒冷而寂寞了。照得滿客廳雪亮的燈光，好像也搖搖不定有點顫慄的樣子。遠遠有什麼人家燃放爆竹的聲音，無力地傳到這小

客廳裏，使坐着的幾個人都不約而同的嘆息一下。

這小城市裏，和協大綢緞局的倒閉有關係的人家，沒有幾家能快樂地過這除夕，而盼望着新年到來。有些失了這一筆存款還不致大受損傷的，也多是悵悵不樂地度着這年關，對於臨在眼前的新年一點也感到不興趣。有的人家就怪着家運不好，所以一邊擺設着新年初一供奉的香案，一邊在心裏決定着多磕幾個頭，希望明年能交得一點好運。至於苦苦積了幾年才湊成一兩百整數存在協大的幾個婦人，都忘了往常在大年三十應有的忌諱，咒死詛活地抱怨着了。正在一般人家吃年夜飯的時光，住在城外一條小巷裏，有一百塊私蓄存在協大的一臉雀斑的婦人，拿起一把小小的剪刀，作勢往自己喉頭刺去了。

「你逼我，好，我死給你看，你總沒話再說了！」

這婦人因為知道協大倒閉的消息以後，心裏憂急不過，忍不住在鄰居們面前漏了風聲。今天下午他丈夫在外面沒法籌設到錢，回家來等了好久不見他女人，不免在孩子

們面前生氣，隔壁一個婦人就那秘密告訴他了。於是等他老婆回來的時候，他就罵着她，逼着她。說她一定另外還有錢，要她拿出來還債。現在這個額角上長滿青筋的男人，看着她這危急的樣子，只瞪了瞪眼睛，因為生着極大的氣，還賭氣不去把剪刀奪下來。幸而在竈間裏洗碗的大女兒，聽得她母親這顫聲顫氣的話，忙去了碗奔出來，看見她母親手裏的剪刀正張大着，便連跑帶跳的奔過去奪住這隻手。

『媽，你放呀，你放不放……』

另外一個七八歲的孩子，看見這個可怕的光景，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你走，』她推着女兒。『我今天不要活了，看這流氓再來逼我！』

婦人氣急了，全身都長起了氣力，她用力一掙，把女兒的兩手都掙脫了。於是女兒又去奪住了她的手，喊聲和孩子的哭聲，把這狹小的房子震得幾乎炸裂開來。

『死，你尋死我就怕了？你有錢去送給別人，却沒有錢給我還賬嗎？還說是一家人，哼，你死去，我不怕你詐的！』

『你還放屁！我有錢，怎麼不給你還賬？我藏着做什麼用，你倒這樣冤枉我……好，你打得我好，你再打！』婦人說着就要趕過去，可是右手給女兒拉住了，前面又擋着一隻桌子。

『我走了，看你跟什麼人拚命去，你有錢，討賬的人你去開銷就得了。』那男人狠狠地說了就走。

她哭叫着還想追去，可是給孩子們拉住了衣角。

『媽，你不要走啊，不要走啊！』

這屋子裏經過一番暴亂以後，連空氣也變得十分寒顫了。婦人抱起了哭着的孩子，也傷心地抽咽起來。

大除夕的爆竹，震動着飄滿雪花的天空，傳到這悲涼的小屋子裏，彷彿一聲沉重的嘆息。

八

大除夕在驚心的爆竹聲中，淒涼地過去了。爆竹聲靜寂了下去，人家過年時殺剩的雄雞，拖着幽長的聲音，哇哇

哇地叫了起來。那聲音動盪在五更時分的夜空裏，有如替一夜來困厄在憂急患難中的人們痛哭。那悲涼的叫聲把天空慢慢叫得泛出魚肚白色，新年初一的爆竹，又開始響着了。爲盼望新年而快樂的人，爲盼望春天而納悶的人，爲過年而焦急苦惱的人，聽到這刺耳的聲音，誰都在心裏感動地想：啊，新年到了。

每逢過年便收拾得十分輝煌的程之廉家裏，今年却蕭條得這個樣子：無論那一間屋子，非但沒有經過每次過年時特殊的打掃，反而比往常時候更凌亂，桌子椅子周圍曬着的花紋裏，都填着許多灰塵，地板也好幾天沒有抹過，失去了固有的光澤。尤其是客廳書房這幾間屋子，幾天來坐滿了找老闊說話的人，更見得又凌亂又淒涼，黃媽雖在深夜

客人們走了以後，粗粗收拾了一下，可是椅子、沙發這些東西，都好像失掉了牠們原有的位置，侷促不安地蹲在那裏。尤其起坐室裏，因為臨時爲何老太太她們幾個人搭了幾隻舖，更變了一付寒儉的樣子。每次過年時候，程之廉總把客廳和兩間書室裏的字畫換上了名貴的東西，現在却仍舊是平時掛着的幾件，而且陪着客廳裏一種凌亂的模樣，以及黃媽她們在大除夕的深夜裏匆忙間擺設起來的香案，更顯得灰黃而憔悴。

客廳中央擺設的香案，雖和往年一樣束着繡花的桌圍，上面還是大燭台和大香爐，然而冷清清的，只端放着四隻碟子，也不及往年的整齊。東廂房程府的祖先遺像面前供着的兩隻菓盤，也遠不及往年熱鬧，兩個荸薺和兩節紅菱甘蔗居然也占了兩格地位，居中一格的桂圓，一眼望去就會看明白是七個，各自安安閒閒地停在那裏，一點都不擠。往年每到除夕裏，程太太總親自監督着黃媽她們打掃屋子，因為大年初一是忌諱掃地的。等屋子打掃完了，程太太就叫黃媽她們把預先洗淨的茶盅碟子都排在桌子上，由她親自點了數，每個茶盅裏放了碧綠的茶葉，然後要黃媽用兩個茶盤盛滿了，放在吃飯間

的碧紗碗櫥裏。接着她又親自盪視黃媽把淨素的年糕切得端端方方的，盛在許多碟子裏，她自己剪了許多支二寸來長柏枝，另外用一個碟子盛着，等張媽明天清早蒸軟了年糕，一支支插在上面，然後去供天供祖先的。程太太一邊安排着，一邊就重複地告訴女僕們，供在什麼地方的應該用幾隻茶盅，幾碟糕糰。最後程太太又親自到客廳和東書房裏，再檢點一下香案上十二隻高脚碟子所盛的東西，是否合她心意，東書房兩個菓盤裏的東西是否配得精緻。然後到後進的吃飯間旁邊她一個人動用的那間起坐室裏，鋪起了紅紙，用小剪刀剪成許多元寶，預備等程老闆夜深回來以後，放過了封門鞭爆，把這些元寶封在每重門上的。

可是現在的程太太，完全變成了沉重的驚悸病態。自從協大倒閉的風聲被存戶們知道以後，程府上每天就有這些人來打擾，雖是程太太的上房和前排的客廳書房還隔着一個不小的天井，但程太太近來聽覺變得格外靈敏，隱約聽得生客們說話便驚駭得直跳起來，不但喊着長牙鬚的人要堵塞他的嘴，或是有人來偷她的首飾，她還說着許多

使阿香她們不解的話。有時她閣上眼睡了一會，醒過來就告訴別人她到過一處陌生的地方去，那邊有富麗的屋子，精緻的擺設，她還碰見了許多難得見面的生疏的人。有時候她又告訴女僕們她到過一個荒涼的地方，那邊有一個很大的破廟，許多可怕的鬼怪出來追逼她。有一次她剛睡去十數分鐘，醒過來又告訴着這一類的怕夢，外面客廳裏正有許多聲音雜亂地傳送過來，程太太就一把拉住阿香的手，叫阿香快帶她逃走；阿香和黃媽無論怎麼對她解釋她都不信，程太太的心裏還以為是鬼怪們在追她。阿香和黃媽又不能瞭解這種心理，還苦苦地告訴她是客廳上老爺的客人說話，不用逃走的。最後倒是廚房裏的張媽平覺一點，她走到客廳上去叫那位程府上的親戚上來，才把程太太哄得安靜了。這位親戚是程太太的表兄，因為他平時做事幹練，程太太素來信任他的，所以他哄了一番，才算不再鬧着要逃走了。

程之廉爲了躲避這些要找他的人，住在外面以後，也時常打電話給這位親戚，問起家裏的一切情形，有時也約他出去當面談話。關於程太太的病，程之廉也關心地問過好

幾次，然而大家都想不出什麼醫治的方法，程之廉在沒有辦法中間，也曾略盡人事地要那位親戚再請中醫和西醫診斷一下，然而程太太又鬧着不要見生客，中醫和西醫請了來也沒有診治。

程太太雖沒有一點熱度，然而這種奇怪的病，又因為晚上不能安眠，使她更變得蒼白而瘦削。大除夕那天客廳上的人聲實在雜鬧不過，程太太又恐怖得只是發抖，她問了許多使阿香不懂的話，阿香也給她嚇得暗暗地顫慄着。

『太太，你不要怕，那是老爺的許多朋友，他們高興着喝酒，才這麼鬧嚷嚷的。』

『老爺的朋友……』她睜大了眼睛望住阿香。『老爺呢……阿香……都是你們把他藏過的……我要跟他拚命啊……』

可是隔了半天程太太又好像忘了剛才說着的事，輕輕地對阿香說：

『阿香，我苦得很……你們什麼人都在欺我騙我』

程太太說這句話的時候却又完全像她平時愁慮着的樣子。程太太說着又淌下許

多眼淚，甚至抽咽了起來。假如往常時候，她在大除夕的日子不用說忌諱着哭泣，無論什麼不吉利的話，她都禁止任何人說的。然而程太太今天這悲涼的抽咽，連陪着她的阿香也背着身子抹去了許多眼淚。阿香看着服侍了多年的太太變成這個模樣，覺得很傷心，又怕她看見也就抹乾了眼淚，輕輕地爲太太捶着腿子。

程太太流了許多時候的眼淚，說了許多雜亂的話，又昏迷了許多時候，最後給大除夕的爆竹聲音驚醒了。阿香告訴她是除夕，程太太也不說什麼話。第二天正月初一的爆竹又把她驚醒的時候，程太太就鬧着要起來親自去點香燭，阿香她們雖是苦勸她也沒用，可是她穿好了衣服，阿香扶着她沒走上幾步路，就搖擺得不能支持，於是又躺在床上，而程太太的眼淚，又撲簌地滴下來了。

『太太別傷心了，今天是正月初一呀！』

程太太却更傷心起來，沒有說一句話，只是淒涼地淌着淚。

淒涼的景象，在這正月初一的清晨，便充滿在程之廉家裏了。程太太淌着淚時候的，

程少奶奶轉側在床上，正在獨自兒嘆氣。新年初一的第一聲爆竹驚醒她時，程少奶奶剛入睡，不上一個鐘頭。昨天晚上她聽着客廳和書房那邊直到深夜的嘈雜的人聲，又懷着滿腔的心事，她獨個兒坐到深夜三點多鐘才睡的。可是睡到床上一時又不能入夢，許多錯雜的思潮老是盤旋在她腦海裏。

自從程其俊和她疏遠以來，她早就料到這個裂痕永遠不會彌補的了。而她自己也覺得程其俊不像初戀時候一樣的可愛。戀時候，她覺得程其俊是非常乖覺，也非常溫柔的，而且那時候程其俊還能夠用功讀書，所以在學校裏的成績也好。她張乃芬和許多時髦的姑娘們一樣，既有熱情，又有喜歡和男性接近的脾氣，又覺得程其俊具有一個做丈夫的條件，兩個人的戀愛便加速度地增進起來。可是當他們結婚的時候，她一定要住上海，或者住在上海繼續讀書，而程其俊却不能答應她這個條件，因為程之廉和程太太都覺得他們住在上海太化費，而且程太太更以為娶了媳婦不住家裏，却讓他們小夫妻倆遠住在上海，非但有點滑稽，也許還要妨礙着兒子的讀書，於是堅決地反對了。程太太

還向兒子提了最後的警告，如果一定要住在上海，那麼她和程之廉根本要阻止這件婚姻。程太太本來就不大贊成兒子和張乃芬的婚事，她以為張乃芬從小就失了父母，在兒嫂手裏長大起來，一定不會管教得好，而且從小沒有父母的姑娘，傢奩又一定不會豐富的，有了這兩個原因，程太太就覺得不很可取，何況在上海讀了多年書的，又一定不是程太太理想中溫雅嫻淑的姑娘呢。程其俊在父母面前既沒法使他們變更主張，自己又急於要和張乃芬結婚，就不得不央求着她暫時依從家裏的話，好在他家鄉離上海也不遠，他可以常常回來，她也可以常常到上海去。只要他畢了業，他們就可以再到上海來組織小家庭。張乃芬當然不能十分同意，她是過慣都市生活，看慣都市的繁華的，要她靜悄悄地住到一個小城市去，她自然不能十分滿意了。然而有程其俊的甜言蜜語勸着她，而且他們對於結婚的一切計劃，也已經籌備妥貼，她也就答應了。所以他們結婚生活的開始，就播着不幸的種子。她非但在靜寂的小城市裏生活得不能習慣，尤其跟這位多病而不苟言笑的程太太生活在一起，她最覺得不能習慣了。張乃芬既然不慣於這種拘束的生

活，對於程太太的意思就處處不能依從，她覺得程太太簡直是一個古怪的東西，她寧願給程太太在說話中間針鋒地說着嘲弄的話，却不願委屈地去依從，於是姑媳間也就不大融洽起來。

她正在覺得生活上這樣的不滿意；而同時又覺得程其俊也不像以前的溫柔，對於她，反不及以前的愛撫，於是她又感到一點失望，不過那時她還承認是自己的多疑，但日子又過得久一點，她即使要安慰自己，也無從安慰了。

「俊，你怎麼對於我不像以前一樣了？」

有幾次她忍不住問他的時候，程其俊總是淡淡地說：

「我不像以前一樣了？」

她滿以為丈夫會驚奇着她的話，教她別這麼多疑，溫柔地告訴她許多未來的美夢，愛撫着她，使她相信他是始終十分愛着她的。然而，程其俊每次只是這樣淡淡的一句話，她覺得顯然是證明了他的確和以前不同了。於是她對於結婚生活，更漸漸感到失望起

來。

其實程其俊的對於戀愛，就好比一個孩子的對於玩具一樣，追求的時候十分熱烈，愛好的時候却十分短促的。在他的心裏，戀愛本來不是一件怎樣詩意怎樣神聖的事，他歡喜怎麼就怎麼罷了。不過在這個只想在戀愛方面找點快樂的張乃芬，也已經感到十分的痛苦。所以最近程其俊向她表示要離婚的時候，她並不驚異，却故意對他說：

「你以為離婚有這樣容易嗎？那麼你當初的甜言蜜語是什麼呢！你能夠隨便地騙過，我却不能隨便跟我離婚！」

她原是氣憤不過才這樣說的。實際上她對於離婚這件事並不覺得怎麼哀愁，她只覺得結婚給了她一個深刻的教訓：戀愛也只是人類自私的一種表現，她實在覺得從戀愛上得到的快樂太少了。現在她愁着的倒是她個人未來的前途，她不知道自己離了婚該走上那一條路去，她不想回到哥哥嫂嫂那邊去，可是她又不知道能找到什麼職業，她自己也不知道讀過大學一年的程度，能夠做點什麼事情。

於是她愁了，大除夕整個的晚上，她就這樣思量着。在讀書時候，她從未想到過讀完書還要找職業的問題，她是像許多所謂時髦的姑娘一樣，只追求着戀愛，只追求着享樂的生活。在讀書時候，她也從未想到戀愛會給人這樣的苦痛，人生會這樣無聊的。如今她發現了這些，而需要她一個人在生之路上從困難中奮鬥的時候，不能不感到十分的淒涼和落寞了。大除夕的爆竹，連續不斷地打動着她這顆淒涼而落寞的心，外邊許多債權人的雜亂聲音，又使她覺得厭惡，所以她獨個兒在寂寞的燈光下面，煩惱地一直坐到深夜三點鐘過後。

現在她聽着各處在震響的新年的爆竹聲音，昨天晚上在心裏盤旋了一夜的思緒又湧了起來。

「啊，新年到了！」

她這麼感嘆着轉了一個身，一種年輕女人所有的煩躁的情緒，在一剎那的時間裏又抓住了她，『又是新年了！』她在心裏這麼想着，一陣深刻的落寞之感使她在枕邊掉

一顆晶瑩的眼淚，於是她聽着新年的爆竹，望着淡黃窗帘上陰沉的日光，沉浸在落寞和感傷的情緒裏。

這樣不知經過了多少時候，她正想坐着起來，而客廳上又鬧着一些聲音，接着又有一個女人尖銳地說着話，隔了一會，又有一個孩子哭嚷了起來。她雖然不像程太太平時的脾氣，以為在大年初一應該有點忌諱，實在她覺得聽着心上就不好受，便懶懶地又躺了下去，重重地嘆了一口氣。直等到黃媽進來，爲她送熱水袋時，她問起黃媽，才知道客廳上又來了幾個婦人，都嚷着不要過年，要找老闆說話咧。其中有一個臉上生滿雀斑的女人，更大聲地哭嚷着要到這裏來拚命。

『大年初一也虧着她們會趕來……不過看看她們的樣子也實在叫人傷心，那個滿臉雀斑的女人眼睛哭得胡桃那麼腫，聽她們說已經好幾夜不睡了。』黃媽一邊說一邊嘆着氣出去。

程少奶奶望着給黃媽帶上的門搖了搖頭，她實在覺得像這樣的家庭，不能再生活

下去了。

下午二點鐘光景，程其俊回來了，他一回家裏就走到少奶奶上房，這是近來很難得有的事情。他坐在沙發裏抽了一支煙，跟少奶奶談了幾句無關緊要的話，可是少奶奶却覺得程其俊的眉宇辭色之間，今天流露着一點緊張的神氣；張乃芬跟他先後認識了三年的時間，對於程其俊的各種態度，已經十分熟悉了。

程其俊今天確然有點兒心事。這兩天因為知道他父親不住金太太那邊，所以他老是陪着金淑娥了。這一學期他和金淑娥親密以來，有好幾個星期他瞞着父親和女人，同金淑娥一起回到家鄉，就住在她家裏的。金太太那張會說話的嘴，那種款待別人的手腕，使程其俊更高興着留在她們家裏。金太太能夠當着程其俊的面，贊他怎樣牛得俊俏，脾氣又怎麼好，而且也當着程其俊的面，誇贊她的女兒，她會用旁敲側擊的方法陪襯出她的女兒怎麼的生得美，字也寫得怎樣秀麗，小時候讀書又怎麼聰明；她老是不見女兒在家裏溫書，到放學時候却總會得到獎品的。有了金太太這樣的在旁邊煽惑，程其俊就

格外覺得金淑娥可愛了。而且他到金淑娥家裏，又覺得十二分舒服。金太太總是吩咐女僕們要侍奉得十分周到。每到晚飯過後，金太太總是吩咐女僕端上幾隻裝着精細的茶點和水菓的碟子，陪着他們講了一些話，就說是她自己有事情，先回房裏去了。

『你們要讀正經的功課，我自己也有事情，不來打擾你們了。』

於是留着這兩個人在金淑娥的又作書房又作化粧室的屋子裏。

其實金太太何嘗有事情，她不過是體貼女兒的心理，給他們一個耳鬢斯磨的機會而已。金太太自己既是十分風流，自然對於女兒就格外的放任，而加意體貼了。何況她知道女兒在大學裏讀了兩年書，已經鬧過兩次失戀，女兒爲了這兩件事，好幾次在金太太面前流過淚的，而且當她撒嬌的時候，還倒在金太太的懷裏說：

『媽，我不願意出去讀書，再碰到這樣的男人；我要永遠守在家裏陪伴着你。』

金太太聽着女兒的話，看着女兒的撒嬌的模樣，心裏不免深深的感動。她知道女兒是經受不起這樣的傷心的，在金太太的心裏，爲女兒讀書，也不過是給她散散心，讓她在

繁華的都市裏享受一點快樂。而暗地裏又未始不願她早早得到一個結婚的對象。所以金淑娥和程其俊感情很融洽的時候，金太太很盼望使他們更親暱起來。她覺得程其俊很可以用手腕來駕馭，這年青人並不怎樣狡猾，也並不怎樣暴躁。將來女兒和他結了婚，有她幫着用一點手腕來，不怕程其俊不服服貼貼。因此金太太也並不爲了程之廉的破產，就阻止女兒和程其俊的接近。她覺得程之廉有一副精明的手段，決不會就此一敗墮地。即使真是如此，那麼她本來不需要女兒去嫁一個有錢的人，她只要女兒結婚後能夠生活得舒服，丈夫溫柔一點，就覺得滿足了。至于錢，金太太是不會缺少的，二十年來，她把丈夫留給她的遺產中間，也已經爲女兒積蓄得不少了，何況女兒出嫁的時候，她還準備着分給一部分田地呢。

在金淑娥自己的確也十分屬意着程其俊，她有過兩次短促而熱烈的戀愛，但結果那兩年青人都把她丟了，其中甚至有一個還向別人說：『我要戀愛的女子一定是又美麗又聰明也有才幹的女人，沒有才幹而只有美貌的女人是容易生厭的，所以像金淑娥』

那樣，只能跟她暫時的享樂一下罷了。」金淑娥從朋友中間知道這幾句話的時候，真是氣憤得了不得。因此當程其俊愛上了她，而且又是那麼忠誠地愛上了她，自然使她十分滿意了。他們在上海快要分別的時候，程其俊答應着這個假期裏一定和妻實行離婚，現在金淑娥也問起過他，他只是支吾了過去。可是大除夕那天，金淑娥簡直有點生氣的模樣了。程其俊心裏，何嘗不是終天在着急，算算日子，只有一個星期，學校又得開學；不趁這個假期裏辦理妥當，非但在金淑娥面前說不過去，他自己的心上也十分焦灼呢。於是他異想天開地問金淑娥推說暫時需要三百塊錢，向她暫借一下，就回到家裏來了。

『乃芬，我知道你聰明，你一定明白一個人的情感，有時候會自己抑止不住，而別人也不能加以勉強的。』

程其俊坐了一會，就裝着十分溫和的語氣這樣說。

張乃芬知道他說這些話一定有什麼原故，她現在實在不願和他作這類的高談了，所以她看了他一會，又若無其事地過意翻着一冊過時的雜誌。

『你說吧，乃芬，我知道你一定明白我的。』程其俊又燃起一根煙捲來了。

『明白你什麼呀？』

『你不明白？』

『對於你說的這些話，我一點都不明白。』她閣上了那冊雜誌，許多盤旋在心頭上的憤恨和抑鬱一時都勾引了起來。也許我對於你，從最初的時候就什麼都不明白的，要是明白你是這樣一個人，我難道也會跟你鬧戀愛嗎？』

『從前的事，我們別提了，總之一個人的情感和見解有時候的確要變的。』

『哼，別那麼冒充一個理論家吧，你自己要變，何必要牽到大家呢？好在這次和金淑娥戀愛，不會再變的了。』張乃芬真是滿肚子的憤恨，近來她的確對於程其俊有點鄙夷起來。

可是程其俊却毫不生氣，也毫無感動，還是安閒地抽着他的煙。當一個只以戀愛作為嬉戲的男子已經另有所愛的時候，對於過去的戀愛對象一定極盡殘暴；爲了金淑娥

的事，程其俊已經幾次和妻爭鬧起來，故意說了許多刺傷她的話，然而他今天却換了一種策略，他知道今天是不配用這種手段的了。

「乃芬，你又何必生氣呢，我們雖是解除了夫妻的關係，但友誼是仍舊存在的……現在家庭又弄成這個樣子，我知道你一定覺得十分不滿意，我爲了你前途着想，也以爲你早日脫離，去發展你個人的前途來得好……所以……」

張乃芬沒等他說完就在鼻子裏笑了兩聲，接着又靜靜地看着他的臉，一臉的嚴肅的神氣。

程其俊趁勢就改換了語氣，站起來走到她面前說道：

「請你相信我，乃芬，我是爲了你前途着想的……不過你出去，當然也需要錢化用，我現在先給你三百……前次我不是說過二千這數目，那麼我在三個月中間，一定如數給你，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在你面前留下一個筆據。」

她暴怒地站了起來，可是在一轉瞬間又安靜地坐了下去。這時候窗外陰沉的天空

裏，透露着一點淡弱的陽光，可是只有一分鐘光景，一陣北風在外面怒吼起來，那點淡薄的陽光又隨即收斂了。

『原來你是今天來對我說這件事的，那麼你跟我打這個交道，就算是實行離婚的手續嗎？』她一邊慢慢地說着，一邊走到窗前去。『你用這種方法對付我，你以為我是怎樣的一個人？』在這一忽兒張乃芬的確是十分憤感的，她非但憤恨着程其俊，她也感慨到一個女子的人格，不應該受到這樣的侮辱。

程其俊却完全忽視着她的傷感和憤怒，仍舊淡淡地說：

『等到我給你二千塊錢的時候，我們當然免不了要找一個律師來證明了。』

『哼……二千塊錢……你以為我是什麼人……唔，戀愛……結婚……離婚，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她靜穆地說着，靜穆地看着他。

『這些本來都不是什麼嚴重的事，你是聰明人，一定比我懂得多。』程其俊說着又走前了一步。『這裏就是三百塊錢，請你給我留下一個收據，我也留下一個三個月內履

行那二千塊錢的憑據。」

程其俊從袋裏掏出那三百元的鈔票，送到她面前。在這一忽兒，連房間裏的空氣也靜得好像凝住着的。這麼過了二三分鐘，她蒼白的臉上才湧起了十分憤怒的神色，接下手裏的鈔票，撕得粉碎了。

「怎麼的？你」程其俊這才急得跳了起來。

「沒有怎麼呀，你以為三百塊錢就能騙我寫一個紙，哄我即刻和你離婚嗎？現在，無論多少錢都不能騙我，像你從前用虛偽的情愛來騙我一樣了！我們現在既沒有愛，又沒有幸福的生活，不是和離了婚一樣嗎？你已經自由自在地戀愛了別人，何必一定要騙我即刻實行離婚呢……你妄知道，一個受過愛情欺騙的女子，倒不一定都能夠受金錢欺騙的，何況你這三百塊錢！」

程其俊氣得眼睛都瞪了出來，他看了看她，又看看地上那些破碎的鈔票，憤恨地將手邊小几上的銀質花瓶，猛力丟在地板上。這時候，外面客廳上又有一陣亂嚷的聲音，傳

了過來。

新年初一的傍晚，張乃芬搭着末班的汽車離開這小城市了。好多時候的矛盾的矛盾，到今天反平靜了下來，她覺得在人生經歷了這樣一個風波，對於她的將來，也許不是完全沒有用處的。

九

一雙炯炯有光的可怕的眼睛，慢慢地逼近着他，同時有一個譏刺的聲音這麼挨着

他說：

「這一次，看你總難得再掙起來了……」

於是許多可怕的嘲笑從四面湧湧過來：

「是私運現銀嗎？」

「那是跟××人有關係的了？」

「不錯啊，就是這麼一回事呢！」

這些嘲笑混合成一種可怕的聲音，威脅着他，緊逼着他，使他恐怖地咬住了嘴唇。他不由自主地一陣戰慄，猛的碰在一件什麼東西上，便睜開眼來了。

什麼人家的爆竹，放得那麼響，一陣低了下去，一陣又震響起來，使那些模糊中的嘲笑，一雙可怕的眼睛，一下一下地在他的心頭擴大開來。

『一個人背起時來，連做夢也沒有個順利的！』程之廉自言自語地翻了一個身，從窗帘的隙縫中看着窗外一塊憂鬱的天。一顆心還緊張得不住地跳。

『是私運現銀嗎？』

『那是跟××人有關係的了！』

這兩句話，格外清晰地留在他耳朵裏，挾着遠處一陣爆竹，搖撼着他的心。彷彿他的秘密真的給人家發現了似的，有那麼一雙炯炯的眼睛在審判他，有那麼許多輿論在嘲笑他。他彷彿還聽見項有聲摸着那月牙鬍子，狡猾地說：

『這一次，看你總難得再掙起來了……』

還有那劉元祺，有着在事業上永遠不會失敗的神情，明明地向他笑着，而且擺着那肥圓的腦袋，好像說着什麼體己的話似的，讓腦袋湊近他面前：『之廉，你這個險冒得太

大了。我本來也教你換個題目做做，然而你換得太遠了一點……於是肥圓的腦袋又晃動起來。

程之廉禁不住一陣打抖，忙把絲棉被兒拉緊一點，身上還是寒凜得怪不舒服。他彷彿還是給一個便衣偵探及兩名武裝的軍士包圍着，從他開往上海的小汽車裏查獲五千元現銀，他彷彿會看見一個兵把匣子炮出了殼，威脅着他要跟着他們回去……於是許多人圍着他，那麼的奚落着他了。

他苦惱地回憶着這個夢境。當他想到暗探及兵士那種聲勢兇兇的模樣，以及許多譏刺的嘲笑，不由自主地吐了一口氣，好像要把滿腔的恐怖和鬱塞都傾吐出來似的。

「真是太不成話了，大年初一的清晨就做這樣一個怪夢！」

一陣爆竹聲音過後，空間更變得寂靜了；平時最會叫的街頭巷尾的野犬，似乎懂得今天是新年初一的緣故，便不像平時一樣的任性。從這樣寂寞的空氣裏，他嗅到一縷縷檀香的香味，於是他想起，一定是金太太在這新年初一虔敬地供奉着天地，所以他今天

醒來，金太太早不在身邊了。因此他不能不感嘆着家門的不幸，要不遭受那種劫運，他一定在家裏享受着一整天恬靜的生活；這種恬靜是新年初一所特有的，沒有思慮，也沒有煩惱。他現在却不想到自己的家，可是一個個淒涼的黑影，替代着剛才的夢境，憧憬在他的眼前。家裏只有太太的神經錯亂的囁語，一些債權人的咒罵，兒子和媳婦的爭鬧，以及搖搖欲睡的微弱的燭光，如此而已。

忽的有幾隻小雀子在屋簷下面吵了一陣，便啾啾唧唧地飛去了，剩下的空氣於是更變得寂寞起來，沉思着的程之廉好似給這些小雀子吵鬧的緣故，暴怒地坐起了，披上細毛的皮袍子，倚在床欄上。其實他是想到了未來的許多糾紛，以及在未來必經的許多不如意事。在生活上頤指氣使慣了的，想到以後不免要經受一點委曲，他不能禁止自己煩惱地暴怒起來。劉元祺的新汽車路，自然就是他唯一的希望，跟劉元祺合夥的田地，當然可以使他賺進二三萬塊錢。不過跟劉元祺合做的事，他總覺得不大乾脆，因為劉元乾更是一個只想指使別人的人，他覺得不免有許多麻煩存在將來的兩人中間，因此他細

細想來，忍不住平白地生一點兒氣。何況那不如意的夢境老是搔他，他怒力想擺脫，那怪夢却像一根討厭的繩子，不住地纏繞着他。若是這個夢是憑空的一個亂夢，他至多也只是置之一笑，覺得沒有一點關心的必要的。可是那夢境中的他的行爲，他的確會暗暗地計算過，所以在這年初一的大清早作着這樣一個不祥的夢，實在使他十分生氣的。平時最愛實事求是的程之廉，如今也有點信任命運及預兆的話了。

當程之廉在年底痛心地爲自己的財產作最後一次估計的時候，當程之廉覺得跟劉元祺合做的事不免有許多不乾脆地方的時候，他的確會幾次暗暗地計劃私運現銀這些事的。一個人感到什麼路都不能走通，往往就會想到危險的甚至是犯法的事情上去，因爲也只有這些事情，最可以賺錢。現在正是新幣制剛實行的時候，民間一定有許多現銀不願拿出去更換，許多人對於新制度常常抱着懷疑的態度，他們不懂得政府一定要把民間的現銀收去是什麼意思。那麼他很可趁這個機會去利用這些人，他可以用方法去換來，然後在一個優渥的條件下，他去換給收買這種現銀的××人。如果數目的往

來巨大一點，倒也未始不是一筆很好的生意。

這一個計劃，在他獨個兒爲過去和將來感慨或籌劃的時候，就常常抬起頭來，而且很有力地誘惑着他。他以爲從這個新年起，一方面着手辦理清理的事，另一方面必得在新的題目上做，要是時運到來，豈不又可以一帆風順了？

然而新年初一的清晨就做了這樣不吉的怪夢！他憤憤地想。這一樁事，在他也不過是空想而已，從未有過怎樣去做的決心，所以他對於這個夢，就解釋成流年不吉的預兆了。不過程之廉還是有點兒剛性的，他越覺得命運在捉弄他，越不甘心安安靜靜地生活，所以他立刻變更了。在金太太這裏安靜幾天的本來的計劃，他決心今天上午就到上海，料理一點清理方面的事情，他覺得事情既到這地步，還是快點兒結束的好。

精神剛振作一點，心頭的黑影也淡了一點，可是那嘲笑的声音又在耳朵邊響着：

「這一次，看你總難得再掙起來了……」

他把衣襟拉緊了一點，在鼻孔裏冷笑一下，燃起一支白錫包來。他亟力自制着，要裝

得硬朗一點。

「看我時運到來的時候，一定會做點事來給你們看看的！」他的四方臉子上，薄脣又增多了一些，好像眼前就有許多嘲笑他的人呢。

於是他扔了半支白錫包，急忙地穿衣起身。窗外吼着尖厲的北風，他也不像平時一樣的怕冷，一邊扣着鈕子，一邊拉開了窗簾。窗外是一個憂鬱的天，有一塊白雲在上面很快的飛。

那是新年正月第一天有報紙的清晨，程之廉又坐在金太太家的一間起坐室裏，一邊喝着橄欖味的香茶，一邊拿起了剛經女僕送來的單張的本地報紙，因為是舊曆新年第一天刊行的緣故，他一拿起來便看見「新年誌禧」四個大字。然而懷着心事的程之廉，雖是經過了新年正月的最初四天，而且看着這新年誌禧四個字，却一點不感到什麼新年的意味。年初在上海住了幾天，當然又碰到一些麻煩，昨天傍晚的時候才回來的。昨天夜裏在電話中聽着張伯宏告訴他許多瑣事，而且還告訴他程太太的病勢好像更加

沉重的話，心裏就覺得十分煩惱，何況金太太又告訴他媳婦在新年初一出走的事，不禁更添上了一層惱怒。金太太形容過甚，程之廉覺得也有幾分不可信任的地方，他猜測着一定是兒子又鬧着要離婚，兩個人爭執起來，媳婦才走了的。在家庭多故的時候，還夾雜着這樣一樁不如意的事，他真懷恨着兒子的糊塗，家門的不幸了。

爲了這樣煩亂的心緒，一晚上沒有好好地安睡，剛才起身的時候，頭腦還有點沉重而作痛，直到抽過了兩支煙，喝着這杯清香的茶，精神才覺得爽朗起來。他貪婪地把這杯茶又喝了幾口，把報紙的裏頁翻了過來，第一樁消息就把他的眼光拖住了。原來這是記載着協大綢緞局停業的新聞，那記者雖是說得並不怎樣露骨，而且報紙的刊載原也是意料中事，然而程之廉看完這段消息却呆住了好幾分鐘。過去的事業上的勝利和失敗，又勾起了他無限的感慨，他微微地搖着頭放下了茶杯，劃着洋火抽他的白錫包了。一支白錫包抽完的時候，那種起伏不定的感傷情緒，覺得平靜了一點。現在他對於劉元禛項有聲合夥的那宗地產，正像一個賭徒在孤注一擲的時候一樣，有點戰戰兢兢的，唯恐其

不能勝利。他希望自己能幫着劉元祺把那條計劃中的汽車路快快築成，那麼他名下的二百五十畝田地，不是就可以慢慢漲價起來，抓進一大筆錢嗎？以後只要能處處留點兒神，發財的機會是隨時有着的。哦，他記起了，這次在上海，有人說起劉元祺向建設廳登記的事，恐怕發生問題。他因為那個朋友本來不大熟悉，不便怎樣詳細的問個明白，又恐怕給人家看出在地產方面和劉元祺合夥的破綻來，他也就裝做很漠然的樣子了。不過自從聽到了這一句話，程之廉又多添了一分心事。所以他決定有機會和劉元祺細談的時候，一定要問個明白。她爲這個事情想了好久，忽然記起昨晚張伯宏還在電話中告訴他，胡軼羣律師曾找過他兩次，要他一回來就到他事務所去的話，便丟下了要和劉元祺商榷的念頭，走到樓梯那邊去打了一個電話。電話中間也沒有和胡軼羣談着什麼，只是說有一件事情要找他談一談，要他約定一個時間。程之廉本來是說做什麼就做什麼的人，當下就答應即刻動身到胡律師那邊去。

一路上程之廉猜測着胡軼羣這樣鄭重地找他去，不知是談的什麼事，他預料着一

定是債主們組織一個債權團，委托胡軼羣向他說話的。那麼他可以簡簡單單地說，債主們不必有這種舉動。他已經委托了會計師，不日就要向地方法院呈請，宣告破產而實行清理了。何況胡軼羣本來也是熟人，更加容易說話的。

果然當他們見面的時候，程之廉從這位年青律師的臉上，只能看到因為新年的酬應而疲憊的神色，却一點沒有什麼嚴重的樣子流露在眉宇之間。這位胡軼羣就是劉府上喜事那天，有三兩個律師坐在走廊的沙發裏密談着的一個，他談諧地告訴程之廉幾天來許多熟人的應酬情形，他一連打了兩天的牌，倒是每戰必勝的。接着他就告訴程之廉，新年初二他和項有聲在一個朋友那邊同席吃了年酒，就在那天項有聲算是正式委托他向程之廉打一個招呼，要程之廉把永康信用往來款項以及存戶蔣竹君那邊的款子，例外地料理清楚，否則——

『否則，項有聲說是要根據隱匿財產罪提起訴訟了。』這位年青的律師，溫和地微笑着說，『不過，我們彼此都是熟人，所以我今天只是隨便跟程先生談一談，並不是作爲

正式的代表着那方面說話的。」

這個倒是十分出於程之廉的意外，他想不到項有聲再有這樣的一着而且又拖着一個蔣竹君在裏邊，他心裏真覺得十分憤恨，如果他料到項有聲的做人竟這樣陰險，便是那五十畝的田地他也不肯分讓了。當初他就是爲了要使項有聲不好說話，所以劉元祺來代爲情商的時候，才一口答應。現在項有聲所謂根據隱匿財產的話想來一定是指那二百五十畝的田地。程之廉心裏雖憤怒，也不便在胡軼羣面前說什麼壞話，就裝做很坦然的樣子，笑着說道：

『項有翁倒也真會算計，人家是在日暮途窮的時候，……不過胡律師我們大家都是熟人，你看這件事情該怎麼樣？』

程之廉說完話堆上了滿臉的微笑，望着那位只顧抽烟的年青律師。可是那新年初一的怪夢，嘲笑的這句『這一次，看你總難得再掙起來了……』的話，以及項有聲的月牙鬍子，同時在他心裏活躍起來。

『照我的意思，自然是彼此講妥一個條件，不要宣揚出去的好。』那律師說到這裏也望了望程之廉的臉。『如果給宣揚出去，對於程先生當然也不利的，而且程先生又差不多是我的先輩，我總希望事情能不致於擴大。』

『胡律師的話是說得不錯的，不過我這次所虧的數目也不小，抵押的不算，其餘就有十萬光景，剩餘的動產或不動產，總計還不到二萬，債權人分攤起來，怕還拿不到十分之一。要是這兩筆款子一齊要歸清，事實上的確很困難……』程之廉躊躇着不說下去，眼光也凝住在窗口那盆彎曲有致的臘梅花上面。

那位年青的律師也並不接下去說什麼話，因為是熟人的關係，他不便向程之廉表示什麼不客氣的態度。不過他心裏極明白程之廉本來有幾分狡猾，那所謂財產總數的二萬之外，一定還另外有點兒錢，而且他也極明白程之廉的地位，願意在某種條件之下，把這件事情料理清楚，如果這件事情給宣揚開去，程之廉在名譽和錢財方面，當然是兩受損失的。不過在另一方面，他也很明白頂有聲的心裏，如果程之廉能償還一半，也很可

以過去了，到底經會計師清理起來，這兩筆款子都在普通債權之列，即使分到十分之一，也沒有話說。胡軼羣既把事情看得這樣清楚，所以他故意讓程之廉獨個兒默着一會，表示自己對於這件事，並不當作一筆生意。不過儘這樣沉默下去使主人和客人都要難堪，所以他趁着再授一支烟捲的機會，淡淡地問道：

『那麼程先生的意思，要我怎樣向那方面回復呢？』

程之廉一時竟幾乎答不上話來，他心裏雖躊躇，臉上還裝着一副坦然的笑臉，先是感慨繼又硬朗地說：『項有翁既然明白我的底細，却要如此逼人，似乎也太說不過去，我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只有聽他如何處置了……』他在這裏停頓了一會。『不過大家是多年的朋友，我倒覺得不好意思怎樣破臉，胡律師，你看項有翁是否能夠相當的退步，顧全多年朋友的情分，假如他能夠這樣，我當然也可以談一個條件。』

『這個我想還不成問題。項先生那邊，我想總可以商量一下吧。』胡軼羣說到這裏，明明地笑了幾聲，『那麼程先生是否可以先讓我知道你一點意見呢？』

程之廉一面從象牙烟嘴上剔去烟蒂，一面似乎極誠意的樣子說：

「胡律師，憑我最後的力量，我只能答應三成，若是項有翁一定不能原諒，那麼我只好由他處置，好在他控告我隱匿財產的罪，也要有個真憑實據。講交情是講交情的辦法，打官話又是打官話的辦法了！」

胡軼羣原是料到程之廉有這一幅老練的態度，以及這類又乾脆又狡猾的說話；不過他的確也不願使這事情擴大，所以仍舊是友誼地對着程之廉說：

「在我的地位，倒也希望這件事能夠不生波折地解決，程先生既然有這樣的意思，我找機會能夠使項先生多讓步一點就好……至於程先生的那件交易，我也知道了一點，到底要打起官話來，還得礙着劉先生他們，不若省事一點的好。」

「那麼就請胡律師從中幫我一點忙，本來朋友中間，也不值得把情分在一次上用完呢。」

程之廉十分和氣地說。於是賓主兩人又隨便談了些關於新年的話，程之廉就告辭

了。他本來今天預備去找劉元祺，可是因爲眼前這項有聲的要挾，心裏老大不高興，所以在胡軼羣那邊臨走時，只打了個電話去，敷衍了幾句不關緊要的話，就逕回金太太那邊去了。一路上他十分憤恨着項有聲，他幾乎是咬牙切齒地想：早知道如此，索性連五十畝田地都不讓了。而且他又在肚子裏說：

「你項有聲別做我的狹路冤家，要是我一旦又發了財，看我不向你翻本！你現在不要儘摸着月牙鬍子計算別人！」

此刻的項有聲倒真是摸着他的月牙鬍子，關懷着這一項交涉的。他心裏也十分憤恨着程之廉，明知自己就要破產，却預先買下了田地，還不讓人分一點肥，真是一個老奸巨滑的傢伙！那次在劉元祺家裏吃過喜酒之後，大概隔上四天光景，他找劉元祺談了一談，對於未來的那條汽車路旁邊的田地，他很想跟他們合夥，當時劉元祺一口答應他在程之廉面前說項的，却不料直到十二月中旬過後，劉元祺才回復程之廉那邊沒有商量的餘地，「這是以後的生命綫，爲了保持以後的生活起見，實在不能分讓了。」劉元祺

還帶了程之廉的這種國際間慣用的外交口吻過來。簡直使項有聲氣得發抖；幸而劉元祺告訴他，最近又要在北門外的汽車路附近，收買進大宗的田地。如果項有聲願意，劉元祺可以邀他合夥，而且因為是年底買進的貨色，價格上也特別便宜，所以項有聲就做成了這筆交易。

『大家都說老劉奸，倒沒有程之廉那樣的狡猾！』那時項有聲的心裏，更惱恨着程之廉了。爲了這件事，他不想和程之廉見面，只想法要把永康那邊給程之廉的信用借款拿回來。那時候是年底，別的事情也十分忙，所以沒有就發動。現在他每次想起這件事，總是在心裏這麼說：

『你程之廉也應該知道我不會老是對你客氣的。』

其實那天劉元祺對程之廉說項有聲一定要分讓五十畝的時候，原是趁着項有聲開口的機會，自己再收進五十畝，因為他覺得那邊的地方將來很有發達的可能，當初他肯給程之廉占這許多便宜，實在是程之廉要求得他太厲害，而且他覺得程之廉的確有

幾分才幹，先分給一點便宜，將來利用的時候也許不少。答應之後他雖是還痛惜着這筆買賣，也無法再推翻從前的話了。直到項有聲再來說起的時候，他才覺得這是一個收回五十畝的最好機會，那地價的契約上，他只說項有聲也用了花名，程之廉自然不會疑心的。至於項有聲那邊，他只說程之廉不肯答應就是爲了這件事，項有聲和程之廉本來已經有了意見；只要他在項有聲面前把話說得狡猾一點，項有聲一定更懷恨程之廉。那麼即使他們倆有見面的機會，也決不會談起這件事了。那時候劉元祺正要在北門外面買進一宗田地；近年以來，這小城市的北城門內外一帶，地價漲起了許多，那一宗田地將來雖還有上漲的希望，却不會賺進多大的錢，所以他拉着項有聲一同合夥，趁此也可以在項有聲跟前勾結一點情分。

於是項有聲覺得劉先祺比程之廉夠朋友之外，就設法着該怎樣使程之廉知道他的一點厲害了。也是程之廉該受這樣的譴責，他滿心以爲可以欺騙的蔣竹君，却出乎他意外地和項有聲聯合了起來。

原來蔣太太和項有聲是姨表的姊弟，雖說這兩家並不是怎樣的遠親，平時却很少往來。從前蔣竹君的父親在世的時候，跟項有聲倒是極親密的。不過蔣竹君的父親簡直有點忠厚過甚，有好幾筆款項都是由項有聲經手轉借給別人，後來蔣竹君的父親過世了，項有聲從中曾得了不少的好處。幾筆借項中間，只歸還了一半光景，其餘能夠想法子吞沒的，項有聲都把牠們扒在自己的腰包裏。那時候蔣太太雖懷疑着他，但蔣竹君當時年紀還小，如果把事情鬧出來，又恐怕給同族裏的人笑話，甚至也會想法算計他們，因此蔣太太只好自認吃點兒虧，沒有向項有聲交涉的。於是這兩家親戚，表面上雖沒有破臉，蔣太太有時候也到項家去走動走動，其實是很有一點裂痕了。

那一次快近年底的時候，蔣太太往大街上購辦年貨，順便到項家走了一趟。她和項太太在閒談中間，也說起協大那邊存款的事。蔣太太是故意要提起這樁事情，在說話中間影射到項有聲從前所幹的好事。蔣太太們對於這一類機會，最不容易錯過，能夠借着另外一件事情罵到她心中所要罵的事情，使對方感受到難堪而無可奈何的，總覺得是

痛快。蔣太太也是最擅長這一手，她那扁圓的臉盤，浮上了淡漠的微笑，從雍容大方的態度中間說着這一類的話，她自己也會稍稍感到一點得意呢。

「這種時勢也叫人難過日子，有點面子的人，不好意思乾乾脆脆做盜匪，就用這些方法來吞沒別人的錢，其實和盜匪有什麼兩樣呢，嫂嫂你說對不對……像協大綢緞局的老闆，這樣的騙去人家的錢，不是說得他過分，真和盜匪差不多，不過沒有用刀子罷了！」

項有聲的太太自然也聽出她說話中間帶點兒刺，不過這位太太知道得十分明白，如果碰到這樣的情形，還是裝做不懂事最妥當。有的時候，也許需要附和着發一點議論，這樣更可以表示自己是坦白而大方的。所以項有聲的太太聽了蔣太太的話，便十分同情地發了一些議論，接着更十分惋惜地也告訴蔣太太，他們永康錢莊也有協大方面一萬多的倒賬。於是兩位太太把協大的老闆做目標，說了許多又疼惜又抱怨又感慨的話，兩個人談得最投契最感動的時候，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彼此安慰着；這種事原來也是命

數，命運注定有破財的事情，人力是無法避免的。

因此蔣太太從項家告辭出來，到大街上去購辦新年用的天香蠟燭的時候，比往常格外道地，檀香更多買了不少，她覺得唯有求上天照顧一點，使她不再遭受這種惡運。所以她雖是心裏焦急，不像往年那樣高興着安排過年的事，而對於敬奉天地這一方面，却格外講究起來，大除夕那天，蔣太太幾乎完全忙在這類瑣事上面的。新年初一的清晨，她比往年也起得分外早一點，由她親自在各處燃點了香燭，又親自監視着女僕們供奉了清茶糕糰，便恭恭敬敬地膜拜了。蔣太太那個寬大的身子，伏在地上深深地拜着，嘴裏又唸唸有詞地祈求着上天。這樣一邊祈禱一邊膜拜，直到她自己覺得耳朵裏有點嗡嗡地響，約模比往常多拜了四倍以上的時光，這才站了起來，合着掌向香案深深地鞠了三個躬，接着她是照例向家堂祖先以及竈君那邊一一叩了頭。如果在往年，女僕們就爲她端上淨素的糕糰，一杯甜甜的蓮子湯，蔣太太就高高興興的吃着，或者品評着這次年糕的好壞，或者故意說了些吉利的話，使新年初一得個順利。可是今年却不然了，蔣太太在各

處叩完了頭，特地吩咐女僕們慢點爲她端上早點，却要她們在香案旁邊端過一張椅子，她虔敬地坐在那邊唸『阿彌陀佛』。蔣太太合着兩個手掌，兩片嘴唇不住地翕動着，那扁圓的大臉盤，完全是一股又虔敬又嚴肅的神氣。她這樣唸着，又常常走到香案旁邊去加添檀香，使一個小小的正廳裏邊，滿屋子繚繞着檀香的氣味了。同時她的心裏，又常常晃動着一堆花花綠綠的鈔票，希望着上天能爲她的虔敬所感動，使協大方面二千多塊錢不致落空，而她的眼前又常常浮泛着林老太太那副病弱的模樣，她預計着還想去向林老太太催促一次，要林老太太向協大的老闆先要回那宗暫移的一千塊錢，然而她又記起幾次曾向林老太太說過，林老太太那種懊惱苦痛的樣子，立刻又在她眼前浮動起來，使她躊躇着要不要再去向林老太太催促的問題了。

蔣太太這樣忙着添香忙着思索又忙着唸佛地經過一個鐘頭，才走到吃飯間去喝蓮子湯吃年糕了。今年她吃着這些東西，毫無興緻和別人說着些往年一樣的話，她的心裏和眼前還是晃動着剛才那些思念。新年，初一淨素的午餐桌上，蔣太太也不像往年那

樣說幾句輕鬆快樂的話，在新年的歡欣氛圍中間，使大家都浮上了笑容，她自己更常常嘻開了嘴，例外地和孫兒孫女們笑談着。現在她雖不願像在年底的時候那樣憂慮焦灼，却也不能像往年一樣的快樂了。吃完了飯，蔣太太照例坐了車子到幾隻廟宇去進香，祈求一年的安樂，在今年，她祈求了一家大小的安樂之外，當然也默禱了許多時候，求神明保佑協大的那筆款子能夠有歸還的希望。

x

x

x

x

蔣太太真要相信她的虔誠已經感動了上天，新年初二的那天下午，項有聲照例到她家裏賀年，却意外地摸着月牙鬚子告訴她們，協大綢緞局老闆向他們移借的一千塊錢，他有法子使牠不致落空的。

『真的嗎，二弟……我就是說這一千塊錢丟得最冤枉了！』蔣太太兩頰上的肉快樂得跳了起來，這二十年光景，自從她發覺這位表弟欺騙了孤兒寡婦之後，從未對他這樣地快活過的。

「當然呀！原說我們是近親，有什麼可以幫忙的事，我無有不把你們放在心上的。」項有聲摸了摸他的月牙鬍子，他在得意或失意的時候，對於那狹長臉子上的月牙鬍子，倒從未忘懷過一次的。現在是他賣弄自己的才幹，以及要顯得對於蔣家很有恩澤的緣故，所以他摸着鬍子的姿式也格外地有勁的。

接着他就告訴蔣太太和蔣竹君。爲什麼可以去要挾，以及請什麼人去說話，然後他因爲要發洩心頭之恨，便滔滔不絕地議論着程之廉的壞處了。

「無論他程之廉怎樣狡猾，是怎樣一個奸惡的東西，我要胡軼羣律師去說話，大家都是熟人，他倒不好意思完全否認。好在我們不願和他打官話，求法律的解決；他如果要顧全自己的體面，不由他不默默地跟我們打交道的。」項有聲說完了，呷着那橄欖的香茶，真覺得自己的算計十分有把握的。「五表姊，你們一定想不到這一個意外吧，我們到底是近親，表姊夫在世的時候又和我十分投契，我那裏會不處處幫忙你們呢！」

項有聲得意地微笑起來。聽得十分高興的蔣太太却真的笑開了，她覺得這位表弟

的確還有點良心，狡猾的人那裏會憑空幫她們的忙，而不用虔誠來感動神明的人，又那裏會憑空得人家幫忙呢！所以蔣太太的欣喜，簡直是沒有言語可以形容了。她甚至覺得以前懷疑這位表弟的事，也許是當時冤枉着的。其實項有聲是何等精明的人，他占着蔣家的好處實在已經不少，平時要他損失了自己的什麼來酬報他們，他是絕對不幹的，現在趁着可以向程之廉交涉的時候，既不損害他自己，他自然樂於放這一個情分，幫他們一手忙了。

『二弟，這事情如果成功，真是不知該怎樣酬謝你咧。』蔣太太一面用筷子爲項有聲送過一塊棗糕，一邊愉快地說。

『這是什麼話，五表姊，我們只是要程之廉知道不是個個人都可以給他欺騙的罷了。』

十

新年正月的歡忭空氣，在劉元祺家裏是充滿着的。這位肥圓嘴臉的小城市的企業家，在快將過年的時候，曾經親自化過一點精神，將這所精美的住宅，裝點了一番。大客廳本來端放着的那套紅木靠手的大沙發，他覺得座墊和靠背上的花綢顏色看厭了，便搬到二樓的起坐室裏，而二樓起坐室裏的沙發，又搬到三樓不大動用的一間屋子裏，因為劉元祺在年底到上海去隨便購買一點小東西的時候，在某大公司看見一套新陳列的沙發，覺得那種式樣和顏色既很大方又極別致，而家裏好幾套沙發既是都看厭了，當時就定了下來。果然安放在他的大客廳裏，又增添了一點富麗的氣象，何況大客廳裏又換上了不久買來的名家字畫，陳列着宋代的兩件古器，更覺得生色了不少。便是其他的許多屋子，也稍稍更換了一點佈置。劉元祺在這個冬天，心緒比往常格外的好，因為他設想

着過了新年就要興工的新的汽車路，在這條未來的汽車路旁邊田產上的希望，都使他常常在幻想中間看到有好幾萬花花綠綠的鈔票又將掉在他的袋裏。而且這一年以來，他在其他各方面的收入又很順利，所以劉元祺的肥圓嘴臉上常常掛着微笑，而對於這個新年也就格外的高興了。因此對於新年中間各方面的酬應，一處都沒有推却，甚至有好幾次在酒飯之後又卜晝卜夜地打了牌。他在各方面都很精明有算計，只有對於打牌這件事情他雖然愛好，却並不精明，而且他又不喜歡小弄着玩玩的，所以他輸的時候多，輸的數目也不小。

新年的最初三天，他就忙着這些應酬，接着他又在上海這樣忙了兩天，要不是非得趕回來在預定的日子請年酒，他和上海的幾個朋友，一定還有好幾天的打牌或笑樂，單是在上海兩天，他就輸了四百多，第一天他輸五百，第二天贏回了六十。要是在別的交通上面，即使是幾十塊錢，他也要想法比別人多占一點便宜，惟有對於打牌的事，正像他的愛玩女人一樣，無論是多大的一筆數目，他總不會疼惜。不過這兩件事情比較起來，當然

打輸幾次牌還是一個極小的損失，而且他雖是喜歡玩，平時也不常打的。至於女人方面，那漏卮却實在不小，他的精明也遠不及在事業方面了，往往對於一個未曾染指的女人，他可以慷慨地化用一大筆金錢的。也許因為他在這些地方需要化用很多的錢，自己又需要着現代最豪富的生活，想在這個小城市裏做一個唯一的企業家，所以他對於事業方面更是十分的精明了。

『今天我們叨擾了主人的酒飯之外，恐怕還要主人獨個兒惠賬咧。』趁着洗牌的機會，劃着洋火燃起一支煙捲的商會會長郁秉松，說得大家都哄笑起來了。

坐在旁邊觀望着的久豐錢莊老闆楊震東向劉元祺面前僅餘着的三數個紅綠籌碼看了一看，也打趣地說：

『我看來這是主人的美德，因為他太謙讓的緣故，我看了他打兩副牌，都把很好的材料弄糟了的，我自己是十多年不打牌了，對於近來流行的許多新式花樣也不大熟悉，不過劉元翁總不應該處處打得那麼短的。』

「噫，就因爲你這位老先生不懂這些新式花樣，才說我打得短。」劉元祺一面砌着牌，一面笑得很明朗地說。「根本是現在的打法，跟你十多年前老花樣完全兩樣了，而且我覺得任何一副牌不和則已，要和的話，就非三番四番不可，否則打牌又有什麼趣味呢？」

那位年老的楊震東聽着話微微笑了一笑，從菓盤裏拿起一粒糖蓮心送到嘴裏。而坐在劉元祺對面的郁秉松這時一手抓起的四隻牌中間，恰是兩隻白板兩隻西風，這一副原是劉元祺做莊，西風非但是郁秉松的坐風，而且此刻正在第三圈上，又是圈風，所以單就這四隻牌上面已經有三番希望。郁秉松心裏一高興，說話也就格外多了，他望了主人一眼說道：

「朋友，這只是打牌呀！你不要以爲是計劃什麼汽車路或別的什麼事業似的，要有這麼大的雄心！」

「我們打完了這四圈牌應該讓主人來陪陪我們，不要讓你們三個人獨占了便

宜。」在另一桌上打牌的胡軼羣律師，回過頭來插嘴說。

劉元祺的肥圓腦袋向後仰了一仰，也笑着說：「恐怕胡律師今天不免要惠賬了，你們聽他的話，可不是叫着救兵了嗎？」

於是好幾個聲音都跟着這句話笑了起來。使這間給熱水汀燒得在五十度以上的溫暖的大餐室更盪漾着一種歡樂的空氣。

今天是劉元祺請年酒的日子，他因為年與未闌，所以約幾個比較熟悉一點的朋友到來得早一點，在十點鐘光景就開始打起牌來。劉元祺這一桌上，除了郁秉松之外，其餘兩個是他的上海朋友，今天早上和劉元祺一起到來的。另外一桌，一個是胡律師，一個是月牙鬍子的項有聲，還有兩個都是本地的鄉紳，平時也最愛打牌。

「喂，你主人斐惠賬，却不要把我們也拖在裏邊呀！你看你對面的西風白板都是你打給他碰了的。」坐在劉元祺下手的比較年輕的那個上海朋友，一面老練地抓起一隻牌，沒有用眼睛看，只把中指榻了一榻，就閣倒在身邊，也從本來閣倒着的四隻牌中間，抽

起第二張打了出去，『郁先生你要的，牌在我手裏，可是我不像主人一樣，可不能對你客氣了。』

『你真的算到我手裏？』

『當然算到你手裏。』

『有這樣一位先生坐在我的上邊，我看來今天也未免有點兒悲觀；不過也看我的命運吧，你不打給我，我會自己抓來的。』郁秉松丟了左手的塵蒂，用勁地抓起一張牌，他遲疑一下打了出去，對面的劉元祺便拿出同樣的兩張來碰了，也用勁抽一隻牌打去，郁秉松趕忙接了過去，却慢慢地把自己的牌一起攤了下來，得意地望着那位圓臉的上海客人說道：

『可不是，我們這主人是十分客氣的。』

『這副牌可說是你一手造成的咧。』那位上海的客人把自己的牌推進牌堆去，便側過身子去看了看劉元祺面前的牌了。

「我自己至多有四番的希望，放人家這三番又何足道呢！」

「可又是主人請你們吃了一副三番？」胡軼羣一面吃下上邊打下來的一隻三萬，一面問。

「當然當然，主人自己客氣，還要我們奉陪，真是豈有些理！」另外一位瘦長臉子的上海朋友笑着說道。

這時候站在走廊裏的當差爲他們送過熱手巾來，幾隻紅木小几上的幾個小小的菓盤裏面，也添加了一點東西，而各人的茶杯裏也已經換上新泡的雨前了。於是這間輝煌溫暖的大餐室裏，又有了一點小小的擾動，幾個在旁邊看打牌或閒談的客人，都伸手指到就近的菓盤裏拿一點東西送到自己嘴裏去。

大餐室左邊牆壁上那隻報時鐘裏的小鳥，從那扇玲瓏的小門裏跳出來，清脆地叫了十二下，又跳回了牠本來站着的地方，那扇小門也隨即關上了。

「已經十二點咧，還有好幾位客人，想來也快該到來了。」劉元祺抬起頭來看看對

面壁上的時鐘，自言自語地說。一邊又裝上了板煙。

到十二點半光景，劉元祺那一桌的牌光打完了，另外一桌也只剩了三副。而客人在這個時候先後到來的也很多。今天的程之廉却是到得最遲的一個他進來的時光，有好幾個人正在提議午餐之後打牌九。

『打牌將最使人厭悶了，我打了八圈牌，好像背脊也覺得有點痠痛。今天人既這麼多，真是打牌九的好機會，而且牌九是又痛快又興奮的。』那年輕一點的上海客人提議得最高興。

而胡軼羣和郁秉松也是附和得最有力的。主人劉元祺只是抽着板煙跟幾位剛來的客人閒談，對於打牌九的提議他不很贊成，因為他於此道也不很精明。直到郁秉松他們又提議着停會兒要主人先做兩個莊的話，他才連連搖着那肥圓的腦袋否認了。

『郁秉翁，你八圈牌贏了我一百多塊錢，倒勾起滋味了吧……可是我吃過飯今天不能奉陪了，你麻將上面贏來的錢，且慢點高興，打起牌九來只夠你四隻牌呢。』

聽着的人都笑了，可是大家都說應該主人先做兩個莊。正在這樣笑談着的時候，程之廉却姍姍地進來了。他和衆人一一地打過了招呼，也說了些舊歷新年中初次見面時應有的吉利話，劉元祺却用着他明朗的聲音，好像很鄭重的樣子問着程之廉道：

『之廉，你怎麼這樣忙，新年裏打過兩個電話都找不到你，今天卻又來得這樣的遲？』

『我老實說就是窮忙，早些幾天在上海；可是你老兄又怎樣一味地怪着別人？前天我都打過電話給你，容易打了五六次才找得了你呢。』

劉元祺看着程之廉一臉的匆促神色，料想着這位協大綢緞局的老闆這幾天一定很忙着的，而且對於項有聲要胡軼羣向程之廉交涉的事，他也隱約從胡軼羣那邊聽到了。他爲了自己在中間有點曖昧的緣故，預備找機會跟程之廉談談，要是這位老闆覺得沒有法律的根據而態度強硬的話，他一定要慫恿程之廉在某種條件之下認點兒虧，他可以把自己和程之廉的交情來說服，也可以用「事情鬧開來大家都沒趣」的話來說

服的。此外他又需要告訴程之廉，他那條新的汽車路預備在正月過後就興工，程之廉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完全幫着他的忙，而程之廉在年底向他鄭重介紹過的協大的賬房張伯宏，也一定有點兒小事情可以做。然而眼前有這許多客人，一時不便說話，所以劉元祺就隨便談了些關係這新年的話。接着當差的也來報告客廳上的酒席已經安排定當，於是主人就在一片謙讓聲中，請客人們到客廳上去了。

客廳上有兩桌豐盛的酒筵。那潔白的象牙筷子，以及銀質的高脚酒杯，都有一種皎潔的光輝。客廳上的新年的佈置，襯着這些賓客們的笑語，更盪漾着一種新年的快樂氣象了。這些客人稍稍謙讓一番之後，便各自就坐，而那位月牙鬍子的項有聲，又恰巧和程之廉坐在同桌。他們自從劉府上喜事那天見面過後，今天還是第一次；而前幾天由胡軼羣打過招呼的那樁事情，後來又經二次的商議，因為程之廉堅決不肯退步，而胡軼羣也告訴項有聲這件事情在法律上講來也不能必操左券，所以就在昨天成立了四成這條件的。不過也附帶了一句話：必須在一個月之內料清這筆款項。這兩個人雖是鬧着這樣

的意見，而且上次在劉府上項有聲還故意在程之廉面前說着譏刺的話，但今天見面之下彼此不好意思招呼，表面上看來仍舊很客氣，別人也無從看出什麼破綻。程之廉素來在別人面前不願示弱，也不願像項有聲那樣當面給人難堪，做得那麼寒寒酸酸的，所以，即使項有聲要在臉上裝點什麼顏色，程之廉也決意保持着大方的態度。至於那坐在另一桌上吃着協大的一筆倒賬的楊震東，雖是心裏有點不好過，因着程之廉在本城的地位，以及素來的一點交情，也有點莫可奈何了。

當差的爲客人們一一斟滿了酒，第一盆熱炒也正好端了上來。主人的劉元祺便端起杯子來爲客人們勸酒，而且向程之廉坐着的這一桌上的客人道了歉，因爲他不能夠奉陪。客廳裏的笑語跟着熱酒和熱菜，更加熱鬧起來，差不多每個人的臉上，都有一種新年中特有的快樂神色，只有程之廉是勉強附和在這裏面的。

這幾天爲着項有聲的事，他心裏又增多一些懊惱，現在這時候，四五千塊錢，對於他可算一個不小的損失了，而且這樣一來，他手邊辛辛苦苦計算下來的一些現款，也要化

去了大半。何況不如意的事，在這新年剛開始的時候，已經接連着到來，昨天晚上，那位住在他家裏老喊着要拚命的何老太太，却突然地死了。爲了這件事，張伯宏在晚飯時光，特地趕到金太太那邊來找他。據說這位何老太太像中風那樣死了的，臨死以前半個鐘頭，還跟同住程家的一個婦人談着話，大概這是她們一同在訴苦。黃媽還看見這位老太太太流下了眼淚的。據那位同她在一起的婦人說，後來何老太太因爲嘴乾要去倒一杯茶，不料茶杯剛拿到手裏，就倒在地下，大家趕忙扶起來叫她，只見她嘴唇翕動了一會，不多時就氣絕了。

「又是這樣一樁爲難的事！」程之廉聽張伯宏說過了，不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於是程之廉授意給張伯宏，教他怎樣對付何老太太的家屬。同時到幾家報館去打個招呼，使報紙上絕不刊載這件事情。今天上午，程之廉就料理着這件事情。何老太太那個只知賭博的姪子，只要能夠到手一點兒錢，倒也並不怎樣爲難着程之廉。只經過了兩小時光景的商洽，就答應着老闆賠出三百五十塊錢，作爲何老太太的喪葬費用，就將屍

體移入本地公墓的殯舍去收殮。這位姪子預備一百五十塊錢料理喪事，其餘二百放到自己袋裏，也就覺得心滿意足了。所以今天這宴會，程之廉才這麼姍姍其來遲的。

餐桌邊的笑語，大多還集中在剛才的八圈麻將上面，那商會會長的郁秉松正在高興地告訴那些遲來的客人，劉元祺怎樣給他攤下一副三番。那些銀質高腳杯裏的遠年花雕，好像爲了這些快樂的談笑，更溢洋着清冽的香味，而主人的豐盛的菜肴，每次送來的都比別人家請年酒中的東西，來得名貴而精巧。只有程之廉一個人對於這樣的好菜並不覺得有特殊的味道，他只盼望快快有一個機會和劉元祺談一些話，他想要在劉元祺面前說起項有聲的事，也想商量一下新築汽車路的問題，向建設廳登記的結果。如果立刻就興辦，他是否可以分擔一點重要的職務。他程之廉做事是喜歡乾脆而爽朗的，如果劉元祺不是誠意的委他重任要他幫忙，他覺得眼前也須要向別方面去活動一下了。

不知怎麼又說起了打牌九的話，於是好幾個人又提議着要主人先做兩次莊，胡軼羣律師更提議着要大家快些吃完酒菜，以便早點開手。

「主人有這樣好的酒菜，我們草草了事，也未免太可惜了。」

「可是酒菜是隨時可吃的，要有這樣好的興致，却就難得了，過了新年，誰還高興鬧着牌九這些事呢！」

這句話使許多人都贊成了，不用主人勸酒，大家都踴躍地吃喝起來，主人只是陪笑着，他說今天許多客人都有這樣好的興致，真是使他做主人的覺得十二分高興，不過對於牌九，劉元祺的確不很精明，每個新年在這東西上賠掉的錢，少說也有四五千。

主人雖然推讓，經不起這許多客人的慫恿，也覺得不能過分掃他們的興。午餐剛完畢的時候，他到二樓去寫了一封緊要的信。

等他匆匆地回到餐室，這裏已經由當差的佈置成另一種樣子，中間又端放着一張小小的大菜桌子，上面鋪着織錦的細紋檯毯，一副潔白的象牙龍牌，整整齊齊地安放在桌子的一端，而茶杯和新開的香烟罐子，也已經安排得好好的了。現在這大餐室裏，完全繚繞着一股刺鼻的煙味，同時也活躍着一種興奮的情緒。這些客人的臉上，都掛着一種

得意的微笑，從嘴角上噴出來的煙霧中間，大家好像都這樣地說道：

『是新年啊，我們都應該快樂一下的！』

所以主人進來的時候，有好幾個客人圍到桌子那邊去：『大家快來吧，應該是開手的時候了。』

『好，今年的新年還沒有玩過這東西，的確也應該試試運氣了。』那位年長一點的上海客人，掏出手帕來抹了一抹剛抽過煙捲的嘴巴，又翻起了右手灰鼠皮袍的袖管，將裏面白綢的襯衫袖管翻在上面，那種興奮的神情，真好像要跟什麼人決一雌雄的樣子。只有那位年老的楊震東，一邊在煙罐裏抽起一支捲煙，一邊微笑着自言自語地說道：

『年興倒真是不小！』

於是他在大餐桌另一端一張空着的沙發墊椅子上坐下了。

劉元祺洗過了牌，砌成方方的一堆，然後將第一道的牌一對一對地分成了四起，將

兩粒骰子撮在手裏。這時候各人已經挑選了地位，將鈔票安放着了。

「怎麼的，你們第一下都喜歡放在橫塘和角上嗎？我却看中那天門，偏打得別緻一點！」胡軼羣將摺疊着的幾張鈔票放在劉元祺對面，同時他望了一下正在猶豫着的郁秉松說道：「郁先生可也來和我作個伴兒，第一下的牌九不上牌譜的，放到那裏就算那裏了。」

於是郁秉松也將一張五元的鈔票放了上去。

四十多隻眼睛一齊注視在劉元祺幾隻撮着骰子的手指上。

「你莊家儘撮着這兩顆骰子做什麼呀！還不快快放進碟子裏去搖嗎？」

劉元祺也給這句話說得笑了起來，才記起骰子是應該放進那隻小小的碟子裏去，又另外將一隻端着着的杯子閣上了的。於是那麼鄭鄭重重地將閣着的碟子搖動三下，把杯子移了開來，裏面兩隻骰子一共是四點。而這第一道牌九的結果，是天門獨贏，其餘都輸給了莊家。一些嘈雜的說笑聲音，立刻響了起來，尤其是郁秉松和胡軼羣的笑聲分

外地響亮。於是大家都猜測着下一道應該是那一方面得勝的，各人用着空副的精神貫注在檯面上，手裏都捏着一疊鈔票，有的是捲了好幾張五元十元的放到自己以為最會得勝的地位去。有的遲疑了好一會，才存着『憑諸命運』的心，去疊在別人的鈔票上了，便是心緒繁亂的程之廉，在這樣緊張的局面下，也感到十二分的興奮，將一大捲鈔票丟在上角那邊。這第二道牌九是莊家獨個兒輸的，劉元祺面前的鈔票，立刻少掉了許多。

『今天的主人看起來倒的確是闊氣的。』說話的人笑了，大家也跟着哄笑起來。

主人的劉元祺又把那隻細磁彩花的杯子開到碟子上去，一面搖着他肥圓的腦袋說道：

『這真是綁票式，給你們硬拉着做了莊，即使贏了錢也有點冤枉。』

這樣地各人把一捲捲鈔票往桌上送去，有的加倍地抓了回來，有的給抓到莊家面前去了。鈔票像花蝴蝶那樣的飛來飛去，劉元祺面前的鈔票，雖然在實際上少了許多，但因為進出得繁忙的緣故，把所有的鈔票都亂堆在一起，看去倒是很大的一堆呢。

各人的興奮程度，跟着時間更加增進起來。預備袖手旁觀的楊震東，看得也有幾分心熱，又給項有聲慫恿了一番，也就加入了這個漩渦。在這個漩渦中間，雖是瀾漫着笑語和濃烈的煙味，然而一種要攫取眼前這許多鈔票的希望，都不能隱蔽地流露在各人的面上；因此這許多滋養得很肥嫩的臉，在新年的喜氣之外，都帶一點兒醜態了。這些賓客中間，很有幾個要想在新年的麻將和牌九上面，贏進一筆錢的，也很有幾個爲着新年的酬應賠了不少的本錢，而彼此貪得的心理，則完全是一樣。

莊家連輸了兩道，面前的鈔票只剩二百多了。

「那麼就儘着這數目吧，大家要少打一點喇。」劉元祺向衆人說。

「難道這個莊就這樣告終了嗎？」

「不行的，」一個響亮的聲音從人堆裏接着說道，「應該是無限公司，等你再做四道我們再換個莊吧。」

大家在這樣一個軟弱的莊家身上，都想扒進一點兒錢，所以也不等劉元祺的同意，

都把鈔票放了下去。而這時候，壁上那隻時鐘裏的小鳥，清脆地報着已經是三點鐘了。這一條可巧是莊家獨贏，只因為莊家說過要別人少打一點的，確有一些人預備在這一條上觀望一下，——所以只收回三百。屋子裏的空氣，不免又緊張起來，大家都說莊家要轉風了。

劉元祺正在有轉機，莊家面前的鈔票又堆積得多了一點，却有一個當差過來請他。這是侍奉了他二十年的老當差，沒有重要的事，不會在這種情形中請他的。雖然有幾個不熟悉情形的客人要他做完這個莊，可是劉元祺將洗着的牌推開了，說着少陪的話，匆匆地走了出去。

過了一會，那當差的傳達說，因為主人有事情出去，不能再來奉陪，請客人們在這裏盡興一下。於是賓客們都抱怨起來了。不過那時候各人的興趣還是很高，而這些客人在劉府上又是走慣了的，所以主人雖不能奉陪，他們換了一個莊家，又熱鬧地把鈔票飛來飛去了。這一回是兩個上海客人合做的莊，起初幾條都平平地過去，到第二次洗了牌

過後，莊家却顯得十分有力起來，接連獨贏了兩下，莊家面前堆着鈔票。這合夥着的比較年青的一個，就忙着做整理鈔票的工作，五元的歸在一起，十元的也歸在一起。

這兩下的活門都變了死門，這個莊家倒不便輕視他了。胡軼羣眼看這兩下就輸了一百二十，預備在下一條看一次風色，等等機會再說了。

剛才已經贏了一百多的程之廉，現在也只贏十來塊錢。不過他以爲這幾條莊家拿的點子太多，照例說來，在這樣的情形下面，牌風就會倒轉。所以他看那三張五元的鈔票，以及袋裏二百多元的本錢，預備在莊家軟弱的時候，贏牠一個痛快。他正要把五十塊錢向那活門上放下去，那當差的却走來向他說，程府上的車子已經放來，有緊要事情請他立刻就要回去的。

程之廉這一驚倒非同小可，他心頭簡直有點別別地跳，不知家裏又出了什麼事情，或是什麼人又來跟他糾纏。他也想到上半年已經談妥也已經料理的何老太太的喪事，可不知另外又有什麼問題發生。幸而大家都沉湎在眼前這牌九的漩渦裏，程之廉這一

瞬間驚惶的神色，很少有人看見。不過他故意向瓊有聲看一眼的時候，看見那月牙鬍子很有幾分譏笑的神情。

走出了這個空氣緊張的大餐間，那當差的就輕輕告訴他，並不是程府上要他回去，而是劉元祺要跟他說話，等在二樓的起坐室裏。程之廉一看見劉元祺拉長的臉，緊張的肌肉，簡直摸不着頭腦。在劉元祺的臉上，平常就不大會有這樣失意的神色，而且只有這麼一忽兒的時光，他不明白劉元祺怎會判若兩人的。

『之廉，這事情倒壞了，那汽車路的登記發生了意外呢！』
程之廉那雙滾圓的眼睛，幾乎向外面突了出來。

『發生了問題了！』

『豈但是問題，老實就沒有批准』劉元祺的腦袋晃了一晃，却並未接着明朗的笑，所以那樣子看來是有點憂鬱的。

程之廉坐在克羅米的沙發上，連眼皮都不霎一霎，直望着對方那個肥圓的臉，他簡

直不能相信命運對於一個人會這樣的捉弄。

「又是老大哥說起笑話來了，我不信建設廳裏會通不過這件事情的。何況老兄在省府裏還有熟人！」

劉元祺響亮地笑起來了，但是笑得十分抑鬱的。

「你看吧，快信就在我袋裏。」

程之廉接過一個寬大的信封，抽出兩張信箋來讀了一遍，一顆心跟着那一個個字沈重起來了。他還沒機會找劉元祺把上海聽來的話談個明白，失望却已經清清楚楚地擺在面前。「啊，人事真不可逆料的，像他老劉那樣，也會碰這樣一個釘子。」他一邊這麼感慨着，一面從烟盤裏拿起一支香烟。

那封信上告訴他，建設廳不給批准的理由，說是因為全國的公路網正在努力完成，這一條汽車路，已經在建設廳的整個計劃中間。而且因為完成那整個計劃的緣故，將來這條汽車路也不從劉元祺計劃中的那個名勝地方通過。這樣一來，他們計劃着的那個

名勝地方，離那汽車路就有十數里，那麼他們合夥買下來的地產，也不能像預算中的那麼價格飛漲了。劉元祺本來以為他在本地的勢力，在省府裏有背景的地位，向建設廳登記的事，只是一種手續罷了，批准的問題，原是無庸置疑的。剛才那當差的請他出來給他這封表舅子的快信，還以為是怕他惦念，先通知他一下的，那裏知道事情有這樣出乎意外的呢。

「前天我從上海回來，本來要找你談一談，因為我聽得一個朋友說你登記的事要發生問題……那麼你想來，這是什麼原因呀？」

「我忽除了上次跟你談起的那個毛頭小伙子，不會有別人來捉弄，你想吧，只有他要分我的肥肉，只有他在省府裏有一個靠山。」

他看着程之廉抽了幾口烟，好像記起了自己也應該吸烟了似的，裝上一筒結實的板烟，用力地吸了起來。

「或者就是這個緣故。不過這個失敗對於你倒不見得怎樣重大，可是對於我啊……」

……我是一個最後的希望呢，現在也就破滅了！』程之廉的聲音那麼沉重，連兩盆盛開着的水仙，好像也爲他顫動着呢。

可是吸着板烟的劉元祺彷彿沒有聽到這些話。他只顧喃喃地說：『我劉元祺生平才第一次碰着這樣的釘子』停了一會，他忽的丟了烟斗站立起來，拍着程之廉的肩頭說道：

『之廉，我今年的流年竟這樣不利，倒似乎應該去算一算命，還有什麼不利的事要來追趕着我』他說完了又響亮地笑了起來，這笑聲仍舊是抑鬱的。

『那麼這流年對於我呢？……什麼晦氣都扔在我頭上……早知道這汽車路的計劃不能實現，我何必化了那許多錢買那些田地，現在需要這些錢去幹別的事業，一時又那裏去籌劃？何況又爲了這些田地，使老項鬧着這麼大的意見，還要挾我賠償他四千多塊錢』程之廉的眼前又活現着項有聲狡猾地摸着月牙鬍子的神氣。而新年初一清晨的怪夢那句譏刺的『這一次，看你總難得再掙起來了』的話，都清晰地湧現在他的心

裏。這一忽兒，他真覺得還是默默地幹着那夢裏的交易，也許倒是一樁很好的生意。

劉元祺聽着說到項有聲的事，心裏不免有點兒抱愧，於是他又響着一陣乾澀的笑。『一個人到了無以自慰的時候，只有委之於命運了！之廉，可以使一個人發達榮華的事業，還是多得很呢。』

新年初一的夢境，老是迴旋在程之廉心頭。第二個白錫包的烟蒂又丟在烟缸裏了。『我現在希望着清理的事，能夠趕快有個頭緒，等到這方面的事情有個結束，我一定要脫離這地方，到外面去找點兒辦法。你老兄可以相信命運，守着現在這範圍過去，仍舊可以安樂一世。我却沒有你那點福分，我也不能這樣安分守己，我倒要再去試一下自己的命運。』程之廉這一忽兒的堅毅模樣，簡直像一個投筆從戎的志士。然而他一想到交給了項有聲和蔣竹君的款項以後，只夠維持一點生活的費用，又爲着自己這雄心悲哀起來。他趁着自己劃洋火的機會，深深地抽倒了一口冷氣。

於是這兩個在事業上遭受着失敗的人，各自懷着心事，各自默默地抽着烟。

隱隱約約地，從樓底下傳來一陣模糊的笑聲，這一陣模糊的聲音消失的時候，劉元祺又坐到沙發裏，慢慢地搖着那肥圓的腦袋，向程之廉說：

「我們以後在別的事業上再合作吧，……我這個人，倒有點一不做二不休的。」

十一

冬天的日子是短促的，程之廉離開劉元祺家裏的時候，淡薄的陽光已經抹上人家的屋角了。各種失望壓着他的心，他真的覺得這個世界對於他有點生疏似的。今天又是走向這條回家的路，心裏更起伏着一種難言的抑鬱。這是在新年裏第一次回家，也可以說協大倒閉的風聲鬧遍了全城之後，今天才第一次回家。現在關於他破產的事，已經委托了會計師，他自己不必再怎樣籌劃。大風浪過後的靜寂，大失望過後的落寞，都充滿在他的心裏。彷彿使他感到世界上只有他一個人寂寞地生活着，只有一種生疏的憂鬱的東口陪伴着他。那些年底年初要找着老闆說話或拚命的人，現在也知道事情已經絕望，只能靜待着會計師的處理，所以程府上每天到來的客人，也就少了許多。像何老太太那樣老是喊着要跟老闆拚命的，果然已經爲着這件事情送掉了性命。另外幾個和何老

太太一起住在程府上的婦人，眼看何老太太這樣無端地死去，害怕着再住在死過了人的房間，更覺得這樣住下去也不見效果，都在昨天晚上回去了。此外像爲了協大倒閉而生氣得常跟女人吵嘴的小學教員黃志高，氣忿得神經有點失常，無論碰見什麼人就談着協大倒閉的事，同時發揮他的議論。有時候鬧着要找律師，有時候要糾合債權人去找老闆簽字，給他們一點保障。有一次校長找他去商談開學以後的某項計劃，因爲精神失常的緣故，他竟和校長衝突起來。事後回到家裏，大概一時又清醒一點，獨個兒懊悔了，便在女人身上又洩了一回氣，那幾個常常到程府上哭鬧的婦人，也因爲事情毫無結果，只在家裏每天咒罵。至於其他的許多債權人，有的因爲過着熱鬧的新年，暫時忘了這件事，有的雖怨恨着却又覺得無可奈何。債權人既然不再常常在他家裏哭鬧，他也不必老是躲在外面了。今天早上張伯宏已經在電話裏告訴他，家裏沒有什麼人住着，所以他決定今天要回家去了。

車子拉近了自家的門口，壓在他心頭的憂鬱更深重起來了。一種淒涼的情緒，又直

透進他的心裏，使他鼻尖和眼角都感到一陣可怕的辛酸。走進了門口，他很想坐到生疏了好久的書房裏，使自己安靜一會，準備到晚上和會計師長談一番。不料客廳上正守候着一個專待他回來的生客。程之廉本來又精明，又機警，所以他在走廊上看見了，就覺得這位生客一定是債主一流的人，對於他不會有利的。因此他立刻回頭過去，對那開了門走在他後面的黃媽高聲說：

「你們主人什麼時候回來呢？真是麻煩得很，昨天我也來過了。」他一面說，一面用他閃閃有光的眼睛示意着黃媽，同時還暗暗用手指向客廳那邊指了一指。

黃媽在一瞬之間弄糊塗了，不過她立刻也就明白了意思，而且覺得自己實在太糊塗，裏面有找他的客人，怎麼開門的時候忘了告訴呢。便急忙回答道：

「主人好幾天不回來了，你們高興等一會，就請在客廳裏坐一會好了。」

程之廉走到客廳那邊，裝作很陌生的樣子，走了進去。本來在客廳裏焦灼地踱着方步的生客，向程之廉端相了一下，就走過來鄭重地說道：

「你也是來找老闆的嗎？老闆真可惡，躲到現在還不見人面，別說躲過了年關，現在連五月也快要完了，他想怎樣對付我們這些債主呢？」

這位生客衣着很樸實，臉子又瘦削，面色還有點萎黃，使程之廉一看就覺得有點兒病態；原來這位生客就是黃志高，他爲了四百塊存項憂鬱到現在，最近竟生了幾天病。如果是本來認識他的人，看起來一定覺得他比一個月前蒼老了不少呢。當時程之廉聽了他的話，也裝着一點氣憤的樣子說：

「我也來了好幾趟，沒一趟見過老闆，真是毫無辦法的事。」他預備在這客廳裏稍稍逗留一會，再裝着不耐煩等主人，就溜走了的，所以他很冷淡地不再看黃志高一眼，顧自在客廳裏看着字畫了。

可是那位黃志高又走近他面前，一字一句都十分有力地說道：

「你這先生在這裏有多少來往？」

「不滿一千，還是好些年前存在協大的，你先生貴姓？」程之廉仍然是不動聲色地。

「敵姓黃，」黃志高連連變着身子，「雖比你少一點，也有四百咧。現在這種年頭，一
家人家那裏差得了四百塊錢！在年歲的時候我就發起組織一個債權團，好好地跟老闆
交涉一下，可是到現在還沒有組織成功……哼，這種老闆，倒眼倒到我們存款的頭上來，
看他有什麼好結局的！」黃志高越說越氣憤，兩隻眼睛睜得十分可怕，在姜黃中泛起了
蒼白的臉色，真使人看着會毛髮悚然的。

程之廉聽了這些話，看着這副模樣，心裏禁不住一陣的顫慄，而直覺到這個姓黃的
也許有點兒神經病。程之廉這直覺可沒有錯，黃志高的確有點兒神經錯亂。自從那次他
和校長發生一點衝突，回家來又生過幾天病後，開了學到學校裏去上課，就十分怕見校
長的面，他常常對幾個比較接近的同事說：「校長一定恨得我了不得，你們看，校長是不
是老對我生着氣。」然而對於學生們的態度，却比以前暴躁了許多。同事中間，早說他患
着神經病了，便是校長也十分不滿意他。當時程之廉聽着他的話，心裏雖不好受，也只能
保持着漠不相關的樣子說：

「組織債權團，恐怕在事實上沒有多少好處，不會因了這個債權團，我們能多分到一點的……聽說老闆已經請了會計師在清理，而且法院也已經承認他的破產，事情總就能公佈而結束的吧。今天我就想來問問老闆，外面這些話，是不是實情。」

「那麼可知道我們能夠分到幾成呢？」黃志高急急地接着問道。

「那不知道。」程之廉冷淡地說着，就往客廳的門口走了去。

然而黃志高從後面趕了上來：「你先生推測起來，以爲我們能分到幾成呢？」

「這是老闆的事，外面的人那裏能估計明白呀！」程之廉一面說着，一面頭也不回地往外走了。走到走廊的中段，還聽得黃志高獨自兒憤恨地說：

「拖累了這許多人的老闆，我說他有什麼好的結局！」

程之廉禁不住心頭一陣的冷，急急地走得更快了。他走出了自家的門，就彎進旁邊的小巷，從側門裏又回到了自己家裏。他在後邊一進的起坐室裏坐了下來，想着剛才那生客的說話，心頭便勾起了無限的淒惘。於是他又依着那老例，猛烈地抽着煙捲了。他看

見阿香從樓上走下來爲太太倒蓮子湯，才知道太太此刻倒還安靜，好像是睡着的，所以他就不先上去了。

這好幾天他看慣了金太太那邊佈置得花花綠綠的新年氣象，以及劉元祺家裏那種堂皇富麗快樂昇平的模樣，現在看着自己家裏這種蕭條的樣子禁不住湧起了滿懷的傷感。在往年，他家裏何嘗不佈置得又嶄新又富麗，而且新年中間也幾乎每天是賓客盈門的。而眼前那客廳，起坐室，以及無論那一處地方，非但充滿着蕭條和淒涼，簡直有點陰森森地使他覺得可怕起來。便是給他開門的黃媽，好像爲了主人家遭受這種厄運的緣故，也變成一副可憐的神氣。

等他抽完兩支白錫包的時候，黃媽來告訴他，客廳上的人已經走了。於是他走到自己書房裏。打開書房的門，裏面什麼東西都給一層薄薄的灰塵鋪滿着，又因爲在年底年初常有人來起坐的緣故，凳子椅子都凌亂地站在那裏，兩隻高價的沙發也完全是一副憔悴的樣子。程之廉搖了搖頭，立刻退了出來。這倒使站在後面的黃媽暗暗捏着一把汗。

照他平常的態度，要看見這種情形，一定生着極大的氣了。黃媽以爲少不了挨一頓結實的痛罵。可是程之廉只問她那位表舅老爺上那兒去的。黃媽也就放了心，告訴他今天上午那個老太太的屍體移走之後，表舅老爺說是什麼地方有應酬，沒有吃飯就走了。

程之廉看着黃媽收拾屋子，自己出了一回神。那老媽子收拾乾淨出去了，却又退回來說，表舅老爺臨走時吩咐了的，若是老爺回來，信札和帖子什麼的，都放在寫字檯第一隻抽屜裏。

程之廉以爲是新年裏一些應酬的請帖，直等他拿出來放到檯上之後，不能不使他吃了一驚。因爲夾雜在幾張請年酒的柬帖中間，有一張是林老太太的報喪帖子。程之廉對着這張慘白的報喪紙條，在驚訝之外，一種歉疚的情緒，油然地湧塞在他的心裏。他呆住了半晌，再細看林老太太壽終的時日，就在昨天下午。而紙條的尾端，有那位表舅老爺寫着的幾個字：因不明該項喪儀應送若干，留待廉兄回家後自行處理。他奇怪着這位表姑母的突然的死，同時想到自己對不起她的地方，那種自咎的心理，更增長了起來。

林老太太的確爲着協大綢緞局的幾筆款子，髮急過分而死的。那天到程之廉家在路上受了點風寒，當時在蔣太太面前就支持不住，倒了下來之後，一直就沒有離過床席。醫生都說她是惡性的傷風，直到臨死前幾天，經醫生檢驗，斷定她有變成肺炎的傾向。其實那天受了點風寒是她疾病暴發的原因，而那致命的傷害還是爲着她自己的兩筆錢，也爲了受不住顧太太和蔣太太兩個人的氣。那天蔣太太看她支持不住倒在藤椅上，却是絮絮地抱怨着她。本來她到程家去的日子，正刮着大風，是快近年底時候最冷的天氣；她既是上了年紀難得出門，心裏又鬱塞，更容易給風寒所侵了，何況一回來又受到蔣太太這許多難聽的說話呢！那天晚上，林老太太就覺得身上發燒，頭也痛得十分厲害，愈是這樣苦痛着不能成寐，愈是想起那些錢財而憂傷了。

『要是給兒子媳婦知道了這個事情，又那裏不會又笑又恨呢！』林老太太在疼惜着自己的三千多塊錢之外，又爲着這一點而心裏不安。於是在這位固執的老太太的心上，又感嘆着自己的命苦，假如兒子和媳婦都孝順，一家人豈不是融融樂樂，她那裏會這

樣地顧恤着表姪子，而蔣太太和顧太太那邊，也不會去多事，惹出現的是非了。林老太太這樣發燒了一夜，也這樣胡思亂想了一夜，第二天熱度就更加增高，精神也十分疲憊，請了醫生來，只叫她好好地靜養，並不是甚麼了不得的凶病，不過因為年紀太大了，以後的轉變倒是很可注意的。醫生去了不久，顧太太和蔣太太都先後來了，林老太太還以為多年的佛友，平時是知已慣了的，看着她爲了到程家去才得了這病，一定會十分同情，對於那款項的事，也不會再怎樣逼迫她了。那裏知道錢財是遠勝交情的，這兩位太太碰在一起，說話却更多，抱怨她也格外厲害，顧太太一口咬定着要等這五百塊錢去借給別人，『那天我就說着只認識你，我向你要就是。』她翻來覆去總是這樣的說。蔣太太却仍然要她去向程之廉說，要他在年底以前無論怎樣先歸還那筆暫移的借款。看這兩位太太的樣子，好像忘記着林老太太是病在床上呢。林老太太真是又氣又惱，甚至把老媽子送上來的一碗煎藥，因爲氣忿的緣故，翻掉了許多。到後來，她才找一個機會告訴顧太太，那五百塊錢她一定立即就歸還她，這原是她自己移借時担保過的，不過蔣太太也在這

裏，她要顧太太明天叫女僕來拿去就是，她這樣對付了顧太太，也只能讓蔣太太一個人去抱怨了。

「蔣太太，我們是多年的交情，難道在這次就鬧翻了不成？我如果沒有病，那裏不給你多走幾趟，現在你看我……」林老太太耐到無可再耐的時候，也只有這樣直截爽快地回答着了，然而她還沒有說完，畢竟抑鬱得掉了幾顆眼淚。

顧太太拿回了五百塊錢之後，就忘了林老太太的病，只在新年初二那天帶了幾色禮物來探望了一次，那位蔣太太接連又來麻煩了兩次，可是自從項有聲來說了有辦法要程之廉歸還之後，也就忘了林老太太的病。然而在這些日子中間，林老太太的病勢却一天天沉重起來，終於在抑鬱中寂寞地死了。

程之廉對着那報喪紙條傷感了一回，却又覺得在這樣一位富有的表姑母那邊占一點光，並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何況她已經安然地死了，自咎也只是多事罷了。

接着他看了兒子的信，原來是要他匯學費去的，兒子說是出去的時候只在張伯宏

那邊拿了五十塊錢，那時候他在上海，兒子沒有法子跟他要，現在學校即將正式上課，不能不完成入學手續，也就是不能不要他匯學費。

程之廉看完兒子的信就把牠往紙籠裏丟了進去。一想起這位不長進的兒子，他簡直有點萬念俱灰。

『這樣糊塗的東西，也配讀什麼書的！』他憤憤地把手指敲在桌子上，清脆地響着，那副暴怒的樣子，好像兒子就在面前，也好像要把這些日子以來心裏的鬱塞，一下子都發洩個痛快似的。

也因着兒子的這封信，他又想起媳婦在新年初一出走的事，兒子在婚姻上的懸案，又使他細想起來，更覺得暴怒萬分了。

正在這個時候，有一個凍紅了鼻子的臉，從推開了的門縫中探了進來。他回過頭去，原來是裝着一個微笑的張伯宏。

這位協大綱緞局的賬房，經過了滿是風波的年底和新年，顯然憔悴了許多，雖是因

爲還在新年的緣故，穿着那件難得上身的半舊的羊皮袍子，也掩不住那種寒儉的模樣。在這個新年中間，他沒有一天不担心着以後的生計，他也趁着新年拜客的機會，在幾個比較有點面子的親戚跟前，都拜托了他們能夠爲他介紹一個事情，可是他心裏原也十分明白，不會有多大的希望。近幾年來，各家店舖要多添一個夥計，實在是很少的事。所以他暗暗地籌算着跟協大的夥計合開一家小小綢布舖子。不過在早些時候，大家都說得十分有把握，好像都是內行的許多人合作起來，一定有賺錢的希望，然而經他好幾次從實際上計劃了一下，也就覺得不能有可靠的把握。所以他又猶豫着不敢把僅有的幾百塊錢，作這孤注一擲。於是張伯宏的愁慮更一天天增長起來。幸而年底有一次在金太太那邊，程之廉告訴他新年過後，或者有一個很好的職務。張伯宏這才把一顆焦急的心安定下來。

可是程之廉的臉上，今天却增多了一點隱憂。他看了張伯宏一眼，便想起要是把今天這個壞消息告訴了，這位賬房不知要失望到如何地步，然而不告訴也不成，對於這位

眼房，他倒覺得不應該欺騙的，於是他爲着張伯宏，心裏倒十分懊惱起來了。

「承程先生那樣照顧我，真是感恩不盡的，可不知道等這裏一點事情料理以後，程先生是不是就可以給我介紹進去？」沒有談上幾句話，終於懷着一腔希望的張伯宏先這樣欣喜地說了。

程之廉給這突然的一問，一時倒有點說不出話來，可是他在略一躊躇之後，仍舊鎮靜地安慰着說道：

「那個沒有預先約定的……不過我今天又跟那位劉先生碰見了，他說起汽車路的事也許暫時又將變更計劃，那麼我一定竭力介紹你到原來的汽車公司去，大概不成問題的。」

張伯宏張着嘴怔了好一會，才勉強裝着笑臉說道：

「唔唔……程先生這樣關懷，我真是感恩不盡。想來程先生和那位劉先生是知交，這一次一定能夠提拔一下的了。」張伯宏心裏一陣失望，一陣抑鬱，不由自主地又掏出

手帕來抹了抹鼻子。

程之廉竭力自持着，不使自己在這位眼房面前流露着憂鬱或感嘆，他也不敢再望到張伯宏那灰白的失望的臉。新年初一的那個怪夢又在他眼前活躍了。

兩個人正在感到窘迫的時候，黃媽來請程之廉聽電話去了。程之廉輕輕地鬆了一口氣，站起身子向外面走去。原來電話是胡軼羣律師打來的，問他項有聲和蔣竹君的兩筆款項，到底約定在什麼日子。

程之廉聽着在鼻孔裏冷笑了一聲，心裏塞滿了憤懣的情緒。他告訴着那位胡律師：總不會在一個月之外，至於確定的日子，等他在三天以內再用電話通知好了。他聽得對方也帶着從鼻子裏流出來的笑聲，答應着他的回話。

他放下了聽筒的時候，望了望窗子外面快將昏暗的天空，憤感地自語着說道：

『老劉失敗了，就說是聽天由命，像我這樣處處受到窘迫的人，倒不能這樣樂天安命啊！』